

旧参

I 246.5

WGX

北平
文藝叢書之二
查記

長
篇
小
說

蓉

蓉

聞
國
新

華北作家協會發行

廿四
本日月
退書百位拾元

一廿八
退書百位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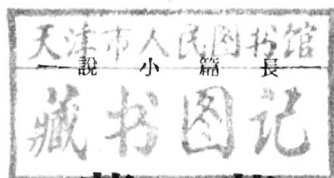
封面：王仲
扉畫：久米宏一

旧参

I 246.5

W G X

華北文藝叢書之二



蓉蓉

聞國新



華北作家協會出版

268752

蓉蓉

蓉蓉

一

過了舊歷的新年，蓉蓉長到十五歲了。

在大年夜三十兒的晚上，蓉蓉幫着她媽歡歡喜喜地捏餃子，爸爸坐在小凳上吸他的旱烟袋。這晚的燈芯要較平日多振出一些，小屋裡有比往常加亮的光輝。加以熊熊的炕爐燃燒得正旺，兩樣的光併做一處，映在三個人的臉上，都有着紅撲撲健康的顏色。

「蓉！」蓉蓉底母親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停住了捏餃子皮兒的麵杖，叫了她一聲，調子親切而懇摯，充分帶出做母親的身分。「你過年穿的紅鞋，納上底兒沒有？」

「納上了，半個月以前就納上了；可是試着略微緊一些呢。」蓉蓉活潑地回答，等候着她母親下邊的話。

「不碍事，這是新的過失。我看你底腳腰已竟折下去了。那種絆十字的網子鞋不必再做啦。我這雙新鞋的鞋樣，是我照着安家二姨家裡你春燕表姐的樣兒剔下來的，我瞧怪煞利的。」

「那是因爲幫兒淺的緣故吧。」蓉蓉加上自己的意見說。

「不錯。明兒初一你要先去給你二姨二姨夫拜新年，你春燕姐若是在家的話，就請她帶着你到各家拜望拜望，你也該學學大人的禮數了。像我，不是十五歲就當上兒媳婦的嗎！」

蓉蓉底臉稍微紅了一紅。她被這幾句話又引起在一個月以前自己的生理上忽然發生某種變化的回憶來：她還清楚地記得，那天早晨當她正在甕台上幫着她母親燒柴鍋的時候，忽然下腹部感覺一陣溫熱，好像小便失禁似的，她本能地啣了一聲，擺下柴草往廁所裡跑去，還吓了她母親一跳，以為這孩子又是吃得不小心闖了肚子。但是當蓉蓉發覺自己的襯褲上沾染着鮮紅的時候，在她的腦中却覺得迸裂似的難過，這打擊真是不平凡的，他不知道自己爲什麼竟染上這樣不光明的病症。她於是含着滿眼的淚，向她母親悲哀地陳訴着。具有經驗的母親聽到自己女兒的敘述，歡喜而又驚訝，除了安慰之外，還令蓉蓉自己趕著做好一雙紅鞋穿，說這是一種有效力的風俗，她此後就變成大人了。

蓉蓉尋思了一會，也沉默了一會。好像母親的話給了她一種刺激似的，她覺得身裡的熱血刻刻向上奔騰，連以往不注意的胸部，都似乎微微有些澎脹了。她又自覺地斜着眼睛瞧了瞧正在吸着烟葉的她父親，瞧見他兩眼溫靜地閉着在打盹，似乎沒有注意到她們母女的對話，她的心裡才平靜了些。

「趕明兒出了正月，白天一天一天地長了，家裡的事做完，該跟我學點兒活計啦，什麼縫個小褲小襖的，將來總都用得着。再說，你爸爸說要把村北王財主那十八畝杏樹園子包過來，到「杏秋」你得跟着忙活一陣。那十八畝地頂難看管的是緊臨學堂後牆外的一百多棵「玉把子」，這種杏利多，去向大，可是那一幫小蜜蜂兒（註，蓋指學生也。）也真難纏，咱們家裏又沒有別的人，你也沒有三兄六弟，到時候只好叫你拿着活計到杏樹園子裏去做。還有，緊接着就是雨季兒，你還有買賣做哪。」

蓉蓉聽了她母親一大堆關於家裡生計的話之後，也婉轉着談她自己的計劃道：

「前回我碰見春燕姐和小玲姐她們都說，老爺廟對過的家庭工廠裏，金山上的岳先生請安。堂裡一位教書的張先生的太太接辦了。說要招三十個像我們這樣人的女孩子，教做衣服織布扎花什麼的手藝，還學認字，要念什麼『平民千字課』哩。說不要錢，媽，我去好不好。」

「看罷，要不至於就慌正事就跟你春燕姐小玲姐一塊堆兒去罷，認幾個字也好。」

「不會就慌家裡的事喇，」蓉蓉喜欣地說着，「聽說上課和做工都存下午，『杏秋』，『麥秋』和廟季兒時候都要放假呢。」

「好吧，到時候再說。」蓉蓉的母親結束了她的話題，「快包餃子罷，這會子怕有四更。」

x

x

x

蓉蓉的父親：三十四五年紀，正當壯年，有着水牛般的力氣和皮糙棧的性格。他們，原是這山環裡十代以上的老住戶，支派很多，並且從他們底祖先那裡便保有這莊村四圍大部分的田地和山坡上的各樣菓木園子。但從庚子那年，爲拳匪所搔擾，這一個大家庭都各不相顧地赴深山裡逃難。等到事情平靜下來，家人們零零五落的轉回村裏，也便自動地折居分產，各人守着各人所分的一點田產單獨度日了。那時候，蓉蓉的祖父母都還在，勉強地給蓉蓉的父親娶了妻室，盡了他們做父母的責任，不久都下了世。蓉蓉的父親承繼下來的田產業已所餘無幾。好在人口輕，年頭好過，整年給人家當長工的所得，生活還不成問題，他不大愛說話，工作的餘暇都是以旱煙袋代替了閒談的時間。但地底女人，也就是蓉蓉的母親，在村裡却是以能說善道出名的。自從嫁給他以後，那兩句俗諺：「好漢無好妻，賴漢守花枝。」似乎很響亮地隣里間興旺了一陣。還有些淘氣的小孩子受了大人的指使，常常跟在蓉蓉或父親身後喊叫：「好一朵鮮花，却插在狗屎上了。」然而這話給蓉蓉底父親聽了，反而一笑，想見他是如何的充滿了

心滿意足的快樂。

於是蓉蓉在這快樂的氛圍裏出了世。

蓉蓉九歲那年，他爲了種植的方便，把全家三口搬到山坡上三間草房裏去住。這房屋是在他祖先時候，給管墳人蓋住的。不想好的命運却像已竟隨了他們的舊居永逝一樣。自從搬過以來，年景是一年不如一年。前年是鬧的天災，先是旱後澇，等到子遺的莊稼快要熟了的時候又來了一批蝗蟲，於是這年冬天，三口人連棉衣都置不上，咬着草根樹皮混了三個月。去年老天爺似乎睜了眼，任何莊稼的收成都滿够七八分。可是當蓉蓉底父親背着口袋跑到集上去一問糧價糶穀人見他懦弱可欺，都較市價爲低的價格競先收買了他的糧食。當他在歸途中計算着自己的所得，除掉償還閻王老李的債務以外，對付着可以過一個寬裕的年景，然而，來年春天地裏的一筆花費又怎麼去籌措呢！就在那天晚上，蓉蓉的父親對着他的妻女商議說：

「這年頭種地沒有什麼大出息了：累了一整年，還要担心着風風雨雨的，鬧半天收下來還不够費去的血汗值錢呢。趁早打別的主意罷。」

聽見這幾句誠懇老實的木頭話，看見丈夫底那付皺眼愁眉的苦像，蓉蓉的母親猜得着他一定是在集上又受了誰的氣。

懂事的蓉蓉也儘把一雙明媚的眼睛覷她底爸爸，覷她底媽媽。

「啊——啊，」妻用着平時的語調說：「你不是又在集上得罪人啦。」

「這年頭還有窮人發威風的地方嗎？」他底聲音平緩而低細，唾沫星子也跟着飛出來了。
「咳，這年頭簡直沒有窮人的活路。」

被老伴兒這句話一重複，給蓉蓉底爸爸引到一處夢幻的境界裡去。他記起方才下山到集裡糶穀時候，在村口遇見一輛新從城裏開來的汽車停在那裡。車裡而他瞧不清，外邊的車皮油漆得燦爛發光。當他羨妒地從車旁走過，却看見車裏頭也有個自己，背着麻袋，一臉臭汗，做出苦笑來，幾個淘氣小孩圍着車打胡哨。他也覺得有點兒疲倦，便坐在柳樹下面歇歇腳。不一會，一陣說笑聲到西面山坡上傳下來，一男一女，走近了一看，他認識那男人是城裏一個專管給人家打官司的叫什麼律師的。女人穿着紅色長服，面龐俏麗。他又知道這男人在兩年前花了幾千塊錢在距離他家不過一箭之地蓋了幾間樓房，四圍種上樹木。先生是每隔個六七天來一回，但那個俏麗女人他今天還是頭一回看見。他在樹底下用着羨慕的眼睛守着人家上了車。司機的把機關弄響了一聲，跟着四隻輪盤慢慢轉動了。越轉越快了，帶起一些塵土和石子的傾軌。

「啊，我們和人家要差多遠呢！」他底嘴唇微動了一動似乎心裡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兩口子商議的結果是：再和命運打一個賭，把祖遺的十畝薄沙地典給村南的財主郝家，借到一百二十塊錢把王家十八畝杏樹園子包了過來。他跟妻子們飽含熱望的說：「杏子若能像去年那樣的行市，像這樣地道的『玉把子』，一棵樹怎麼也可以出五六塊錢，算起來總有二三百元的賺項，除去還賬也對付。可以過冬了。」妻女們也爲他振起精神，異口同音地笑嘻嘻說，「就盼老天爺睜眼罷，就盼老天爺睜眼罷！」

x

x

x

蓉蓉孤孤單單地沿着山坡小徑向山下的集市裡走去。一個靜謐光明的好天氣，陽光毫無阻礙地鋪在梯田上，有幾隻烏鴉在找尋去年農人剝剩餘的穀粒。短牆旁邊疎零的酸棗樹上，麻雀啾啾唱着歌，

好像在贊美着蓉蓉今天身上的新裝；綠色的長不過膝的棉袍，粉紅色的紮腿棉褲，紫色的腿帶，新上脚的那雙平底小紅鞋很舒適地籠着她的小脚。她忽然害羞起來，似乎自己就要做新娘子了。她逡巡走近那座學校的球場旁邊，正有三五個學生在玩弄着一隻大皮球，跑着跳着爭奪，爭奪到手便努力拋向一隻直矗約丈把高的籃網裏去。她不懂這是一種什麼把戲，但同時又記起了父親母親說起，將來要她看杏園子的意義就是不讓這一班淘氣的學生偷杏吃。現在看見的這一羣說不定就是自己的敵人，她心裡盤算了一下，應該用什麼法子對付這一些小牛似的敵人。

遠遠一頓鼓的聲音，給她的思慮擊斷了。她的春燕姐小玲姐一般遊侶的影子代替了這些未來的憂愁。「說不定是她們在打太平鼓哩。」她的心開始歡躍起來。脚步自然加了速度，小嘴裏低唱着「十二月花名」的俚曲：

「說什麼一，道什麼一，什麼開花在水裏？這朵鮮花別瞞我……呀啾啾……呀啾啾……呀……」

……水葱開花在水裡……。」蓉姐姐！」

她剛走到村頭的一家場院前面；稻草垛旁邊正有三四個女孩子沒有節奏地敲打着一面太平鼓；鼓是以厚高麗紙糊在團扇形的鐵圈上，柄的最下端繫着幾隻小形的鐵圈，用意是一壁擊，同時搖擺那隻持鼓柄的手臂，則小形鐵圈互擊而成聲，然而蓉蓉知道這幾個小孩子是沒有這種擊鼓技術的。其中一個發見了蓉蓉，揚起頭來叫了她一聲。

「啊，小玉子，別混打了。你姐姐呢？」蓉蓉一邊笑着說，一邊走近她們。

「我姐姐跟我媽上我姥姥家去啦！」

「你媽過年好！」

「好，您是一個人下來的嗎？」

蓉蓉點點頭。

叫小玉子的這個小女孩，才不過十歲光景，頭髮還沒有長成，小辮子籠在脖子後邊趕不上蓉蓉的一半長，像一根豬尾巴似的下垂着。雖然也穿的新衣裳，樣兒却蠟塌得緊，胸前和大襟部分沾染着食物汁水的痕跡，還有那一對翹翹然的沒有成功的粽子腳，她缺乏管束自己的能力是一望而知的了。

小玉子用小黑炭條兒似的手指了指蓉蓉，臉衝着那幾個更不成材料的孩子們說：「這就是我常對你們說的蓉蓉姐，太平鼓打的好之哪！來，您教給我們兩套。」

都似乎爲蓉蓉的花枝招展的姿態所引誘，孩子們漸近湊成一堆。

「不行喲！今兒個不行喲！我還要找春燕姐她們拜年去呢。改日見。」

她嬌娜的身軀拐進了村口。

這裏，蓉蓉覺得嗅到了新年的氣味。寫着「五谷豐登」字樣的紙旗在街頭飛揚着，十家有九家門上都貼着紅紅的對聯，道路間分外乾淨，因爲它的糟踏者——豬和雞，大抵都已鑽進人們的胃裡去了。當她從老爺廟前經過時，很留神地向對門的那座家庭工廠瞧了瞧，又想起小玲她們講的話，恨不得一下子春暖花開，自己飛過牆去學一學扎花綉朵的能耐，再認識幾個字。那麼，以後的事……她再想下去，臉上又感覺熱騰騰的，胸前也有微微的癢感。

很熟識地蓉蓉找到那棵古老的槐樹，樹旁邊就是她底表姐——春燕的家。

元宵節的晚上，是村中男女過新年後一個婪尾的狂歡之夜。照例是有「燈棚」的組織的。那是在村

子的衝要地點用蘆蓆支起一座裡面可能容納二三百人的帳棚。棚內中央用泥土搭就一團大竈，要燃起高約一二尺的熊熊火焰。棚的四壁懸起唐王遊地獄，七十二司的圖畫，這裏白晝間是沉默的，晝夜則有本村或鄰近村莊請來的票友清唱梆子戲，人一擁擠，男女混雜，偷偷摸摸的事不敢說沒有；因為警察根本是樣子貨，除了吃香茶抽煙捲好像沒有其他的工作。至於這一筆燈棚的開銷，是由全體村民分擔的。按着各家經濟力量的大小，從正月初十左右就有村公所裡的負責人手裡拿着「緣簿」似的賬本挨門挨戶地勸募了。今年的燈棚較往年又多了一個，據說是去年「大秋很不壞的緣故。」

蓉蓉自那一天下山之後就住在安家了。她的嘴頭子真甜密，手兒腳兒又不笨，當她給二姨拜年時磕下頭去的時節，就贏得這樣贊美的一句話：「像個大閩女的模樣哪！將來不知是那個有福的娶了去呢。」蓉蓉低下頭去聽見二姨夫和哥哥嫂嫂們的笑聲。怪不好意思的。幾天以來，春燕姐小玲兩個女孩子，春燕十七，小玲十六，都和蓉蓉處得蜜裏調油似地，唱秧歌，抹骨牌，打太平鼓，時間悄悄地自她們底指尖上蹣跚走了。她想到自己的家境，幾回要向她底二姨告辭回家，幾回都給她的女伴阻止住了。「怕什麼！過了燈棚再回去不成麼，有什麼趕着做的活兒呢？你要不放心，就叫你二姨夫上去回覆你媽一聲。」

聽見這幾句嚴實的安慰的話，蓉蓉才塌下心去住着，一壁跟春燕小玲她們商量怎樣進家庭工場念書的事情。

晚飯的餃子剛吃過不久，鎖喇的嘹啞的聲音刺破了空間碰到三個少女的耳膜上來，這聲音像螞蟻在她們的心窩裡搔抓似的，歡欣勉強地蘊蓄在心底。「聽說今兒晚上有大洋人的『老媽辭活』哪！」一個啾啾地說；「拉洋車的巴兒頭你別瞧不起他的長像兒，嚙子真脆亮，說今兒晚上是他底『孫弟高賣水』」

哪！」那一個得意地說，暗地裡偷偷地多加了一件衣裳。臨出門時，蓉蓉的二姨又以自己的經驗告誡她們說：「別緊自貪熱鬧，早點兒回來啊！頂要緊是你們的鞋子，要拿帶子牢牢結着才好。」末了一句話又把她們從門口提了進來，照着做好。蓉蓉怕那雙新做的紅鞋走夜不行，更向她底春燕姐借了雙玄色的穿着，並且繫好兩條絆帶。

從安家到後街的燈棚尚有半里路，三個人小心的走着，天上的月亮，像一枚磨的圓鏡，從枯柳樹枝桠後邊照射過來初春月亮底燦白的光輝。行行瓦擺穩靜地俯伏着，瓦縫間還有去年秋天斷絕了生命地狗尾草的死屍微微顫抖着。

燈棚裡的鑼鼓和鎖喇的聲音越發熱烈地傳送過來，遠地有狗吠，想見來參加這夜會的生客的衆多，蓉蓉她們邊走邊談地來到燈月交輝的會場。

有些投機小販子，臨時在燈棚旁邊擺了簡單的攤具做買賣，大抵是糖果玩具一類的東西，雖然也吸引了一部分觀衆，然而並不能誘起這三個少女的注意力，春燕頭一個喊道：「擠進去瞧，棚裡有大竈，比外邊暖和多哩。」

這位粗暴的姑娘在最前面打先鋒。她底身個兒已經長成，嗓音缺乏閨閣質的柔媚，並且從嫻熟的自行車技術中練出一身堅強的筋骨。她頭一個鑽進羣衆的人頭陣線，一隻手抓住了蓉蓉的臂膊，小玲緊隨在她的身後。蓉蓉笑着，一邊還要留心自己的脚不要踩了人家。

警察立在棚中的較高地點像煞有介事地大聲喊：

「男女分坐，男女分坐！」

其實何嘗有坐位，十幾隻窄面長板凳上面都站滿紳士的家眷，後邊的人只能偶然地從她們腋間向

前鑒賞一下而已。

蓉蓉她們因爲巧遇到一家帶了長凳來看戲的親戚，得以擠在棚的一隻角落裡安心地看下去，蓉蓉的兩隻手扶着春燕姐的肩膀，背後就是棚板。她扯鬆了自己的衣履，抹抹頭後的辮根，都沒有失落了什麼，眼睛才專心地往戲台上看：戲台上只有一個男人捏緊喉嚨學着女人的腔調唱着：

「小老媽在上房打掃塵土……打掃了東屋打掃了西屋……」

隨着一聲拉長的尾音，她知道一定是「老媽辭活」這隻鬥笑的戲已竟上場了。

「這就是大洋人嗎？」小玲發問。

「對啦。」

「他就是會裝出醜模樣兒來鬥人家笑，其實嗓子不怎樣。」旁邊一個老太婆在批評着。

蓉蓉也覺得沒有意思，她覺得連裝都不上就不太像個「小老媽」的樣子了。悶悶地回過頭來想看一看壁上的彩畫，而那一盞汽油的燈，光線完全注在戲台前頭了，漏過來的光線很不充分，模糊糊糊地只能有一個粗糙的輪廓。

忽然四坐起來一陣粗拙的男人笑鬧聲音，蓉蓉意識地向戲台上望去，却見大洋人正賣弄着一種淫猥的身段：嘴裡唱出一大串描寫劇中女主人公的容貌打扮底詞句。有幾個男子觀客故意向她們拋過來飢餓的眼風，她臉上漸漸感覺燥熱，忙着拉了春燕的衣襟一下。

「幹什麼？」春燕對於戲台上的注意力顯然比蓉蓉專一得多了。

「……」蓉蓉不曉得應該說什麼。而在這沈默的一會工夫裡，春燕又不深究地繼續欣賞着大洋人的表演了。

這小小的打擊逼得蓉蓉只好靜靜地往下再看，看了一會，從她耳朵裏也收集了些對於人生的新認識。一方面她似乎了解她底春燕姐爲什麼精神會這樣被大洋人全部吸收了去；另一方面從她的心底好像也多了一點難於言語形容的欲求。而這種欲求似乎在一個月以前就扎下根去了。同時她還想到，等過幾天有機會和小玲她們再偷偷探問一下，是不是她們也會經「那個」過了。

她漸漸變成和春燕一樣貪婪地注視着台上演員的動作。那齣「老媽辭活」雖然已竟演畢，而「孫弟高賣水」敘述孫弟高所遭遇的色情的經驗，却更具體的給蓉蓉一個大膽的描繪。

那夜，直到月亮西沉，戲散場之後，蓉蓉她們三個才轉回家去。

二

春天來了。

春邁着輕盈的脚步，從遙遠的南國逐步北來，她無孔不入的。也光臨到這裡荒僻的山村來了。她先像畫家似的用淡黃塗上柳枝，蔚藍抹起天空，命薰風吹綻了山桃的嫩蕊，叫細雨潤澤了小草的生機。風雨雨，給九十月光陰添染不少的穠穠；而她那種廣大的力量，似乎把人們久熟的的心靈也溫暖起來，尤其是，這一般天真的少女。

蓉蓉的家，左右前後，滿山坡上的杏花開得頂好，遠有一片粉白，像是圍繞着山脚圍上了一根白雲的錦帶。你走近花前，便聞得着花的清香，聽得見蜜蜂的嗡嗡。人都說等花落葉子上枝時候，再能給一場透透春雨，今年的杏秋準有十成的收穫了。

蓉蓉的全家三口人的生活，和去年冬天變成了一個樣。第一是蓉蓉父親，這壯實的中年人，雖然每天起得還是那麼早，但他並沒有鑒賞日出時雲霞出沒的閒情逸致，也不像過去時操起農具可就走向隴畝之間沉默工作，他只有閒着兩隻手在他那新興過來的杏樹地附近徘徊，或是坐在亂石堆成的矮牆上吸他低早烟袋。到了吃飯時候，蓉蓉就會把他替回來，看他的神氣却仍舊好像有點兒不放心的樣子說：

「不要遠去啊，那些逛花兒城裏人們可不許讓他們搞。」

春分過了，每一棵杏樹上多多少少都露出深紅色的蓓蕾。他的心情分外緊張，常常強迫着蓉蓉放下她應該做的活計，跟隨在杏樹林裏分頭看守着。爺兒兩個坐在樹下，映着日光墮着眼睛注視看她們底末來的金錢，一直到眼前被日光攪成一片昏花；下了一場紅雨，刮了一陣紅風，洒了一樹紅血！貪頭的麻雀成羣地從這樹飛到那樹，其實牠們並沒有啄壞這些蓓蕾的意思，只是啾啾地叫着好玩。可是蓉蓉的父親却生怕因此就悞了花的適當的開期。總要聯和起她底妻女揚起竹竿從這樹趕到那樹，直到趕過人家的樹上去才完，一邊趕一邊嘴裡還不乾不淨地罵：

「該死的王八蛋，你們有的是吃得，到闖人家裏的倉房去隨便可吃一個飽，何苦跟窮人作對啊！」

清明節到了，從城裡湧來了不少賞杏花的人。這十多畝樹杏花開得更較別處鮮艷得多。襯着地面上翠綠的草，黃色的野花；上面是蔚藍的天空，不知沉醉了幾許賞花的遊人。然而蓉蓉的父親不懂這種詩意的動作。他沒有情感，只把那一片花看作是自己的金錢。甚至每一朵花，甚至每一枚花瓣，他希望不久的將來會變成花花綠綠的洋錢票才合適，他底生活越發的緊了，山坡上整天來往賞花的遊人，他便整天不敢離開他的杏園。一天兩頓飯也不回家去吃了，到時候便由蓉蓉送來，其實飯食非常簡單，四個高高頭，一盤乾鹹菜，一大碗破米粥，如此而已。

在杏花盛開時候，最怕是一場蒙古風來，這樣會減少應該收穫分量的一半。今年却是叨天之福，也許是這勤樸的中年人一瓣心香，虔誠禱祝的好報，那重要的十幾天時期完全在平靜中過去了。一點兒小風是不碍事的，伴着春陽更增快了果實的發育。不久這個時期已經度過，新綠的葉兒擠上了枝頭，一對對，一羣群的小指尖大小的杏子現露出來。這正是天工的造化，纍纍如貫珠一般，全家都喜躍若狂起來了。

蓉蓉父親把全付精神更深一步寄託在這百多棵的杏樹上。他在最濃密的樹蔭裡鋪好一張蓆，從太陽東出到太陽西落，從月兒東升到月兒西墜；晝夜不肯離開一步了。白天，他赤着腳，光着上身躺在上面，仰起頭來看着一堆堆翡翠般的果實和葉。清風從臉上拂過，已沒有蜜蜂的嗡嗡，真覺得清爽之至。有着杏樹的當然不只是蓉蓉一家，這山坡十里蔓延着的滿是杏樹。別家在這時也是一樣地派出幾個人輪流在樹林裡守候着，因為從這時起直到果實收盡時時都不免有乘機偷杏的人。

蓉蓉父親的彩色夢隨着杏子的日增大而愈發絢爛可觀了，他幻想着那些纍纍垂垂的「玉把子」怎樣從枝頭被摘到筐裡，小驢兒馱着，自己一揚鞭送到市上去賣的那付志驕意滿的神氣。早晨的空氣特別清新，市上的主顧們怎樣地擁擠着。等不到晌午時分，他底兩大筐「玉把子」已經露出筐底換來了一大把的洋元和銅子。然後到布店裡給自己的老伴兒六買尺毛藍粗布褲料，給蓉蓉買一點胭脂和錠兒粉，因為這兩個月裏她們母女也確是有功之臣的啊。他覺得蓉蓉這孩子，想不到竟出落得像水葱一般的人材了。等明兒再念幾句書，學點子洋玩藝兒，怕也有上回咱所看見的這汽車裡人物的福氣罷！

而同時他又彷彿拼命似的喊道：「活賂！活賂在那裏？」一面緊緊緊咬着下嘴唇，直到把那一小塊

肉咬得泛起醬紫的顏色。旁邊站着蓉蓉的母親可就搭了個岔兒說：

「你着急有什麼用！要不到來春我去給人家支使去罷。」

「哼！」他從不大痛快的鼻孔中擠出一股悶氣。「你給人家支使什麼，還是當姨奶奶的好噢。」蓉蓉的母親受了激動，像一枚針刺中心窩，頓時花裡胡哨的嬌叱道，

「滿嘴噴屎的你個混賬不成材料的東西，這不是蓉兒也不小呢，你還是把她賣了去罷，我給你想出道兒不走，反拿這種話來激我，你，……」

蓉蓉從外面提着一桶水進來，想把它傾入柴鍋去預備燻飯。聽得爹媽辯嘴，有點兒害怕，看母親眼淚圍着淚圈兒轉，手一哆嗦，水便洒了一世界。

在負氣中的兩個人都叫水的響聲壓住了要叙叨叨的話，蓉蓉父親流露了他的暴烈的火星：

「丫頭片子，怎麼拿飯餵你來着，越活越回去，活得連水都不會倒哪！」

他不由分說，過去給了蓉蓉的脊背一錘。

做女兒的暫時沒有什麼表示，等到媽媽衝着爸爸喊念：

「得啦，得啦，憑什麼拿他紮筏子呀！餓瘋了你這老幫子的。」

聽到這句帶着保護口吻的話之後，蓉蓉才伏在母親懷裡哭了出來。

他覺得對待蓉蓉，那天的事誠然是太苛酷了一點。他像喝醉了酒似地，眼花撩亂，樹上的枝葉像活了一樣，搖頭擺尾地給他道賀。

過了立夏節，滿樹金黃色的果實表現出採摘的日期不久到來了。迷濛的雨珠更錦上添花地給杏子加上三分可愛，這是經過幾個月的殷勤盼望「一種貴重的收穫啊。在一個陽光煦煦的初夏天氣，爺兒三口

先揀出最好的兩筐，筐底鋪着杏葉，這樣爲的是杏子雖然盛滿一筐，底下的一層也不會被壓爛的，三個人直忙了整整一個早晨和傍午。弄完了，汗給陽光蒸發淨盡，喜孜孜泡上一壺茶，坐在山溪的旁邊，蓉蓉父親嚙着牙齒那兩筐杏只管笑得瀧不住嘴，並且高興地賣弄他的破爛似的噪音，唱了一段，「知了算卦」。

第二天起了五更，蓉蓉父親整備一頭大驢馱起兩筐杏三步兩步走下山坡。時光還太早，血紅的太陽只在東邊的地平線上露出一小半，特別有不少唱得怪好聽的小鳥送了他一半的行程。二里多路，不知不覺已經走進了村口。

他照直地奔了那每年是非常擁擠的杏市上去。轉了幾個灣，那一片廣場已經在望了。但眼前一個奇異的現象突然深深打擊了他一下。就是，在他心目中預想是如何如何熱鬧的處所現在却稀稀疏疎地不過十多個賣者，而且都是一臉愁眉苦眼的神氣。

「啊？」他驚訝地低呼；但即刻另一個能讓他安慰的念頭又在心底跳動了。「另定是別人的貨還沒

有熟透呢，誰能像我這樣盡心擺弄呀！」

想到這裡，他仍舊坦坦然然地把筐放在一個適中的地方，把驢子拴好，兩腿蹲下，從褲帶的束縛處掏出手中擦臉上和頸間粘着的汗液。

「借光您哪！今年的行市怎麼樣？」他把自己的呼吸弄勻停了之後，客客氣氣對着一個在自己旁邊擺攤的「同路人」問了一聲。

那個人打量他一眼，不動情感的說道：

「你是那兒的？」

「管家嶺。您呢？」

「北山的。……」那人停了一停繼續說道：「今年的行市啊，今年簡直的是沒有行市啊。」

「怎麼？」在他眼前，忽然有萬朵金花在爆炸了。慢慢地，金花四散，變成了一片空虛。「您這話什麼意思？今年收得不錯呀！」

「咳，誰又怪老天爺來着！」那人臉上的苦像更加上一度的說。「亂年頭大半是收成極好的。你這兒到底是山旮旯子裡，外邊的事一點也不知道。」

「有什麼事啊，老哥。」

「你知道鬧土匪不？」

他也想起來了，是前些日子距離他家不遠的那學堂裏的事。年青青的學生不念書，成羣結隊地出來造反。一個人手裡拿着桿白紙旗，像給他媽出殯似的，上面花狸胡哨地畫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東西。人越多越越喊，什麼，「打倒地骨蒜皮！」難得說還用得着你們出力去嗎！就那麼吵得雞狗不得安的。他想起來了。

「是不是鬧地骨蒜皮哪！」

那人不答覆他的話，却是把音帶越發扯緊了說：

「兇啦？聽說口子外邊整天打仗，老百姓們的家是丟啦，人都破破爛爛地逃上來啦！說什麼，……還要回北京，有能人幫着他奪天下呢。」

「誰來也好，只要有咱們的飯吃他娘的就得。」他忿忿地說着，唾沫星子噴了一地。

「我的優哥哥，哪有那麼可心的事，這半個月北邊開來的兵足夠好幾十萬哪，南幾省還是不停地往

這裡運。瞧着罷，有個天大的熱鬧哩。」

「賣貨的怎這樣少哇！」他的話從國家大事又轉到個人的生活上。

「是啊，年年都是城裡人吃杏的多。今年城裏也亂得邪行。飛艇見天十架八架的照顧着，聽說還放過炮呢。」

「啊呀，那還了得嗎！」

「所以啊，闊人們都坐火車往南省跑啦，剩下些沒處跑的窮人，誰還有閒心吃杏呢。」

蓉蓉父親點點頭，這種小動作在他顯然是沒有經過神經中樞的命令的。心裡的滋味不知是苦是辣，彷彿個大皮球給針條地刺了一下，他像個癱子似地，兩腿再也直立不起來了。

一個十歲往裡的小孩牽着一個中年婦人的手走過他的杏筐旁邊。那婦人贊美道：

「這杏真好，多少錢一斤呢？」

他打了個愣怔似的醒轉過來了。眼皮懶懶地抬了抬，聲調低低地顫動着：

「您給六大枚一斤罷。」

「啊？」那婦人冷笑道，「你這杏是金子做的嗎？要六大枚，你也不打聽打聽今年的行市。走，帶頭，咱們上那邊買去。」

適才跟他談話的北山客人不客氣地招呼道：

「您買我的罷，這是正經八擺的陀驪杏，水兒多，皮兒薄的下來的也早。」

婦人不在意地睜了睜說：

「要多少錢？」

「不用還價，您就干脆給三大枚一斤。」

婦人從花襖暗兜兒裡檢出一張皮圓的破爛票子擲在筐裡，七挑八揀地，提著滿滿的一籃子走了。

×

×

×

「兵來啦！兵來啦！」

徹頭徹尾的一聲小孩子的尖銳叫音，青天裡打個霹靂雷一般，把市面上的人們都震住了。

幾匹鐵青騾受著後面雨點似的鞭驅，一蹶一跳地向著山裡的方面跑了去。在它們的零落的鞍被上大大小小駝滿了被褥包袱一類的東西。再後面，一羣大姑娘小媳婦也慌張地騎著牲口往山裡飛奔，街上的各家大門，舖通舖通一陣響，不約而同都緊緊地關上了。這剎那間緊迫的變化把他的神經中樞了一下子越入了迷惘，手足毫無所措；他只有楞楞地瞧著這一幕混亂的把戲。他的神經系統完全失了常態，旁邊接連不斷地人羣連半個理會他的也沒有。

不知挨過了幾多時間。

等到一切復歸於平靜，偌大的市場只在留下蓉蓉父親一個人了。他剛要拾掇好驢子走路，忽然一陣馬的蹄聲傳到他底耳朵裏面。先鋒隊的騎兵已經走入村口。一個個看見匹驢子正擋着道路，氣昂昂跳下馬來嚷：

「誰的牲口快讓開路，大隊在後邊呢。」

他戰兢兢抬頭一瞬那兵頭上戴發光的帽子，嘴含著塊熱豆腐似的說：

「是……是……是……就……騰地方兒。」

「筐裡是什麼？」

「杏兒。」

杏兒？……哈！哈，」那兵笑着，招呼其餘他底同伴也跳下馬來，「吃啊，咱們跑了這麼長的路，口正渴得要命哩。來，吃啊！」

三五條粗黑結壯的臂輪流着伸下筐裏去，清脆的咬嚼聲音，卑鄙而帶有欣快意味的談話，蓉蓉父親一對死魚似的眼睛。

大家都過了癱似的嘴上掛着笑容，用袖子抹抹嘴。其中底一個頗客氣的躬起腰來，向他道了一聲謝從從容容地拉過馬的韁繩，「他……他……他」的和諧的皮鞋與馬蹄的音調，走出村口去了。

剩下狼藉滿地的是一堆飽含唾液的杏核。

落日的餘光，照着蓉蓉父親底佝身軀和那匹疲乏的驢子，一步一步走回家裏去。

「活路？活路在那裏呢？」他底醬紫色的嘴唇微微顫動着。

三

當晨光開始撕開黑夜的幕的時候，蓉蓉便慣習地睜開了眼睛。自從父親害病略好之後，她幾乎天天是如此，既沒有時鐘的呼喚，也不用人們的驚擾，習慣的力量促使她從沒有一天的恍惚，也無論是在如何惡劣的天氣，然後，用些吐沫擦去一夜做成功的眼邊的「吃麼糊」。看清楚這黑暗小屋中的一切，父親也許睡得正香甜，母親也許在轉側着身子，她便毫不猶疑地掀開了快要露出棉絮的被子，穿衣，裹脚。

，頭髮顧不得亂一攤，就推開屋門，走到瀾漫着清新空氣的一小院。

一隻峨冠赤羽的雄鷄從窩里竄出了洞口，站在短牆邊做幾次深呼吸之後，撲拉撲拉抖落了幾下翅膀。

「咕……咕……根兒——咕……咕……根兒——」牠在勇敢地吹着嚮亮的起床號。

這先鋒者的呼聲帶來了幾處遠近的狗吠，而且旁的鷄也隨着飛跳出來，或者邁着輕緩的步子蹣跚着，有的嘴裡邊還咕咕地叫。

蓉蓉從倉房里兜了一把穀走出來，受過長時間訓練的鷄群，都本能地集聚在她底下，揚起長頸等待着。她把牠們喚到一處固定地，一把一把將米灑到地面，看着牠們底硬啄敏捷地動作。不大會兒，鷄吃飽之後各自分開作飯後的消遣去了，她便搬條板凳坐在短籬邊梳弄自己的髮辮。她非常愛惜自己的這一縷兒頭髮，顏色黑真真地不用抹梳頭油自然有一種光彩，並且長而且細，每天在她工作開始以前總要費些工夫在這上面。母親對人家講的話，「我們底蓉蓉就是不裹腳，單憑這一縷子頭髮，將來也不愁找不到好婆婆家的。她時刻地會想起來，而每天早晨，當她底爹孀還沒有起床以前，在這靜謐的環境裏，是她唯一運用思想的時間，想到父親的病，想到母親每天常說的憂愁家計的話，想到小玲春燕一班姐妹，想到自己的前途，映在這早熟的少女眼前的天氣雖然一刻一刻的發亮太陽也就快要出來，而她却感覺是一片暗黑。

她的家住在這里，小山的半腰，左右一家隣居都沒有。往東看只有白雲是阻礙眼睛視線的唯一物事。一堆遠樹之中隱藏着一座莊村，南北兩面連山像個巨人平伸開他底兩臂，隨着季節的變換而呈露不同顏色的田野，線般細的看不見波紋的小河；雖然一例收納在她底眼睛里，但這些平凡的現實，正好像生

長都市的人看慣了樓房的高聳，車馬的奔馳，絲毫覺不得希奇了，在蓉蓉的感覺也是一樣。

頭髮梳完，她立刻要到廚房去升柴鍋準備父親的早點。把一束一束的秫糶分批插入鍋下凹進的灰坑里去，濃煙開始蒸發起來。這種長期的工作，給她把兩隻小手弄得粗黑，像兩塊小學生使用橡皮一樣，在都市里貴族家庭里小姐們的手，辭典中找得到什麼「柔羨」「玉筍」等等美麗的字眼，然而蓉蓉可不配。

聽到咳嗽的聲音，蓉蓉知道是患病的爸爸醒來了。有時忙得剛走回台墘跟前，就聽見她媽喊她：

「蓉啊，柴鍋開了沒有？」

攪雜着父親「科兒：科兒……」急嗽的聲音。

「就快開了。」蓉蓉一直到坑沿，作父親的從被窩口上露出頭來，她就低下頭注視着她父親的蒼白色的臉。

蓉蓉的父親點了點頭，又從紅色的被筒里伸出一隻萎黃的手，手背上青筋暴露，想把被子掀開。蓉蓉過去握了握他的手問道：

「您今天覺着好些嗎？摸着手可不大燙了。」

「科兒科兒，」（點着頭）「你先把壺瀾瀾，泡些茶葉我喝。」

「想喝茶就快好了，」蓉蓉的母親說。

等到蓉蓉從廚竈上把開水提來的時候，她底母親已經起來把屋裡一切拾掇清楚了。她冷眼看着躺了一個多月的父親的面容雖然一時不能恢復，今天的精神確乎好了許多。梗在他心裡的一塊石頭方才落了地。她明白父親的病是受了害怕和急怒兩重打擊。像戲場上要傷吐血的猛獸似的。他躺在冰涼的土坑上直直受了一個多月的罪。病勢最嚴重幾天，渾身發着高熱，嘴裡吐着關於家計的謔語。把蓉蓉母女倆嚇

個整夜整夜不敢合一合眼。山里住着的人，得病想吃藥是相當困難的何況在這樣艱苦的家境，醫藥費是無法籌措的僅仗着一付飽經魔鍊的筋骨和病魔搏鬥。然而，「心病終須心藥醫」；能使這個謹愿而受厄運的中年人病好的一付仙方，却寫在典給他那十畝杏園子的王財主底一句話上。這一個王財主同他們似乎稍有一點感屬關係。當他打聽出來蓉蓉父親的病原而來看他時，蓉蓉底母親很機智地命蓉蓉殷勤招待他，趕着他叫「雲大伯伯」，這人現在正貴爲村長，有勢力，却不失爲一個老實慈善的人。他曾經懇切安慰着蓉蓉底父親：

「別着急，好好兒養着。你包的本我使喚家裏的長工替你去收，賣了的錢還是你的。等你的病好了，我再把響塘西邊的五畝地勻給你種，不要你的租錢。」

蓉蓉母女大胆領了雲大伯伯的恩惠，千恩萬謝的拜跪了下去，籠罩在蓉蓉父親臉上的那一層愁雲就顯然消滅了許多。

「蓉，豬喂了沒有？」

早飯時，喝了兩碗菜粥的父親，說話較比初起床的更響亮些。知道勤敏的女兒一定不會把這件事忘到脖子後頭的，却又故意這樣說。

「餓啦，」清脆的回答從較遠的地方發出來，震蕩着連迎在前面壁立的山峰都起了回響。

「這孩子，你在哪兒啦？」還看不見蓉蓉的影子。

「連個蝴蝶兒玩玩兒呀！」語聲里加着些欣笑的音浪，蓉蓉背着身子把舌頭吐了出來。

「淘氣的丫頭片子，看你爹剛好了一點兒就做事不着頭哪！真怎麼好！將來到婆婆家——」咽了後半句話。但這罵正是疼閨女的反作用，蓉蓉澈底地明白。

趁着母親去歇息的時候，蓉蓉俯默聲兒的溫好一盆豆腐渣，倒在豬圈的瓦盆里，交代了她的差事。

四

在蓉蓉底家的西面，那座陡立的山頂上，有一座風景幽勝的地方，叫做蕭齋寺，自從蓉蓉記事以來，這廟便成爲一個城里的富人的別墅了，上山的唯一道路是從蓉蓉家門口經過的，每次那富人到寺裡來，總逃不過蓉蓉的眼底。次數多了，連那些來者的身分關係她也漸漸熟識了。那戴着藍色眼鏡，嘴上邊翹着兩撇小鬍子的中年男子，便是寺裡的住人，這是她的父親告訴她的，這可憐的農人並且口語里隱帶一種羨妬的機鋒告訴她說，那人所有的錢簡直沒有數，兩年前他從廟里和尙手裡買來是一座破廟，但現在整理得那麼好看，聽說淨栽樹所花的錢就有幾千幾萬的了。村裡有許多苦人都是倚仗人家才能够找到工作的。蓉蓉常常一個人思索着：那富人也是一樣地長着兩隻眼睛，一根鼻子一張嘴，渾身上下絕找不出一點出奇的地方，要講刀氣似乎還趕不上父親那麼結實呢。他爲什麼有那麼多的錢？那些錢都是起那兒來的？他每次來時，老是在山脚下就下了汽車，早有「爬山虎」等着他坐。那爬山虎也不像廟季兒時候那麼簡單那麼髒；好像是特製的，一種舒服美觀的藤椅子。四個人抬着一個人，顛顛巍巍地順着一級一級的石磴上去。那些抬着藤椅走路的人臉上都水洗似的淌着汗，甚至把毛藍粗布的短衫褲都浸透了，椅子上坐着的人却坦坦然然地把頭東扭西歪地瞧着山景，或是互相交談着叫蓉蓉聽不懂的話；有時候，在那富人嘴里還噙着一枝粗粗的褐色煙捲，却瞧不見有烟從上面冒出來，像她爸爸的旱烟袋那樣子。

除了那富人，常來的還有他的太太和一位年歲跟蓉蓉差不多的女兒。那太太是位慈祥仁厚的三十多

歲的婦人，說話還是南省口音。有一次她們剛上山就下起陣雨來，她和她底女兒只好在蓉蓉的家門口下了轎，而且容納了蓉蓉母親的邀請，在她們的屋裡坐了一坐。因爲這一番邂逅，蓉蓉和她底女兒漸漸的熟習了。蓉蓉稱呼她一聲「林小姐」，「林小姐也管她叫「蓉妹」。林小姐的丰姿，那具有城中大家風範的少女，在蓉蓉眼中正覺得像天仙一樣；她底舒卷得宜的頭髮和桃花般艷麗的面孔，走路時邁着輕鬆的脚步，高跟鞋料科的響着，這一點更引起蓉蓉的羨慕。以後每當蓉蓉在屋裡作活或是隨便在院裡散步的時候，若聽得一聲汽車的喇叭，不管是與不是，她總要立刻攔下手裏的活計，飛奔到山路上去等候着。

夏秋兩季，山裡各種菓木樹都次第結了實，林家的人來的更頻繁了，促成了蓉蓉和林小姐談話機會的加多。林小姐時時要邀蓉蓉到她的別墅里去玩，起初是蓉蓉害羞，覺得自己的衣裳太難看，友誼的增進充實了她底膽量，此時，林小姐在她心中的地位，似乎較比春燕小玲她們還要鮮明得多了，暑假中林小姐在蕭齋寺住了兩個多月的長時間。她常常下來，提着小竹籃尋蓉蓉帮她摘杏，打棗。蓉蓉爬上樹的本領却叫林小姐衷心佩服地說：

「別看你，一點點大的小脚兒，上樹的本事比城裡的爺們還高。」林小姐帶笑的撇着京腔。

「這有什麼呢，鄉下人那個不會上樹？」她一邊指着山澗旁邊亭亭直立着赤楊樹的本幹說，「楊樹要算頂難上的樹了。我爸爸還可以一直攀到頂呢。——可是我不會。」

「你爸爸如今在家嗎？」

「不，您山上前兩天聽工頭說不是要修個水池子嗎？我爸爸是被工頭約着搬運石頭去了。」蓉蓉一笑，露出兩排細而密的牙齒給林小姐看。

「我真愛你們這個地方，也真愛你們這地方的人。」林小姐說這話時臉上的表情帶着一種很誠懇的神色，這給蓉蓉一種出其意外的驚訝。她睜大了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看了林小姐一眼。

「您說，這窮山裡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呀？我們又都是什麼也沒有的人那兒比得上您——」

林小姐把頭搖了一搖，說：

「你沒有到過城裡，是不知道那里的情形。窄窄的胡同夾着窄窄的街，一排一排鴿子窩似的房子逼住了你的眼光，看不到兩丈遠；污濁了自由的空氣；除了公園，沒有成林的樹木；喧鬧的市聲一直到午夜還在你耳根子底下吵得不清呢。生活在這樣環境里的人，你想，那一種清明的氣度早被這些東西攪散了。欺騙，詐騙，說大話，使小錢，這些是城裡人處世的要件。」

受過中等教育的林小姐，口齒流利，純然學者的氣派。蓉蓉一半却覺得茫然，但也不甘示弱地說：「您的話我有些不大懂得，可是常聽人家說過，城裏是怎樣怎樣的好法。您說我們這里景緻好看，對的，可惜，我們餓了沒飯吃的時候，景緻變不了窩窩頭……冷了沒衣穿的時候，景緻又變不了大棉襖，景緻好又有什麼用！就拿我家三口人來說，嚼穀沒有比這省的吧。可是，我爸爸去年種十多畝薄沙地，去掉自己吃沒有交錢糧的錢，交了錢糧一家就得挨一半兒餓，我爸爸的病，還不是爲了這個着急的？」

林小姐對於蓉蓉這一套話沒有回答。沈默了幾秒鐘後，又激動地把蓉蓉的小手攢着了說：

「走，帶我去聖果寺摘些『老虎眼』去罷，咱們不談這個了。」

還沉迷於幻想城市虛榮的蓉蓉，答應了一聲，兩個少女輕俏的身影踏盡碎石小徑，沒入一片蒼翠裡

五

蓉蓉底新知除了林小姐之外，山脚下鄉村學校里的先生們也會給她底腦壁刻上清楚的印象。在蓉蓉底家，後牆外邊，雜樹叢中有一池歡躍的泉水，林小姐特意從城裏帶來許多條金魚放在池子里，也有「小鯽瓜」兒「大眼賊兒」等等本地小河溝子裏的產品，說是送給蓉蓉來安慰她生活上的寂寞的。紅色的金鱗映着碧色的苔藻，終日俯仰自由的游泳着；有的魚剛投到裡面去時，顏色也是殷紅的，但漸漸又回復了牠本來面目，和池底的污泥同一顏色了。遇見林小姐一時高興，也叫人釣上幾條來佐膳。蓉蓉却不敢擾動牠們，她只是一個義務的保管人而已。

在魚池北面不遠，蕭齋寺的主人建築了一處約半畝面積的平台，目的當然是在遠眺東方，看那南北兩道連山像雙臂伸展到遠處，圍攏着港灣似的平野。這地方天然地是一塊學校里先生們飯後遊憩的所在，坦平的土路一直由山腳學校門前延展到這里，路底兩邊夾着林木叢生的溪谷。土路有時頗陡窄，有時坡度却很淺，路旁那一道山泉水做成時而迅急時而舒緩的「流水音」，在智識階級的人們自然會領略它的美妙，他們常常在晚飯後，三五成羣，邊唱邊笑地走了上來，攪亂了山間靜謐的空氣。

一天初夏的薄暮，蓉蓉吃過了晚飯，帮着母親把一切炊具拾掇完畢，趁着落日的餘光想趕着把一件雪青色的夾襖做完，預備過五月節穿的。她端了個矮凳兒擱在爬滿了牽牛花的短籬邊，一針一針縫綴着。

笑聲從遠處動蕩着過來了，她一聽知道又是那班淘氣的先生。不一會他們也竟走到魚池邊，一個胖

胖的紅臉先生低下頭看了池裡一眼，露出驚喜的神氣，似乎發現了什麼異樣的珍寶。

「魚！喝，真多哩。」同來的人也都探着頭往池裡看。

「真有一尺多長的『鯽瓜兒』，咱們明天弄個釣竿來釣它幾條，够小廚房一頓晚飯了。」一個鬚骨特別高身量特別大的瘦子說。

蓉蓉聽了這話心裡震了一震，不由得站起身子搖撼着籬架叫道：

「那魚不許釣呀！」

那些人不約而同轉過頭來尋找說話的人。胖子把一根手杖敲敲魚池的邊，大聲說：

「我們花錢買行不行」？

「也不行！」蓉蓉決斷地說。

「怎麼這樣『乾』呀！」一個人擠眉弄眼說。

「我們不少給錢呀！」另一個人啣咕說。

「那不是我們的。」蓉蓉理直氣壯分辯着，「這是齋齋寺里林先生養着當玩藝兒的。」

「是嘍！」那些人對於這個問題不再堅持，但還捨不得即行走去而且說着鬬笑的話。蓉蓉把責任交待明白，又兀自一針一針地縫紉着。

x

x

x

x

x

一天晚上，蓉蓉的母親在黯淡的煤油燈底下向她說道：

「常來平台上曬灣兒的那一班學堂里的先生你可不許同人家鬥嘴皮子，或者得罪人家。須好當他們到咱們這左近玩的時候，你可以隨便出去跟人家說幾句客氣話，你要像尊敬林小姐那樣尊敬他們才對。」

那都不是壞人，我知道，跟他們熟習熟習總有咱們的好處，那學堂裏一年要在咱們這村里花好幾千塊錢呢。村里誰不怕他們，就連你「雲大伯」也算上。那亞賽闖王殿的地方呢！」

蓉蓉默不做聲。她有點不明白母親的意思，既然怕他們爲什麼又讓我和他們親近？一直到躺在坑上，她還思索着這個問題。

忽然一推門那胖子進來了。母親忽然不見。只見胖子帶着一臉笑容到坑邊拉着她的手說：

「蓉妹，起來咱們上外邊玩玩去罷。」

她心裡想要說拒絕的話——我同着你們這樣老爺們玩是怎麼回事呢。咽喉像被一口痰堵着，不能做聲，剛要甩手脫離胖子的強暴；但兩隻手已經接觸之後，那一隻手似乎有一種偉大而溫和的熱力，給了她一種快感。而且母親所囑咐的話重新記了起來，那「他們都不是壞人」幾個字一個比一個大的變做粉紅色的幕幔，纏裹着她的青春的心靈。她莫明其妙的坐了起來，跟着胖子離開自己的家。

外面彷彿還是陽春三月，大地被萬紫千紅籠罩着，到處是花香鳥語，蝶陣蜂衝。蓉蓉迷迷胡胡地把頭扎在胖子肩膀之下無目的地向前走着。她的心怦怦地跳着。好半天，才覺得自己已經坐在一塊山石上，漸漸地，她的心中跳動得有一點兒了。嬌羞的心情逼着她儘管低下頭去瞧着石縫中尋食的山螞蟻。胖子在她底耳邊絮絮叨叨了好半天，她連一句整語也沒有聽見。

「你瞧，敢情蓉蓉也在這裡呢。」

一個熟稔的聲音喚醒了蓉蓉的意識。她擺除了攀在她肩膀上的長臂，抬起頭來看時，原來就是蕭齋寺的林小姐。而在她底身邊也陪立着一位穿着鬼子衣裳的中國人。臉上紅潤，五官長得比胖子還俊美，和林小姐正是一對兒。

「這就是林——林姐夫嗎？」

蓉蓉一問，紅暈立刻鋪上了林小姐的雙頰，她媚聲媚氣地反問道：

「跟你坐在一塊的是誰？自然也是蓉妹夫了啊！」

胖子出於意外的縱聲大笑起來。聲音那麼宏壯像隻深山裡的老鷓鴣，吓得林小姐那鬼子裝束的男人聞聲而却步。蓉蓉覺得突然全身被胖子緊緊擁抱住了，一不小心，一塊圓形的石子絆着兩個糾纏的身子，幾乎滾去山澗裡去。她猛的一蹬腳，夾被離開她的身子，一眼看見案上的油燈殘餘得只剩下豆粒一點大的火星了。

六

隨着洋槐花的清香帶來了半個月妙峯山的香會。

山底「金頂」雖然尚在西去四十里開外，只以這座莊村恰好踞於入山要隘的原故，虔誠的香客們，一餐或者一宿，每年確乎給村民一項可觀的收入。老爺廟臨時改做了茶棚，漸漸地聚集了許多有錢的善士，捨饅頭，捨白開水。一年沒見天日的神像也揭起黃幔，等待香客的膜拜。山道一旁，「路燈老會」早已差人隔不遠安上了玻璃製油燈，入夜燃點起來，遠遠看一條蜿蜒的紅龍相似。山脚下衝要地點，臨時支起席棚賣酒賣飯賣香燭紙烟的小販也開了張。蓉蓉有了她的新工作，便是每天去香道上出賣用彩色麥稈所編成的「花籃」「小帽」「蒲扇」等等的玩具，這些是她母親的手工。一半是靠了她底豐姿，誘添了香客購買的力量，她每天總可以賺回十幾吊錢來交給她的母親。

做這種買賣用不着吆喝，只要你在樹蔭中容易給人發現的處所一坐，往來的香客們如果有所需要，生意自然會找上門來的，你盡有餘閒哄哄孩子，納納鞋底或是蹩蹩各色的遊人；上至坐著特製的竹椅，下至衣服襤褸的燒香者，沒有一個人能够逃得出眼底，在最近熱鬧的幾天，蓉蓉看見了許多像林小姐這樣漂亮那樣打扮的城裡大姑娘，他還有一回聽見要釣魚吃的那個學堂裡的胖子，拄著手杖自在地走過。忽然想起那晚夢中所見，下意識地低下頭去了。

蓉蓉的父親完全恢復了他的健康。找到莊里幾個熟人加入拾「爬山虎」的陣營，四人一組，往返八十里的小道有時一天可能跑兩趟。這樣，在他大病初愈的身體雖然已經疲憊到不可支持地步，然而在歸途故意敲擊著自家荷包裡那一元六角錢的銀幣，聽到那可愛的鏗鏘之聲，他的精神似乎已然彌補了肉體上的缺陷。

燈光底下，爺兒二個計算著今天的收入，蓉蓉底母親先說知足的話：

「娘娘保佑保佑咱們罷，一年要不靠這半個月補袖虧空，日子更不好過哪！」

蓉蓉底爸爸高了興地說：

「今年燒香的人特多，廟里兩丈多深的香坑已經淘過兩次了。」

「都說妙峯山的娘娘，『照遠不照近』，我偏不信。」

「那麼咱們的買賣該多賺些錢了。」

「傻孩子」，蓉蓉母親說：「年頭兒越壞，燒香的越多，沒錢的人燒一趨香連腳驢都不肯僱，有時還要分一點茶棚里施捨的饅頭。這樣的主兒與咱們有什麼好處呢？」

「可是我的生意並不壞」。蓉蓉反駁著她母親的輿論。「只一下晚兒的工夫我就賣了十五吊四，春

燕姐還賣個整塊兒的，小玲姐也賣十吊多」。

母親看着女兒的倔強神氣笑了笑，接着說：

「賣這個的第一看手藝，第二看年紀。比如說一樣的貨，叫我就怕賣不過你們了」。

「年頭兒一年比一年壞，連燒香這麼虔誠的事兒，要再存着這種不乾淨的心眼兒，就不怕天打雷劈呢！」爸爸深深地感嘆着。

「如今晚兒正經人就待擊着餓死，是這個末腳年麼，有什麼辦法！一搞下臉丟，就不愁吃不愁穿哪！」

蓉蓉底母親打了一個網球技術上的「反拍子」，父親是一臉的莊嚴，一臉的沉默。蓉蓉還盡管對於爸爸所說「不乾淨的心眼兒」一句話有所思索，好像心里多了一點兒印證。在生活鐵蹄下遭逢踐踏的人們，被壓擠到再沒有別路可走的時候，只好把「恥」字塞到胳肢窩里去。這社會已經不是百年前閉關自守那樣，一條空虛禮教的長繩業經不能有效地籠罩着徬徨的人們了。

「我但願意」，蓉蓉母親稍稍緩了一口氣，接續說：「給我們孩子找個城裡的念書人，省得留在這窮鄉下吃不飽喝不飽又怕水又怕旱的活受罪」。

「你別做夢」！蓉蓉的爸爸讓過身來說：「學堂裡的先生肯要咱們這樣瞎字不識的土豆！像林小姐那樣，才配當他們的太太哩」。

「嘿，一貨有一主，你可別說這樣的話。『雲大伯伯』家里的菊子，不是有提親的追着趕着說，那頭兒是什麼「雁睛」大學的學生麼」。

「那是人家當面鑼對面鼓相好了的，咱們打着燈籠也找不着哇」。

蓉蓉知道爸爸媽媽的對話自己是不好搭腔的，懷着明天趕個早兒上金仙庵迎接回香的頭撥兒客的心情，悄悄地在炕角把疲倦的身子躺了下去。

第二天蓉蓉最是起來的特別早，鷄也沒有喂，尾隨着一幫敲鑼打鼓的「開路老會」迤邐地沿那山嘴小徑走向金仙庵去。這是一座金頂上娘娘的「留雲下院」，佛像與金頂相比較，具體而微，所以一般香客和文武香會也要參拜神駕，時刻擁擠着人羣。蓉蓉走了好半天，殷紅的太陽方才爬出水平線，遠遠地看得見香道上長蛇陣的人影，庵裡的木磬聲滲過凌晨的清新空氣，分外悠揚地碰着她的耳鼓。

她走到廟門前時，覺得脊背上略微潮濕，便把貨物放在石頭獅子旁邊，坐在一隻水池的欄杆下歇歇脚。又向各處一看，和她同行賣貨的女人一個也沒有。

對於現實的生活蓉蓉似乎感覺厭倦了，昨天晚上爸爸媽媽的談話又想了起來，幾個不同環境的人物在冥想中不住的數復出現，擾亂了這早熟的少女的心曲。她雖然不認識幾個字，却有着比認識一千個字的人底心眼還透亮，還聰明。她不很愛她的父親，因為他脾氣一上來就愛罵自己是賠錢貨。也許是，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子給他壓制得連這一點點親子間的愛情也給消磨盡了。母親呢，她又覺母親說話有時前後竟不一致：有時候非常疼愛自己，把家里事情分一部自己去做；有時就不客氣跟人家講，這麼大的姑娘任事也不懂，整天藏在家里，一見生人就腫臉腆脾的說這年頭不像早已那年頭了。……

這一串貫珠的思想，忽然被耳邊有人這麼輕輕的一句話：「這不是蕭齋寺平台底下養魚姑娘嗎？」給輕描淡寫地撥開了。

「是，不錯」。一邊說着話，有兩三個青年男人的身影已然來到蓉蓉的面前。經驗告訴她就是常到

魚池那里遊玩的那些學堂里的先生，裡面仍然有那個胖子，蓉蓉不禁微把頭俯了一俯。

爲了邂逅在一個陌生地方的緣故，似乎一切人都有這樣的天稟之情的罷，蓉蓉很親切地向他們打招呼道：

「您幾位也是上妙峯山燒香的嗎？」

「不錯，因爲聽說妙峯山的娘娘靈得很呢」。又是胖子第一個答話，她不自覺地把一雙靈活的眼睛向他瞟了一瞟。

「怎麼不坐抬子去呀！」

「我們沒有錢，坐不起」。蓉蓉看見說這話的是位白臉的表情平板的先生。他穿的是一件陰丹士林長衫，比較起來，沒有胖子的短服好。

「您又說笑話了。學堂裡的先生還沒有錢，誰有錢哪！您瞧買些玩藝兒罷」。

「你叫什麼名字？」胖子且不答覆買不買的問題，笑嘻嘻地問。

「菊子」。一位先生替她答覆。

「瞎說，誰叫『菊子』？核『橙子』哪！」

「哈哈！」「我——我叫蓉蓉」

「是芙蓉的蓉字嗎？」

「我是不認識字的」。

「那是你自個兒編的不是？」又是胖子說話。

「不是，這都是我媽編的。我還編不了這麼好呢。」

「要你親手編的我們才要」。另一個長着落腮鬍鬚的先生說話。

「這扇子編得太緊啦！」

「使着便着就鬆啦！」

胖子大聲笑了起來，蓉蓉臉一紅，很不好意思地帶着薄怒說：「你們不買，就不買好哪」。

「好啦，等我們回來一定照顧照顧你。這把蒲扇別賣，給我們留着，不放心先給錢行不行」。

蓉蓉對於他們的大方倒覺得怪不好意思起來，搭里搭訕地接過來一張票子，很留神地目送着他們一步一步地上山去了。

x

x

x

x

x

香會時期轉瞬過去，一切都恢復平時的樣子。蟬聲撕開了長夏的序幕，蓉蓉的煩悶的情緒也隨着季節的變化而愈發酷烈了，她似已澈底明白自己在半年前「初潮」的意義，渴望着異性的安慰從她乳部底日益隆起看來，這種欲望也日漸熾烈，她時常甚至正在工作的時候，由不得自己就去用手撫摩會給學堂里的胖子先生接觸過的自己的臂膊。而同時因為鄉間的簡陋習慣，一家人不論年歲，也不顧及身分，總在一鋪炕上睡臥的緣故，蓉蓉最近生理地迫着她注意她父母在夜間的動作。她常常假裝睡熟，並且假裝打着鼾，有時不免給她聽到那樣夫婦間必有的性行爲，她緊緊咬着自己的嘴唇不使她出聲。這種性欲的磨難，她祇有抓個當兒，下山找春燕小玲她們，傾吐了滿腔的陳訴。

她底父親果然把「雲大伯伯」的五畝梯田勻了過來，自己種下高粱和玉蜀黍。而且從半個月香會之中，父女倆個所賺來的報酬相當可觀，父親一高興，過五月節時特別拌了四兩豬肉，做煮餛飩吃，算是犒勞一家人的勞苦。那天，她父親喜喜歡歡端起了酒杯說：「記住啊，蓉，這是老天爺賞飯吃啊。要是

這一季風調雨順，大秋有十成年景的話，咱們還要吃比這強十倍的菜飯哪」。好像他已有些醜醜然樣子。曉事的蓉蓉的母親提了個醒兒說：「是呵，可也多虧了人家『雲伯伯』的好處。我聽說下月幾兒就到了『菊子』的喜期，說人家那頭兒少爺趕上暑假，學堂沒事，就要把『菊子』送到城里去哪。說『菊子』的陪嫁衣裳還趕着製備，我跟你商量商量，叫咱們孩子給人家忙合忙合去，蓉蓉的手兒我瞧也不力案」。

蓉蓉父親明白這是一種答報恩德的事情，自然千肯萬肯；蓉蓉也巴不得多交了個朋友，家里呆得正膩煩呢，出去也好散遊散遊。聽了父親母親囑咐的話，趕忙把自己的隨身衣服以至鞋鞋脚脚預備了一下。

七

吳柏生，鄉村學校裡的胖子教員，和蓉蓉兩番邂逅之後，腦海中也已刻上了她的玲瓏嬌小的影子。尤其是，當時從妙峯山朝頂回來，受了同事們挪揄的擲弄，花了三角錢——這比當時市價要高出五六倍——換來一把蓉蓉的蒲扇，常常藉這小小物件引起對於蓉蓉的聯想。他在學校中擔任兩班國文，鐘點不十分多，而且多半排在下午。每天早飯之後，同人都去分頭上課，庭院里清寂得很。這時候他祇有籍讀書或靜臥來消磨時間。而自從把蒲扇買來之後，他總不肯把自己安置在書棹前面與蠹魚作伴了。山路旁邊，由前一屆畢業學生釀資建築以爲紀念的那座草亭間，他常常孤獨地默坐半天：是欣賞對面鑿塘墳墓里的松濤呢，是摩索那付名人手蹟「掬得一身爽氣，撥開萬里浮雲」，的結構呢，這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底故鄉雖是在山明水秀的南國，只因他從襁褓時期，就隨了他底父母，宦游於蘇淮燕趙之間，最後在這歷都八百多年的古城，奠定了他們的家室。他底父母祇留下這麼一枝骨血，就相繼下了世。他在一個遠方族叔的教養中長大，這種種環境便構成一個彷彿有兩重人格的人：他有時莊重得過分，友朋的聯絡時該說的話都不說；有時却滿嘴幽默的言語如貫珠，頗能引得學生們的愛戴。他底五官面貌深沈不露，二十幾歲的人像四十四五樣子，軀幹裡却包着蓬勃的熱情。他不甚講究服裝，他認為穿着包了皮頭的布鞋在陌生人之前大搖大擺，也不會有損于自己的尊嚴。他也愛迷戀骸骨，却同時能說極流利的英語。對於女人的美的批評，他反對剪髮，喜愛「金蓮三寸」的辜湯生氏的怪癖，也常常對衆發揮自己同情的論見。

這一天早飯已後，初夏天氣的懷暖使人絕沒有把自己鎖閉在小屋裡看書的習慣，上課鈴驅走了正在談話或者玩球的先生學生，柏生照例沒有課。還有個矮子體育教員也沒有課。

「柏生，響塘去不去」？體育教員笑了一笑說。

他看見松樹後面耀眼明光的太陽，一羣麻雀唧唧地在樹葉針中做着穿枝的遊戲，自己的腦子裡覺得還是空空的，沒有安排放置處。樂得答應了矮子的要求。

「好，我陪你去一會兒」。

「等我拿了胡琴，唱兩段兒罷」。

柏生似乎無可無不可的神氣，兩個人一高一矮，邁着毫不用力步子的，走過學校門前的石橋。

兩個人邊走邊談，說話的資料總離不開學校里的瑣碎及個人身邊的雜事。體育教員來到這鄉村時間還不久，一切似乎處置並不很妥帖，城里的繁華的索子依舊遙遠地栓繫着他，每兩個星期必須告假進城

一次，這一點學校當局很不諒解，聽說暑假後勢需解聘，不能再繼續服務了。

體育教員漸漸談到關於學校的苛待，和自己的牢騷。他說這窮鄉僻壤的單調歲月自己真確實頓不下去，城裡頭戲院市場等等娛樂場所，精神上得有寄託。他並且說星期六晚間還可以逛逛「窩子」，這種種，柏生自然祇好隨聲附和，但一談到女人問題，體育教員先貢獻了自己的意見說：「我以爲，還是南邊女人大方，肉皮兒也細嫩，不像北邊人扭扭捏捏地」。

「可是你知道，北方的女人健康得多哪！」柏生說。

「你不是指鄉間而言」。

「不錯，拿上妙峯山來說罷，這麼陡而窄的山道，他們甚至還背着個很不小的孩子，又是纏足，上山八里地同我們一起走，准保落不下」。

體育教員點了點頭，却又不甘放棄自己的意見說：

「可是，尊範却不堪承教得很。兩隻手五把撓鉤，炭條兒似的，看着真教人惡心。」

「這就是我剛才所說健康的源泉啊」。

他們在一步一步走着下坡的道路，彼此暫時沉默着。忽然一隻剛長成翅膀的幼蟬，在飛着的時候力量用盡，一下子倒跌在柏生的前面，一盤還在「土——土」地伸展着翅膀，想要繼續飛行而未能。柏生一灣腰便捉進自己的手中。

「什麼？」

「一隻受了傷的 Cicada。」柏生邊說邊用手指輕輕撫摩着牠的薄而嫩的膜翅。整理了一會。讓牠休息在他溫暖的手掌上。那隻驚恐的幼蟬把呼吸略加勻停，又張開翅膀試一試，既知自由毫沒有受到損傷

，於是騰的一聲飛去了。

兩人目送牠落在一株槐樹的細枝上。

「好，稱得起是一個濟困扶危的英雄！來，唱一段賀一賀罷。」

體育教員舉起手來，連柏生也鬥得滿意地笑了。

x

x

x

當柏生盡量扯開了喉嚨，高歌着那一曲「捉放曹」的慢三眼的時候，短牆外面的山路上，蓉蓉恰好經過那裡。在她腋下夾着一個小小的包袱，裡面藏着有自己用的針線盒兒、綉筒兒等等隨手便的物件，因為她想到這一回給她「菊子姐」料理陪嫁的活計，總不是三天五天的事情，並且懷着一種熱烈的好奇心，彷彿自己也就將臨近嫁期的一樣。她心無他騖地走着晨間寂靜的山道，速度很快，忽然，柏生的長歌在自己的耳膜上開始顫動着，音調昂揚而清亮，較比正月裡在燈棚所聽見粗俗的蹦蹦如「老媽辭活」之類好聽得多了。歌聲配合着胡琴的嚴絲合縫的伴奏，緊緊地拉着了蓉蓉的心弦，惹起熟悉的共鳴。

「什麼人唱得這麼好？」她被吸引着停止了自己的前進，把眼睛向周圍尋找了一下，立刻分辨清楚是從響塘的「五人墓」那裡發出來的。她於是悄悄地向脚尖踢開那些地面附近長着的荊棘野草，稍一長身，她的上半段身子便露出在短牆的上面來了。

柏生却正背着她立着，丹田的總力貫注他整個的精神，臉紅耳熱的賣弄着長歌中一句討俏的小腔調。同時他的耳朵也在專心一意細聽胡琴的過門。他忽然覺得體育教員好像拉錯了一板，雖然不好意思說，却藉這個緣故扭回頭來說：

「歇一歇罷！我底嗓子也覺得不够使的了。」

矮子的體育教員爲辨正自己的錯誤，向柏生一扭嘴角，下巴略微抖了一抖，原來他已經發現有個知音人在窺探了。

「啊，蓉蓉！」柏生驚喜地低呼，叫出名字以後，又彷彿在體育教員面前有些失禮是的，趕快用隻手掩着自己的嘴唇。

短牆上的蓉蓉出乎意外的窘滯着，覺得進也不是，退也不是。聽了柏生叫出了自己的名字，心頭更加緊地躍動起來了。

體育教員琴音也停止了，但也並沒有立即隨着柏生走近來的意思，兀自像隻猴子坐在墓前的石製祭棹上，一隻腿離開地面，鐘擺似的搖動着，臉上露出奸滑的笑容。

柏生顯然有一點僵似的，在這位新同事的面前，但他底聰明却鼓勵他絕不能放棄了這樣的好機會，他大胆地走近蓉蓉的身邊，問：

「上那兒去？」

她低垂了圓圓的頸子，一隻手的手指擺弄着衣角，說道：

「上我『雲伯伯』家裡幫他們——」她天生來不會說謊，尤其是在一個陌生人的前面，但底下的話：「給菊子做陪嫁衣裳，」却也不好意思就說出來。一種誠摯的態度，滿含着少女的嬌羞，給柏生以十分的分感動。

「噢，」他腦子裡加一番思索，這幾年山居的經驗，給他在這裏認識了相當數目的農人。「『雲大伯伯』可是北街上住着的王財主家裏？」

長睫毛交織着的視網的後面，那一雙靈活的眸子帶着光亮的一閃動，蓉蓉揚起頭來，把柏生頰長的

腋下移 右腋下。

「你向王財主家是什麼親戚呢！」

「不是親戚，我爸爸種着他們的地呢。」

「是了，他還有一大片杏樹呢，就在我們學校的後牆外。春天爲了學生們的淘氣，偷摘了他底杏我和他見過幾次呢。老頭兒，兩撇鬍子，說話挺謙恭和藹，是不是？」柏生滔滔不斷地說着。體育教不自甘沉默，蹣跚蹣跚地也跟踪過來。

柏生偏大大方方介紹了蓉蓉說：

「這是陳先生。」

「這是蓉蓉。」

體育教員裝成了一個鬼臉，好像懷疑到他們倆的關係。蓉蓉看出了這個鬼，僅只略微打了一個招呼，就做出要從短牆下走去的姿式。

「慢着，留神荆棘扎了。」柏生的手臂揚起來，想要給蓉蓉一點助力。慣走山路的蓉蓉，却早已腳踏了實地。肩膀上却給柏生的手指尖接觸了一下。

晚上，柏生做了一個幸福的初夢。

八

半年一度的暑期考試在兩個禮拜之後，將要開始，這是現今教育制度下做給學生的樊籠，「開

「限題目」種種城市中學校的應試技術一樣地在鄉村裡流布着。無論訓育主任的臉孔掛得怎樣長，夜間巡視怎樣周密，依然不缺少用床單褥套把床板四圍擋得嚴嚴地，瓦盆底下巧妙地遮蓋了洋燭之光，整夜攻讀課本的學生，一班上了鎖鍊的小猴子個個愁眉苦臉，先生們却都歡天喜地，準備一放假回家，好和他們的太太兒女們，有着兩個月的歡聚。

期終的教務會議開過去了，除去體育教員而外，學校當局把其餘教員們的下學年聘書也發出去了，柏生在暑假後的課程，多加了兩小時高中特別班的「法制大意」，薪水却每月加了十塊錢，一種迷信的思想似乎糾纏着柏生整個的心室，他認為「蓉蓉」這個女孩子或者是有利於他的，至少總對他沒有什麼壞處。不過，同時他却是一個屬於多思慮的神經質的人型，他想到自己的過去；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所認識一個廣東產的女孩子。而就在被他看中準備向愛河裡自沉的剎那間，那個女孩子拋棄了他，追求另一個醫學校的學生去了，在大學讀書的時候，藉補習功課的機會，他又和一個遠親的表妹熱戀了半年，而結果是爲了經濟比武的失敗，他底表妹又偷偷嫁給一個家資富有的東洋留學生去了。這兩樁深深的襲擊，使他的面容蒼老了許多，簡直不像二十四五歲的少年了，兩年以前，他所以毅然地應許了這個鄉村學校的聘請，來到這麼幽僻的山莊裡教書，無寧說他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意思。所以，兩年以來，他一直是沉默的，不肯把自己的身世赤裸裸顯示給人看。但在他選給學生們做講義的文章裡，大部分又是情感悽苦的成分居多。他在舊詩詞的名作中，掛在嘴邊上的是納爾容若，是黃仲則，一個人常常低吟着，「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的句子，因而另外一位國文教員常說他是「今之傷心人，別有懷抱。」給他聽見之後，便來換一聲苦笑。

現在，「蓉蓉」的身影居然在他腦膜上佔據着一個地位了。一塊璞玉，這是他送給這女孩子的贊辭。

。她至少不懂得甚麼說真方賣假藥以及言不從心的奸偽習氣；她至少應該保有東方人「先入爲主」的天性，第一個異性佔有了她之後，那種愛情的專一性想必不會失掉的。他覺得覺得這樣一個對象，也不是不可以的罷。

然而，環繞於自己周圍，這些人爲的環境可是不是能夠允許他底旁邊安置下像蒼苔的這樣一個女子，怯懦的他，似乎一時還不敢直立陣頭，領受一切擲地的勇氣。

——噯，這人生的矛盾，矛盾的人生啣！

此外，他頗示同情於這體育教員的被淘汰，原因是一則他從矮子口中，知道了兩性方面禽獸的表現，如同「三等下處」裡被鬻賣着肉體和春情的女人的種種，體育教員以他獨特的經驗，常常有繪影繪聲的形容，使他充實了另一樣人生的學識的空虛；一則饜塘有意義的相會，却不能說不是那一把胡琴拉攏成功的。「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而在酒已闌人未去之前，他的確頗有一番留戀的心情。

考試日程表揭示出來了。體育教員所教的課程是不需要文字底成績的，在他把平日分數冊子交給教務主任的那一天，就決定在翌日早晨，一肩行李，飄然他去，另尋自己的噉飯之所了，柏生知道這個消息以後，在那天晚飯前在體育教員所住的屋子裏找到這個不幸的人。見他正在公閒地收拾箱籠，柏生很懈怠地說了一句話：

「怎麼，明天就要走麼？」

看見他很莊重地檢點着一大堆像片，一回頭看見柏生，就迅捷地闔上了箱蓋。

「啊呀，亂得很。請坐，請坐。」

「何必這樣忙呢？」柏生就順手坐在一張籐椅上。

「責任都已交待清楚，就沒有再變棧的必要了，是不是？」體育教員臉上做成一層苦笑皺紋。

柏生固然有所感於學校當局的苛酷，却不便說出口來。他稍稍靜默有幾秒鐘的樣子。體育教員不再繼續他整理的工作，也把身子半躺半坐在床上，陪着柏生閒話。

「我告訴你一件事，蓉蓉真是在村裡住着哩。」說時帶有一些令人可以忍受的揶揄。

「這不干我事」柏生偽裝着淡淡地神氣。

「別假撇清，我祝你們底戀愛成功罷。」到底不愧爲體育教員，才能講出這樣痛快淋漓的話來。「你別發愁，事很容易辦；咱們的事務主任在村裡的勢力大極了，說一不是二，爲你之計，應該求他介紹，保管成功。」一個字一個字，小琉璃球似的碰到柏生的耳膜上，他覺得這人離別時所贈的幾句訣別辭，確是自己應取的捷徑。

然而，人生的矛盾感先吐自柏生的舌底：「你真是神經過敏，我多會有這種意思呀！」

「算了，算了。你是個二十世紀的『慕蓮客』蓉蓉正是一個及格的對象。金仙庵質蒲扇，響塘慕聽胡琴，我的紅絲是給你們拴牢了的喇！」體育教員詩意的辭句，柏生心裡也在不斷地給他畫着驚歎的符號。

「再說，這窮山，我悶了半年真覺得痛苦極了。你確是需要這樣一個健康精神的扶助者，請不要再客氣罷。」

柏生十分感激體育教員的好意，於是不隱瞞地傾吐了自己的過去他說自己從小就沒有享受過正式家庭生活，而兩次愛情滋味的嘗試，更使他變作一種喜熱無常的孤僻性格，他說自己深深地膩惡着都市裡的一切，倒是想找像蓉蓉這樣一個天真未鑿的鄉村女子，再做一番愛情創造的工夫。他並且說自己決不

冒充高士，他反對中世紀基督教徒所主張純靈之愛，愛情就爲的是肉慾，這種蠻性的遺留，雖最高級的人類動物亦屬不免，所謂靈肉一致說法，正是人類想把自己的獸性淨化了用以作偽的方式。

體育教員似乎傾耳聽着柏生所宣講的大道理。柏生的坦白而質重的言辭，在這慣於作偽的青年人心

中蕩漾着，他底心裡笑了一笑。轉過話題問道：

「你想怎樣進行？就找事務主任單刀直入的做罷。」

「不，」出於體育教員的意料之外，柏生堅決地說：「不能這樣容易。暫時我還想保守秘密，等再有機會把這個「小麻雀」深一步了解她之後再說呢。」

這時候，門外有沉重的脚步声自遠而近，門的推動給玻璃窗震動了一下，教外國語的張先生走進來，頭一句仍舊是那一個字已經給他們聽慣了的口頭語：

「喝。」

柏生同體育教員一齊立起身來，爲了相當長時間的談話，腰板有些僵持的，柏生把兩手交纏在他的頭頂上面直直的揚起，嘴里打了一個呵欠。

張先生看見滿桌攤開的書籍報紙，以及那隻不在其位的箱籠，在和體育教員交談着以後的通訊處等等的酬應的話。漸漸地又引到關於時局問題上去。

「報告給你們一個消息，」張先生莊重地說，「老傅下村兒買東西回來說，堂所部的匪兵，一部分被正式軍隊趕得走頭無路，說已經到了澗溝啦，有幾百人樣子。」

「好，反正我明天大早就走啦。」體育教員洋洋得意地說。

「柏生，你怎麼樣？」

「我呀！」柏生臉上帶出「心不在焉」的樣子了。「我別無牽掛，只有一箱子破書而已。」

「今年暑假，恐怕沒有留校住宿的了。」張先生自言自語地說着，也只有這句話能够使柏生的眼睛亮了一亮。因為他正在盤算着，利用這暑假的光陰，在沒有人攪擾他的活動的時候，努力向他剛才所說的「小麻雀」進攻一下。

九

蓉蓉在王財主家單住了沒有十天，「雲伯伯」就病了。他是年紀較蓉蓉父親大約一倍的老人，身體素常不大好。家裡人口很簡單，遠房的不計，他這一支只有自己的老婆，和另外一兒一女度日。兒子年已二十多歲，他早已娶了妻室，他從十二歲起就在大城里一家酒店做徒弟，學滿後升為夥計，頗得掌櫃信用，成了家就領着他底妻子在城裡租房另過了；女兒就是臨嫁的「菊子」，年已十九歲，她很幸福地生在「雲伯伯」的家庭裡，因為這老人青年和中年時期，曾經在前清×部衙門做過小小的官，城裏頭相識很多，頭腦相當新穎，所以她小時沒有受過「穿耳」「纏足」種種的磨難，雲伯伯甘心忍受鄉隣對於他的揶揄；努力想改變一下鄉間的陋俗。決意要給自己唯一的女兒找個讀書人為配。——現在居然給他達到了目的。

但他在村裡仍要指着田地的出產過活；因為年齡聲望資歷種種關係，上頭派定他為這一村的領袖紳士，已經四年於茲了。

他底病，不是因為公務的繁忙，還是為了個人生產的緣故。

不幸，旱魃光臨到這荒僻山村裡來了。

天氣是好天氣：圓而又胖的太陽在沒有一絲雲影的長空愜意地轉動着，像神話小說的哪叱仙人腳下踏着的火輪，聲勢所及，躺在門首的看家狗把舌頭伸出有寸許長短。按說，誰說不是個人豐年的預兆，雲伯伯躺在硬崩崩的土坑上，翻過身子驗窗窗外。他底嘴唇在說話時顯然看得見在顫抖着；顏色是雪白的。

「哼，老天爺真是不開眼。」

這句話含着哪一種意義，真教一般人測摸不透。事實却是這樣：春天時，當辛苦的農人們把各種種子埋到土裏去之後，一切手續按着在他們心裏認爲是最妥當的進行着而且同他們所預料的日期恰相符合，種子們都挺出個鮮嫩的芽兒來，「下雨罷，下雨罷，」有人管不住心裡勁兒就說出來了。不過，老天爺不給長雲彩也是白玩。十幾天過去了「該下雨哪！該下雨哪！」聽見田裡的麥苗兒有的還掙扎着往上長，有的就搭啦腦袋兒了。又是十幾天過去了。「真該下雨哪！我的老天爺！」往天上看，老天爺乾跼着臉，挺結實，連個縫兒也沒有。

又是十幾天過去了……又是十幾天過去了……又是十幾天過去了……

臨到妙峯山開廟的日子，白髮如銀的老太太在廟台墩上強自解嘲着說：「不礙事，年年得下一場開山雨呢。」

然而今年的娘娘不靈了。

於是乎挨到了六月。過去成績：麥子的收穫是個大零；畧微高亢一點的田地都起了龜裂，低一點的呢，勉強把薯秧子分下去了，可是雨從此便下個沒結沒完。黃豆粒大的甚至於老虎眼酸毒那麻大的雹子也

攪在里頭興波作浪，連不骨力點兒的茅草房子都撐不了它的壓榨，不了點兒勁頭的嫩秧子可想而知了。二百多戶人家，上至種着十多頃地的巨紳，下至僅有十畝二十畝山隙薄地的自耕農，從他口中冒出來的喟歎字眼簡直是完全一樣的。

這便是雲伯伯致病的原因。

「嘩……」隨着這一聲逆氣從雲伯伯喉嚨里擠出來一陣呻吟，緊跟着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他撐着半駝了的背脊，像一匹載重負荷的駱駝，卻也不得不離開污穢的窗台，一順身便背倚在一張貼着，「胖小兒頂牛」年畫的紙幅上，紙角忽扇忽扇顫動，剛在那地方落穩的一隻綠豆蠅，正絞着後腿玩耍呢，也營營地飛去了。

「大立他媽，來一來。」聽見幾十秒鐘之後還是沒有人答應，「大立他媽，來一來——啊。」又啞着嗓子使勁兒叫了一下。

仍舊沒有人答應。

半響，「菊子嚷（連呼）；聽你爸爸嚷什麼。這裏騰不開手，你瞧瞧去。」

聲音像是從鼓裡發出來的沉而厲，廂屋裏原是很寂靜的這時有腳步聲跟着一句「來了。」前後發出，竹簾一掀，閃出一個紅紅綠綠的俏影兒。而且，憑藉着空氣的移動，幾隻追獵附熱的蒼蠅也在掀簾的間隙中飛了出來。

「爸爸，」菊子踱到炕跟前，對着老人柔和地叫，

爸爸正歇息適才因為喊叫而不停勻的氣息，暫時沒有答應，同時兩縫眼珠直往上擠，給他擠出兩滴晶瑩淚珠。

「你媽呢？」

菊子的確不知道她媽是在做什麼，但在爸爸的着急之下，似乎應該撒一個謊，於是接過來說：

「在倉屋裡碾磨哪。」

雲伯伯點頭，又說道：

「天長老日的，響午頭兒上可以歇歇兒啊。熱出病來也是麻煩。——可是，我又想起來了你蓉妹妹呢？」他只是身體被病魔給拮掇衰弱了，精神却還清醒得很。

「幫我做大夾襖呢。」菊子說話時偏過頭去，顯明地她還有點不好意思。

「不用這麼忙啊。反正得我好了才能辦。叫她來，我跟你們說幾句話兒。」雲伯伯很慈祥地說。

蓉蓉被呼喚進來了。幾天以來，她依舊仗着自己的人緣，和王家上上下下相處得極妥適。又好像比春天時胖了好些，長度却較比菊子矮了一頭。身上穿着家里帶來的藍布褲褂，整潔得沒有一星兒泥點，其實她也時常下廚房去做炊洗的工作。直直掇掇的兩隻小脚，穿着新做的平底尖口鞋，嫵娜地立在菊子的身邊，臉上充滿了和諧的笑意。

我告訴你們姐兒倆，沒事少要出門，村外尤其去不得。

這年頭兵荒馬亂的好些軍隊南邊開來，題目極好聽，說是到口外剿匪去的——是叫什麼「牛皮糖」的啊，究竟也不知他葫蘆里賣地是什麼藥。不幾天就三個一撥，五個一夥的退下來了。渾身是土。帽沿毀掉一塊的也有。徽章失落的也有，軍衣只穿着上身，或下身的也有。進得村來，就找水喝，要便衣，要錢，都達到他們的目的之後就仍下槍，跑了，老是這麼一套把戲，瞧他們那鸚鵡似的怪眼睛，儘向娘們群裡一翻一翻的神氣，如果給他填飽了肚子之後，還不定幹出什麼不是人幹的事呢。這年頭把這們

大的姑娘放在家裏，可真不是玩兒的事。

蓉蓉聽見了她雲伯伯的結論，衷心地佩服着；她想不到這老人肚子裡有這麼多文章，這麼多周轉。柏生的影子不覺在腦膜上重現了，立刻不用擦胭脂就紅了臉。

「爺爺，有人找您！」一個掛着張營養不足的焦黃色臉皮的孩子，一邊叫，一邊從門洞走進來。一隻手攢着根兒「甜棒」，正像吹笛子似的橫在嘴上得意地嚼咬。

「小三兒嗎？」雲大媽媽從廚房里答了句碴兒。

「菊子，你瞧瞧是誰我？」雲伯伯把倚倦了的腰肢扭了一下，囑咐着。

菊子默然地向蓉蓉使一個眼色，把抹布拭乾了拾桌上茶水的痕，伶俐地走出門洞。不一會進來說：「我劉三叔來了。」

不用等請，客人已經掀了竹簾進來，一看便較雲伯伯壯健得多。柿子皮似的一幅臉膛，濃重的眉毛，襯着一片「海下掬」，很够樣兒的三十多歲的農人的典型。他把那具長的身軀塞進門簾，等不及招呼，說：

「蓉蓉在掀起竹簾時候，看見客人的影，早蝴蝶似的躲進裏間屋去了。」

「大哥的病好些嗎？」

「咳！」話是並不見強的意思來的人懂得。於是緊接着安慰道：

「您別着急，好生治，這病是不要緊的。」他用三指摸弄自己的鬍子。

「麻煩，吃葯老不見大好哇。」雲伯伯皺緊眉頭堆集成個小土崗兒。

雲大媽媽這時也拐呀拐地走進屋。跟客人平凡地寒暄了幾句話。

「你來有什麼事嗎？」雲伯伯說話的縫兒里藏着個不大放心的信子。

「瞎，縣里又派人來要柴草哪！我跟他們支吾說，大哥正在病着。不行，來人三番兩次地說不能等，因為上頭要得太緊。沒辦法，找村副商量的結果是一家出一塊錢。饒這樣算來算去，還少三十幾塊錢。藥王廟的李禿子說，去年大哥這里存着咱們會上二十塊錢，先拿這一筆救救急，叫我來同您說一下。」客人垂下玩弄麵子的手，客氣地把眼睛擠了擠。

雲伯伯啣着 搖頭如博浪鼓：「真是官逼民反，一點都不錯啊！你們都清楚，今年是什麼年成。老天爺先旱後發水，地裏糧食是不分窮富，統統一粒也沒有收。兵老爺們又要柴草！哼，大活人還得草根榆皮而活肚子，那兒還給畜牲留分兒！錢是更不用說啦，我要不是爲這個還沒有這場病哪！而今是吃了十多付藥，病沒治了，反到把一點體己當了，賣了，用光了，會里的錢也叫我借使啦。」

沉默了一陣子，在各人的心裡都發着火，又像股繩子在鹽水里已竟浸了三天三宵，真是愈擰愈緊，擰打不開了。

你看我，我看看你，三對眼睛，六顆眸子，彼此交插畫起無數直線。

劉三叔專心地等着雲伯伯先打破這空氣的沉默，他不耐煩地站起身子在凸凹不平的地上走躡兒。又耐煩地摸弄起鬍子，或者擠擠眼睛。

「聽說人口稅縣里已經派人再來徵收一回了。新換的縣長狗欠極啦。我們說業已繳齊，他們不信，說那一定是前任縣長獨吞入了私囊哪。——如今做官兒的簡直沒有一個紅心人！」客人在他底話裡再攪上些煽動的力量，一個字賽一把小刀，刀刀刺入雲伯伯的肺腑；一個字賽一個輪齒，一滾一滾攪入雲伯伯的心坎。

雲伯伯給刺激的眼睛發了亮，病魔都給吓得退了似的，「一不做，二不休，」他握緊了拳頭，咬緊了牙齒。「反正錢有個花完，地有個賣盡，到這時看他們這些狗娘養的還怎麼逼！老三，我有辦法哪，我給你去借錢補上好啦。」「有處去借嗎？」在黑暗的長途中，似有一星燭光開始幌動了，劉三叔的多鬚嘴上畫出一線難得的笑影。——是笑，又是像是卸下千斤重荷之後滿意的笑。

雲伯伯的眼神轉向他的妻，「大哥那裡還能通融一點嗎？」

「不行。」意外的回答，這樣斬釘截鐵的。雲大姆媽鼓着腮幫子，像個吃飽了的蛤蟆。「上回我祇借了十二塊錢，倒說了足有十二萬句好話，這年頭親戚也味兒事啊，」那一星燭光又給狂颺刮滅了。

「你先回去罷。」雲伯伯嗓音轉爲低弱地說：「等呆一會我叫長工老李再去一趟。——實在不行，就把村西的那五畝山地典給他。我也看出來了：「武二郎服毒」吃也是死，不吃……」這上了他的肺火，「科……科……」地嗽了一陣，太陽上青筋也暴露出。兩顆熱淚珠，晶瑩地掛在雲伯伯的眼犄角。

把客人送走之後，雲伯伯一筋斗栽到炕里邊去，翻着白眼，嘴里進去的氣比出來的氣少了。

整整一個晚上在恐怖的邊緣晃了過去。聽見壁上塵質滿險的掛鐘，擺聲滴滴嗒嗒響，神經昏闌的雲伯伯還以爲是落雨哩，睜開兩隻乾枯無神的眼睛，閉著睡在自己旁邊的雲姆媽說：

「外邊下雨啦嗎？」

「滿天星呀！」雲姆媽掀起窗帘隔着玻璃瞧了瞧說。

「那麼是什麼在我耳朵底下老響着？」

一炕上睡着的還有菊子和蓉蓉。蓉蓉有心眼兒，她從在那客人沒走時候，雲伯伯賭氣說要把村西五畝地典出去的話給她聽見之後，心里就梗起一塊結，她知道那就是雲伯伯在她爸爸病的時候，答應勻給

他種而不要租錢的五畝地。人家的地，當然想怎樣就怎樣，得由着人家，她也知道，今年雖然沒有收成，原因是先旱後澇。但那山坡上順勢墾種的所謂「梯田」，却不怕澇；且憑她爸爸的勤苦，大秋也許收不了。然而假使雲伯伯真把那塊地典給外人的時候，豈不轉眼皆空。想不到像這樣有名的財主，竟也被天災人禍給逼得沒有活路可走。看來還是教書的那批先生太幸福，一點無憂無慮的。……

她這樣想過來想過去的始終沒有合眼。聽見雲伯伯們談話，她却猜測出病人的心理來了，不禁說道：

「伯伯您安穩些睡一覺養養神罷，小雞兒已經打過兩回鳴兒了。」

一句話戳着雲伯伯的心窩。他拉長聲音：「哎——」了一下，便把頭顱重又鑽進大紅被子裡面去了。

十

第二天早晨，蓉蓉把斃了一夜的話，婉轉地對雲大姆媽說了出來。她說菊子姐姐的喜事，因為雲伯伯的病，一時也許不能就辦；而關於他姐姐上橋穿的好衣裳業已做得了八成，其餘的似乎不必忙着趕做了。她說長天暴日地媽媽一個人處理家務；也需要她回去幫助幫助；末了還說，雲伯伯的病按理自己應當看護看護，說幾句抱歉的話。結果呢，雲伯伯第一誠懇地挽留她說：

「別忙忙的走呀！索性到大秋才讓你回去呢。你菊姐的喜期，說不得也要往後姓到大秋再辦了。你們姐倆也不用趕着忙活計，沒有事多盤桓盤桓不好嗎。」

「不，伯伯，住了十多天，我也得回去矚矚，大夏景天兒的，洗的灑的分外多。」蓉蓉更親切地說着，一點不肯露出着急的態度。

「是看着你菊姐要嫁，自己也在着急這件事嗎？」雲姆媽在旁邊取笑說。

「您矚矚，那有這麼說的！」蓉蓉把臉孔面着牆壁。

「沒有什麼。」雲姆媽還在逗弄她，「等你伯伯病好，送菊子進城報聘時節，順便也給你尋個好好兒念書的人家。像你這麼好楚個兒，給個瞎字不識的莊稼主兒，也確是太委屈了。」

這些具體的話放肆地在蓉蓉耳根底下富有魅力地動蕩着，給她忘掉自己的家又將臨于窘乏的邊緣。她一聲也不言語。

雲伯伯的鬍子有力地翹起來，嘴里閃出一帶真正的笑容，滿屋中的空氣一時覺得溫暖多了。

「今兒天氣真好，等吃完了晌飯，你們姐兒倆去村北自流井洗點兒單衣裳去罷。」雲大姆媽提議說。

蓉蓉當然不便拒絕，因為她想要回家的真意却是恐怕雲伯伯膩煩了她老住着吃閑飯的表示。她還沒有明白老人所有和劉三叔談的話一半是一種外交的策略，也是一種應付那些苛酷上司的農民手段。

雲伯伯住着的村莊，西面已鄰山脚；小坡上孤立着的蓉蓉的家，從雲伯伯西廂屋的後窗可以遙遙地望見。山形屏列於西，自西南迤邐而趨東北。就在雲伯伯的大門前是一條可以行走汽車的大路，這條路遠遠與山跟平行，延展到各莊為止，自流井是由幾處水平線高過地平面的泉眼所造成，水迅疾地流出，匯成一方一方的小池，附近柳樹數百株，蔚然成一片林子，這些樹當初是野生自長，還是爲人類所栽

種，已然不得而知了，村人利用這一點泉源，開墾有兩三頃地的稻田，這稻田一部分的所有權，也是屬於雲伯伯的，但自他管理家事以來，因為家里人手不敷用，十幾年以來，都是常年租給人家，自己，不計旱澇，可以收一點合理的租金而已。

泉水附近，爲了灌溉的方便，縱橫都掘有一二尺闊的溝渠，讓水活活地流着，也便成爲村女洗衣的處所。無論是在炎夏，在隆冬，風和日暖之晨，這里那里，總不短有砧杵的聲音夾雜着家長里短的絮談給過客們聽見的。這是一種最經濟無比的滌衣方法；不用花費一個「大」的。鄉女們各提了裝滿了待洗之衣的荊條籃，或是包袱之類，肥皂也無須，另有種不必花錢買的代用品，便是山間出產的一種皂莢樹的果實，預先用錘或杖碾碎，與衣同洗，就生出豐富的泡沫來了，衣服洗淨後，鋪在平地的葺葺細草之上，很快地就可以均勻地曝乾。

蓉蓉祇得把回家的心暫時放下，和菊子四處找尋該洗的衣服，天氣好，影響給病中的雲伯伯也多啜了半碗小米粥，雲大媽媽在旁邊看着她們拾掇潔具，便囑咐了說：

「外邊不消停，別等太陽落了再回家啊。」

「才剛蓉妹說，還有伴兒同去呢。」菊子笑道。

「誰呀！有伴兒敢自更好哪。」

「也不一定去不去，我想找安家的春燕和小玲她們一塊兒去。」蓉蓉說。

「怪別節，」雲大媽媽攔攔忙攔着，這使蓉蓉出於意外地睜起眼睛來看他。「小玲我不知道，春燕那孩子可跟你們不是一樣脾氣。小鬼靈睛似的，我常常看見她騎着自行車滿街跑，那兒還像個大閩女呀。聽說……唔，我得留份兒口德，你們住在山裡頭，村裡的人事也難怪不知道哇。」

蓉蓉對於雲大姆媽贈給她底好朋友批評，疑信中帶着一點驚異。對於女人身體上某種知識，她知道春燕的所知比她自己多得多。而自從願季兒以後，自己又確乎到現在還沒得機會見着春燕。而今突然地聽見了雲大姆媽的話，更由不得不繼續打聽下去說：

「不錯，我春燕姐姐是會騎車呀。她還有什麼事呢？」

「你們不知道頂好。」雲大姆媽板板地回答，似乎不屑於再說的神氣。

x

x

x

蓉蓉懷着一肚子的鬼，同菊子縷順着道路旁邊垂柳蔭里慢踱。是舊曆的六月尾七月初間正常的中午天氣：滿空均呈淡藍色，祇有靠近山頂那裏有幾塊海綿形狀的白雲自由地舒卷，樹上的鳴啾叫得頂響。大道中間齊整地展長兩條驛車的深轍，彷彿不久之前有什麼自上面滾過去樣子，還有沒散盡的塵烟，氳氳在滾熱的空氣里，熱沙中沉默默地印着蓉蓉和菊子的鞋痕。她們底左臂灣各自跨着一個不太大的荊籃，籃里盛着一團一縷的各種顏色的衣服。熱空氣封着了她們的嘴，走着走着，兩個人的鬢角都滲出珍珠似的汗粒來了。

在蓉蓉心里，當然還在耿耿不忘關於春燕的故事。並且聯想到今年正月開燈棚時節，在春燕家中所商量着入工廠學習織布和讀書的問題。這希望，蓉蓉因為父親投機的失敗以至於得病，夾以自己同蕭齋寺的林小姐一番交際，以及學堂胖子先生的兩次邂逅，蹉跎又蹉跎，也許春燕小玲會得捨棄了她，早就開始入廠了也未可知。她又把雲大姆媽適才所講那套半藏不露的話思索了一下，終於認為是一個謎。自己好奇心一動，她覺得應當從速擺脫眼前自己的平凡的寄居生活，回家也好。但順便決定要找找春燕去探問個水落石出才對。

搜到了這一層結論的蓉蓉，忽然覺悟因爲自己的沉思，竟被菊子落後了十幾多步的樣子，忙把脚步加一加緊，叫着走在前面的菊子道：

「菊姐，菊姐，大熱的天，幹麼走那麼快呢！」

菊子停住脚，回過頭來，帶着小姐中斥丫環的假威嚴其實却含得是一種揶揄的意思說：

「你不說自己走得慢，還好意思叫人家等着你。哼，誰叫你把脚都裹成粽子樣兒了？趕明兒大兵來了，要逃反，看你可跑得動！」

蓉蓉不能答覆這個問題；但她衷心地羨慕菊子那種大方而穩妥的走路姿勢，却是真的。

她們已經走盡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道路，耳旁也傳來了泉水的琤琮之聲。密密的柳樹林中隱隱露出幾間茅草房屋，有雞，有狗，門前廣大的場院前面，零星種植的高粱玉蜀黍一類莊稼，因爲水和土脈的養料皆很適宜，分外茁壯地亭亭直立着。

自油井所蓄的方池岸邊，有幾塊天青石板，這是爲浣衣女人預備代替砧石之用的。蓉蓉和菊子各自選擇好一塊適當地方，把荊籃放在身邊。幾條僂依在碧青草草上面的「大眼賊兒」魚，看見了她們映在水中的影子，積靈積俐地打了個暗號，倏地泳向池的中央去了。

太陽的脚步快要踏到西面山尖上的時候，從村子南面的山凹裏揚起一片塵烟。有幾個下地裏捉蠅蠅的野孩子跑得呼吃連喘的，進了村口就喊：

「馬隊………馬隊。」

像放了震天爆仗，接着引起一陣澈底的騷亂。看到把木板門加上道門，怕還不牢穩，再頂上大石塊

的人家，誰也會猜得透這裡邊一定有值錢的寶貝，多麼饒！牲口上載着年青青女人，女人屁股後邊累累墜着大箱小籠，男人鄭重其事樣子，流星似的鞭雨殺殺地。也有的人反裝大胆，在門口遙望，若無其事。這樣的門却是大敞開着，彷彿張開大口預備把來人一口吞下去。紳士派的逃亡者，這時候看到窮人的滿不在乎神氣，頗帶羨妬的酸味，然而也沒有法子，惟有乾瞪着眼睛。

謠言變成了事實，適才喊叫的孩子也不知鑽到那裏去了，遠遠有一聲尖銳的哨子，另外還隱隱傳送過來馬蹄和人語的雜沓聲音。登在上牆頭上的小孩子剛要叫出來，被下邊他們的母親一吓嚇，縮下腦袋去了。男人們有的還不時從板門的縫隙向外邊窺看。

祇有天空依舊的板着藍臉，太陽也無語。

塵土波浪漾到什麼地方，馬蹄的鐵印便印到什麼地方。幾個大漢兇神似的飄浮在灰塵的海面，他們的人和馬都似乎裹在汗水中似的。這一小隊前鋒走到村口努力踏穩腳下的坐騎。馬復又狂瘋了似的震蕩了幾下，才站定了，張開長而且闊的嘴噴着氣。

「媽媽的，你怎麼不言語？」其中的一隻從馬上以一種翻滾的姿勢離開鞍蹬。在他懷里，赫然是露着一個像僵屍一般的女人，裸露着她的上身，顯明地是被吓得昏過去了。

在另外一匹馬上，又聽到一種慘切的呻吟：「媽呀……媽呀……」像刀劈竹桿似的發出不忍入耳的聲音。

「禽你娘，再喊就裝在口袋裏悶死她。」粗魯的語氣。

「丟下她罷、老趙。」也有發着測隱之心的這樣說。可是不能引起同伴們的情緒。

「多嫩。」適才從馬背上翻滾而下的那個漢子撫摩着他的俘虜的臉頰，縱情的說着，貪婪地玩弄那

其實已竟是慘白得像一口褪了毛似的豬。

他們把那已經昏過去的女人闌在冰涼的草地上。那裏有昨夜的露水還沒有給太陽的熱力蒸乾，果然時間不久，那女人竟睜開了眼睛，死魚般的眼睛，嘴唇上的肉不住地顫動着，又像是一隻牽上刑場的羔羊。

「姑娘別怕呀！」那漢子放緩了聲調，假扮着和平。「這回跟我們大隊走，有吃有穿，絕不能給你虧吃。我……我就喜歡痛痛快快的脾氣——我是山東人。這一回派我們去打××，哼，誰打得過人家！三路轉兩幌，連長官內身上都掛了彩。……姑娘，跟我過日子——別害怕行不行？」

「……」那女人彷彿起了一陣痙攣。

「咱有的是好東西，那是鄉里一家鄉下財主送給咱們的，你瞧」他從制服暗兜裡掏出一隻金鐲套在那女人纖細的手腕上，「而且，」——而且是，我家里沒有給我我娶過媳婦，我還是個光棍。」

女人把眼睛閃上，哀告着說，「老……老爺您饒命罷！我……我」

漢子把眉毛劍似的一立，煞氣瞬時撲上了他的褐色臉上。「時時，咱老子可不聽那一套。喜歡你自己是喜歡你，怎麼不識抬舉呀。」

點燃着這種人的火可不是鬧着玩兒的！漢子說了這樣的話後，更不容思索，要給她一個下馬威瞧瞧。他一下子攆住女人一隻脚往灰塵原處扯了過去。女人開始殺豬似的叫了起來，他翻來覆去地扯了兩三遭，喊到聲音便逐漸衰弱，漢子一揚手，把女人脚上穿着的一隻花鞋嘻嘻地擱在鼻子前面嗅。

「哈哈……」旁邊有人瘋狂的大笑，有如深山裏的老鸛鷹。

「這種女人頂糟糕，沒用。」另一個麻臉膛歲數稍大的兵士在給他的同伴進忠告。

「還是找個二道毛子玩玩有勁兒。」

「我却有點捨不得她，」漢子的話裡總吹着色情的成分，說：「你看她騎小驢時候的姿勢，兩腿蹠蹠着，把脚尖塞在鞦韆裡，一對小紅秦椒似的，够多美！」

其時旁邊也有的弟兄們正在喝水，聽了這樣一種粗人的審美論，肚子裡趕上來一頓笑，笑把嘴里的水噴的一聲噴了出來，噴成一個小瀑布似的。有的人臉上還濺上了幾點。

又看到四圍間的莊稼多半是稀稀疏疏的，有人說：

「這地方年成太壞，要是給人追下來，真連個藏身的地方都一時找不出來。」

忘到了疲倦，跟着是憂愁的襲來。幾個人心裡在打鼓。似乎都有意思說這句，「咱們上那兒去？」

「往西，進了山再說罷。」有人貢獻了這個意見。也有人同意似地點點頭。

「可是，那麼走不是越走越離咱們的老家越遠嗎？」

「管牠，繞着回去也行。怕什麼，雖然人少，咱們有傢伙。」一個臉相頂兇惡的漢子說：「弟兄們

有着這兩個解悶的東西也不愁道兒遠呀！」

幾個人都跳上馬背，另外有兩個俘虜分担在比較更健壯的漢子懷裡，調笑，撒野，謔罵在交插着進行，那個被拉扯着的女人，上身纏合着塵灰與血水，還僵挺地躺在地上，他們呼哨一聲就走進了村的南

街。

一道死寂的街，只有幾條野狗張開眼睛咻咻吠着，但也終於被馬蹄聲音攪得低弱了，牆頭上失去眺望的孩子，路口消滅了逃難的群眾。

「救命呀，救命呀！」忽然一個女人的聲音從這兵士的來路響了過來，人影也跟着出現，看她已有

四五十歲年紀，披散着頭髮，一滾一滾的飛舞着慌急的脚步，她一直奔了那死女人的屍身那里，蹲下身去注視着。「兒呀……肉呀」地號啕起來。

那躺在地上的被蹂躪的女子原沒有受到致命的傷痕，聞聲悠悠然睜開眼睛張望着，她方才所受的過度恐嚇使她精神還不能即刻回復，雖然現實是被母親的手撫慰着反而囁語的告饒着說：

「呵呵，老——老爺，您……您放我回去罷。」

「金子，金子！」老婦人喊着：「是我……是我呵。」

這稔熟的語聲喚回來女人的驚魂，她已經有整腿坐着的力氣了，兀自把兩隻手掌蓋起眼睛歐歐的哭。看她的脊背，塵土和血和泥汁混成一團，失去了原來的顏色。做母親的用手摸也不敢摸一摸，却盡管撕啞着痛哭。

一家住戶的柴草門吱吱的響了起來，開了一道縫兒。從縫兒裡擠出一個中年男子的頭顱，他先像耗子找貓似的四週巡視一番，——其時那般過路的兵士已然走得無影無踪了。這才低聲向這在難中的母女二人好意地招呼道：

「你攙着她先進來避一會罷，這幫人大概是過路兒的，你沒聽剛才他們臨上馬以前的咕囁着說話嗎。他們也許瞧這村兒沒有多大的油水。」

「碎……碎……」西邊響過兩聲火槍的聲音。

它所給的影響比什麼都大，哭着的母女立刻停止了自已的號啕。那男子更荒急地說着：

「快躲進來！」

他便做出一種就要關門不再等待的姿勢。

於是，那老婦人本能從旁邊把坐着的女人拉站起來。忽然女人「啣！」了一聲。看見她自己腳上失落了一隻鞋子，老婦歎口氣，一邊數落着說道：

「造孽呀！造孽呀！」

勉強一窩一拐地邁進了那家住戶的門坎，男子又很仔細地擰上了門閂，引導她們到自己住着的屋里。他家里的人和院鄰來慰問，有的人給她們打來的涼水，有的人還義氣地拿來了調敷破傷的藥品。老婦人極謙恭靦和地說了萬般道謝的話，只有那女人，雖然逃得了活命，却覺得自己的臉面已竟丟得精光，還不住小聲啞地吸泣着。

「這是你底閨女嗎？」一個白了頭髮的老太太問道。

「咳，是呵。不知那輩子造了孽，現在給我們來活現的呵。」

「嚯，這個年頭兒，是大家造的孽呵！」

老婦人喝了一點涼水，更把她女兒背部的傷痕一一拾掇完畢，才縷縷地敘述了自己的來歷：她們的住家距離這里並不遠，只有三里路的樣子，地名叫南安村。家里是個大戶，雖然田畝不多，值錢的却有幾百棵柿子和酸棗樹。他說這幫強徒大概是黑夜從「剪子峪」過來的。天剛亮村子裡就傳佈着荒信兒，大家敢緊忙着預備，還沒有拾掇倒落呢，有人就逃跑着下來了，她這個大女兒叫金子，一早讓她去碾黃米的。不知怎的衝撞了這班王八蛋。她說自己看見她底女兒被揪在他們的馬鞍子上，當時就拚命地緊跟。在後面追下來。她還說自己在那村子里也是有名有姓的！——誰不知道「柿子峪」呢，如今家里的大閨女竟出了這樣的醜，小鞋子都給臭男子擄了走哪，我看等明兒臉往那兒擱……

那女人聽到這里，更營營地哭個不住了。

「這可不相干，是誰可傾心願意的呢。」伶牙俐齒的院鄰相勸着，「快住住聲兒。我們這村兒里也不短有你們的親戚罷！你們需要趕天不黑之前去投奔投奔，也得給你閨女換穿齊整了才能回家呀。」

這幫兵士果然一如村民所料，並沒有意外搔擾，就悄沒聲的携帶了他們的俘虜登上入山的小道。住在村北的雲伯伯家里連個兵毛兒沒有看見。

但村南剛才這一幕悲喜劇的演出却在事情發生不久之後，就已經傳到雲伯伯的耳中，並且爲了還有搶得的兩個女人也隨之入山的話，而守到日落，兩個到自流井洗衣服的菊子和蓉蓉都沒有回來，一家人早像熱鍋上螞蟻似的焦急着。雲伯伯的腦筋比較清楚些，他是就自流井位在村北，並非這幫兵士來去所取的道路一節，認爲這兩個女孩子未必受到了什麼危險，他終究是個闖過社會的男人，有些自制的能力，雲大姆媽却不免于號啕痛哭着：

「這怎麼辦呵！這怎麼辦呵！」

「怎麼對得起人家的大人啊！喔……喔……」

兩個家里的長工都被遣出，——一個向北，一個向西——尋找菊子和蓉蓉的下落，走了已經兩了鐘頭，還沒有回來。雲大姆媽的眼睛已經急得紅殷殷的，出來進去，進去出來，瞎轉磨。最後也跑出自己的家門，瘋狂似的往東走下去，雲伯伯死攔活攔攔不住，只好在後面大聲喊她說：「沒有就要趕快回來呀！也許你剛走不一會，長工們就有回來，也說不定呢。」

雖然夏天的白晝較長，太陽却悠悠地走完它一天的行程，影子完全給西面的山峯遮住了，蝙蝠在低空迴旋着飛行，蟬聲漸漸靜止。

月華冉冉地從東南面天之一角升了上來，夜已來臨。兩個長工，一個雲大姆媽，還是一點影子沒有。

雲伯伯的自制力也維持不住了，懷疑逐漸深刻，像春蠶的食葉，浸過了他頭腦的深處，他拄着手杖在院裡踱着，忘記了他的疾病，脚步沉重，顯示他有一顆不寧靜的心。

忽然，鐵門環叭叭的響了幾聲，急促地。

「雲伯伯！」

「爸爸」「媽媽」

「啊！」雲伯伯的神經緊張得幾乎麻木了。

他顫微微地開了門一看，他底「菊子」和「蓉蓉」歡蹦蹦跳，一臉喜容的立在眼前。在她倆後面巍然獨出，一座靈峰似的，還站着個碩長的青年，在和他微笑地點着頭。

十一

蓉蓉和菊子一壁洗着衣服，一壁交換說些調笑的話。並且因為這里沒有第三個有耳朵有眼睛的生物攪她們——如果說有，只是水底的游魚和樹上的鳴螭。——更可以放肆地談論：蓉蓉則以菊子就要出嫁爲武器，憑仗她靈便的口齒，直說到菊子再無可說時，就放下她手裡的衣服，過來把蓉蓉的脊背一撥，兩隻濕漉漉的手不客氣地觸着蓉蓉的脇下癢處，嘴裏咕咕呱呱的叫着，「還敢不敢？還敢不敢？」與蓉蓉幾乎岔了氣的笑聲連貫一起。

「快伸出舌頭來，讓我瞧瞧那是怎樣長得！一個字不饒人的。」菊子邊說邊真的把蓉蓉的臉頰一撮，好像要和他親個吻似的。

「快放手，我鬥不過您，沒有您的力氣大。」蓉蓉告饒着說。而等待菊子長身站起，後又加一句：「這麼利害手段等明兒對付我姐夫好不好？也叫我見見年畫的「四怕四不怕」是怎麼個意思呀！」

菊子聽見這話，下嘴唇一抵，做要撤身回來的神氣。

「不敢哪，不敢哪。」蓉蓉緊忙着笑笑說。

兩人又繼續着洗了一會，蓉蓉忽然想起昨晚今早一肚子的心事，腦子裡倏的一轉，她乘機向菊子試探着說，像個間諜一樣。

「啊蓉姐，別說笑話，說點正經的行不行？」

「哼，」菊子偏僂着脊背不大相信似的鼻子裡出了聲音。

「嘴狗里掏得出象牙來嗎！什麼正經的？」

「噯，您這話可沒有哇。——我想說，雲伯伯的病好像是爲家庭上用錢而起的；姐姐的喜期既然得等雲伯伯病好再定規日子，您的新衣裳也做得差不多，明兒我真想跟他告個假，回家看看去了。」蓉蓉真的裝出滿臉莊重的說。

「你是昨天聽見我家來的這位劉三叔講的話才那麼想的是不是？我告訴你；」菊子老實的說下去：「我家那裡會連你一個人的糧食都供不起了！窮，也窮不到這樣。可是，大幌子支着也真不容易，我常常聽我媽說，爸爸是怎的怎的不會過日子，典房賣地都吃人家騙。到腳下雖說還有幾頃果樹和稻地，又多半租給人家種着。一年收不了多少錢。我家日常吃的糧食還是集裡糶的哪！莊稼主兒沒有糧食吃，你想

「不是常事。」

「這宗年頭兒；大有大急小有小急。聽說紅山口那里還有咬着草根樹皮過日子的人哪。」蓉蓉邊說着感慨的話，邊把一件雲伯伯穿的貼身小褂擰乾，攤在青石上晒着。

菊子看了西姓的日影，緊一緊手底下的衣服，說：「別瞎聊了；這是大人們發愁的事，咱們快點洗罷，能早點洗就早點罷，省得叫媽惦記。」

蓉蓉沉默地表示同意，她看一看自己荊條筐子裡的衣服只剩下一件了。心裡很鬆散的說道：

「我的就完了。」

一隻長尾巴喜鵲踏着柔軟的柳枝溫暖的叫喊。蓉蓉又不禁打趣着說：

「菊姐，看喜鵲給你報喜來啦。」

「我的用不着報了，」菊子把話說完。又後悔，臉微微紅了一紅，「怕是妹夫就要來了罷。」

喜鵲嘎的長鳴一聲，飛向塘池東面去了。

忽然，一陣的激烈的狗叫傳來。因為這是在青天白日不常發生的事情，立刻引起了她倆的注意。

「聽聽！」蓉蓉撤下最後一件要洗的衣裳，警告她的同伴，以她聰敏的聽覺並且收納到人語嘈雜馬蹄紛亂的聲音，她把身子站起，縷着大道却又瞧得見一團似烟如霧的灰塵從村中屋頂上飛揚起來。她本能地一揪菊子的衣袖：

「我聽這事有些兒怪，大青白日的那來這麼多狗叫。還有人喊馬嘶，我猜準是村兒裡過兵哪。」

「快走？咱們快回去。好在道兒不遠，一跑就到家啦。菊子也把蓉蓉所見的景象觀了一觀，就忙忙拾掇攤好了的洗成的衣服。

「依我想——」聰明的蓉蓉腦子里轉了一轉。「真要是來兵的話，他們一定是從村南來的，我們還要再往村子里跑，可是自己找受罪。」

「可是我們也不能就楞在這兒呀！」

「我說咱們倆甯沒聲兒的往西，順着山溝走，你看那一片瓦房，就是學堂。我們打他那兒穿過去，縷着山道不遠，就到我家了。一到家，讓我爸爸下村探聽探聽，平安無事就回去，好不好？」

菊子雖然還大了三兩歲，却的確缺乏像蓉蓉這般隨機應變的悟性。她祇能如兵士服從長官的指揮似的。各人提着自己的荊籃從叢柳林中泥沼的土地踏過去，更跳下幾尺深的山溝，踢着零碎的碎石，向學校的後門不擇路的走着。漸漸，狗吠聲，人喊馬嘶聲離自己耳邊越越遠，便聽不清晰了。

學校牆外的石橋上，柏生和差役老傅也正專心地眺望和諦聽着。原來柏生在開始放暑假的時期，會隨了他底同學們在城里住了約近一個月的樣子。待到那種酒綠燈紅，金迷紙醉的生活過得厭倦了之後，重新記起山里的溫存，便一輛洋車，又把他受了剝傷的精神與肉體攜回這座山村里來。他原抱着滿腔的熱望，因為他雖然在這里已經教過幾年書，應酬走了幾批學生，却還沒有在這兒度過過一半個暑假，當他見到那些冷冷清清的校舍，同事是一個也沒有；除了三五個以家鄉路遠爲由，請准學校當局准予留宿的學生以外，偌大的庭院，幾十間房屋，祇有看守門戶的聽差老傅陪伴着他。另外還有個學校的事務主任，但他原是在村子裡住有家眷的，每天不過到學校點一個卯，並且不是和柏生同其脾味的人。眼前所接觸到這種種寂寂景象，又使他後悔有此番感情的歸來了。

他當然記起蓉蓉和自己的故事，曾經有這兩次他獨自一人穿山跳澗地採取着小路，走到蕭齋寺下面

平台附近，春春底家的旁邊，自己面向青巒的山峯，縱情地高唱。雖然立即聽到山峯的回響，而衷心所寄的那幾間茅屋，雙扉依舊是緊緊關閉着，不見有一些活動的消息。這時候，又由不得想起一個古人底故事，並且低低吟着：「桃花依舊笑春風」，的詩句。

他時同學生們下下棋，或者拍拍網球，然而總是一個人躺在床上看書的時候多。淘氣的學生看見他一臉深沉不露的容色，就膚淺的問他道：

「吳老師也把太太接來，村子裏賃幾間房子住，像事務主任似的不好嗎？」

柏生總是笑笑說：「我有事務主任那麼大福氣，我底太太還不曉得在那兒呢。」

另一個學生帶着許多不相信的成分又問：

「吳老師多少歲？」

這答案怎樣說出却給柏生一種思慮，因為以他實際的年歲來講，一定有人懷疑將與他的資歷不符了。但這是事實，他不肯在這一一般樸實的少年跟前說謊的。

「我，我還不過二十二歲，比你們大不了許多。」

「呸，吳老師竟這麼年青，可不像呀！」

「我們誰都猜說您已竟差不多有四十歲的樣子了。」

柏生的心頭覺得一苦，沒有答話。

這天吃完午飯後，長夏的倦懶侵來。柏生正一個人靜靜地躺在柔軟的鋼絲床上，低聲誦讀着玉溪生
 的七律：

「——細細長。——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娘處呀——本無郎——」

他好像觸動了一點思鄉的情緒，咬字中不覺帶出浙東地方的土音。門簾一響，比他還高出一頭的事務主任的光腦瓜頂子，幌悠悠地邁進自己的屋裏來。

「柏生」，事務主任的仙鶴脖子，啾啾着，像出了什麼重大事情。「右窩的王校長適纔有電話來說，有一批牛×糖的部下騎兵，被打散了，有沿山向海裏竄的模樣，囑咐我們留神點兒」。

「噫」，柏生的滿懷詩意都給敲碎了。他因為一向與這位事務主任，除了金錢事件之外少有往來，極客氣的從床上坐起，態度彷彿很客。實在的說，他是絲毫沒有這種經驗的。

「事倒不礙事，學校裡除了棹椅板凳，和書籍以外，還有什麼。這些他們不會要的」事務主任完全拿出對付一種書呆子的態度說：「我們又沒有人姑娘小媳婦，幾個學生我都已關照過，暫時上海黨窩全家山園去避一避，那裡是很僻靜的。你也跟他們去罷，留我一個來看家就行啦」。

其實柏生並不是真的害怕。相反的他却以擺在眼前這唾身所未經的體驗加上一種好奇心。他之所以發窘的原故，是肚子裡想法安排辭句，怎樣可以妥當地應付這樣市儈般的人物罷了。

「號房老傅叫他下村兒打聽了沒有」？柏生只想起這麼一句話來說。

「是的。可是村裡照舊場實得很啊」。事務主任越發拿出行軍的韜畧似的方法道：「學校裡眼下連茶爐打雜的一共六個聽差，剛纔我已分頭派往學校周圍眺望着。平不濟，來了一撥兒人叫他們應酬應酬，說好的，湖上壺茶，給幾顆烟捲兒抽抽，打發他們上路也就完事了」。

柏生聽的佩服服務主任這種指揮若定的風度，他不禁連連點頭道：

「我想也沒有什麼事，謝謝你。我一個人怎麼都好辦。只要留校的幾個學生得到安全就行」。

事務主任鎮靜地辭出，走到院子裡還說一句：「萬一的話，學校也有兩桿大槍哪」。

柏生放下書本，想了一想，便踱到號房去找老傅。號房屋裡空空的。他纔走出學校的重門，經過一排可以合抱的老榆樹；從東邊的小門出去，到一座石橋上，却見老傅獨自佇立在牆欄下旁邊，手裏沒有拿着什麼東西。

石橋下面的山溝，一年四季都乾涸着。只有夏季連陰天時節，雨水勾下來山水，會有短時間潺潺的風景。溝裡大石嶙峋，小石孳孳，也有狗尾草地了一類的野生植物在石縫間繁殖着生長。

「吳先生」聽差老傅聽見了後面的足音，回頭一看，招呼着柏生說道：「您不也上李家園子避避去嗎？從這裡下橋，有一條打柴放羊人走的小道，灣灣曲曲就到了」。

「也許是謠言罷」。柏生淡淡說。

「事務主任說是校長來了電話的啊」。

這聽差老實誠懇，不會耍花頭，是一向被先生們試驗準確的，當然也博得了柏生的信任。他微微地笑着說：

「我是隨機應變，要是過路的兵士，就更用不着怕了。聖人不是說過：『饗食帝漿，以及王師』。的嗎」。他不管老傅聽得懂聽不懂，一味苦笑着發揮了自己的牢騷。

「汪——汪——汪——汪汪！」

一群狗的強烈吠音震蕩着他們的耳膜，居高臨下，分外聽得清晰。還夾雜有種種雜遝的聲響。

「哼！他媽的，真來了嗎！」老傅申申而響着。一面催促着柏生說：「您就從這兒下去，到李家園子聽信兒哇。那裏是山晃沓子，准保萬無一失」。

「你不怕嗎？」柏生反問了一句。

「我們當差人不得事，他們都知道是沒有錢的」。老傅的面容整個擱在諦聽上，這話說出似乎沒有經過考慮就來了。

但柏生的身體絲毫沒有轉動的意思。兩人都沉默了相當的長時間。

蔓草間還遺留有昨夜的露水，沒有揮發淨盡，荒寂的山溝中，誠然只印得有牧羊兒和野狗的足跡。蓉蓉和菊子一腳高一腳低走不到百步，兩人的鞋幫上已然沾染了一層潮濕的痕紋了。沙沙的聲響，漸近石橋，漸漸傳入橋上人的耳鼓。何況又是在注意傾聽着的哩。柏生剛向老傅使了個眼色，心裡也飽含着虛驚之時，就發見了蓉蓉和菊子早露在亂石間的身影，他底眼睛雖然有點兒近視，但戴上了合度的鏡子之後，視力却更能超於平常人一倍了。當老傅還在驚疑不定的時候，柏生已然情不自禁地叫了一聲：

「蓉蓉」。

被呼出自己的名字來了，蓉蓉正一隻手腕扯菊子的衣裳的後襟，一面低頭選擇自己的立足點，立刻把兩腳放穩，鬆下那一隻扯着菊子衣襟的手一抬頭，橋上立着的廝熟的臉給她心裡一付安樂劑似的。不覺雙頰又紅暈了。

菊子也聽見了橋上人的呼聲，下意識地回頭看了看她底伴侶。「那是誰呀」？想要這樣問，可是用眼色代替了她的言語。

「快上來」！柏生把適纔腦神經所召集的一切驚恐，憂疑，種種念頭完全拋棄，熱誠地向前走了幾步。說：「你——你們上那兒去了」。

「自流井，跟着我菊姐洗點子衣裳去哪」。蓉蓉也情不自禁地快走了兩步，超越在菊子的前面，用手指了指菊子說。兩個人一壁從橋邊坡經走了上來。

老傅雖然不免懷疑着蓉蓉她們的來歷，也乘着大乘似心腸，熱誠地說着：

「你們是村兒裡頭的吧。什麼時候嘍，還叫你們這樣的大閩女出來洗衣裳」。

「誰有個早知道呢」蓉蓉故作矜持着，看見菊子正努力打量柏生身體各部分，索性不去看他。她直接向老傅說道：

「我們出來時候還好看的哩。是洗着洗着衣裳聽見狗叫得太歡，想這大天白日的，好像還有馬隊的樣子，我們不敢往村裏走，故此抄了小道到您這裡躲一躲的」。

「啊，你們是村裡住家的」？老頭子不善詞令的說。他又回頭恭敬問柏生：「吳先生怎麼認的她們呢」？

蓉蓉乘機把眼睛掃了柏生一下。

「這位蓉姑娘不是村子裡頭的」雖然頗有講書口才的柏生，在這老實聽差跟前，而且自己心中更爲某一種熱情所阻，不免遲遲鈍鈍地說，「先生們幾位也認識她，是給蕭齋寺林先生看管山園子○○○的千金呢，廟峯山亭兒，我買過她底蒲扇手藝是巧極了。這個——」他看了看菊子的大腦片兒，覺得下面沒有話說。

「得啦，你淨給我瞎吹」，第一次蓉蓉對柏生使用了這不客氣的一個字。這一個字彷彿就有「千金」的重量，壓住柏生整個的靈魂。她仍然面向着老傅說了菊子的介紹辭道：

「這是村北王財主，我「雲伯伯」跟前的」。

「難爲你還提把大的籃子，又是這麼多的衣裳，走這麼難走的小道兒」。柏生邊說邊叮視着蓉蓉的足下。「瞧，你們是湯着水過來的嗎」？

「咳」菊子說，「草裏的露水多極了」。

四個人心都彷彿和緩了一點，雖然是四外的真相到底不曉得。無論如何，柏生也把獨自去李家山園的意思打消了。老傅當然不能再勸。「把這兩籃子衣裳放在號房，你們跟吳先生就裏面歇一歇兒去吧」。他說這樣的話後，柏生毅然地在前面帶路。菊子固然有趨避的思想，却見蓉蓉已然大方地移動了她的脚步，也只好默默地追隨在他們身邊，默默地進了學校的旁門。

柏生故意放慢步子，幾乎和蓉蓉並肩而行的樣子，他笑了笑說：

「給你個機會參觀參觀我們的學校啊」。

同時他伸出來一隻壯健的手掌，把蓉蓉臂膊間穿掛着的荊籃一提，提在自己的手上，輕輕的說道：「真沉，你底力氣倒不小呀」。

蓉蓉馴服地靠近了柏生的肩膀。她底身長只及於柏生的肩下前胸部分。帶着一點驕傲氣概的蓉蓉，當在菊子面前，似是顯示了自己的偉大，露出嘴裡的狐羆，歪着頭問道：

「放了假你怎麼還不回去」？

「我家裏也沒有什麼可掛念的人。在山裡住着又清靜又不熱」。柏生回答。

「你底家不在北京嗎」？

「是的。」

三個人走進柏生住的庭院中，蓉蓉和菊子東張西望地看着。院子中央那兩棵天矯拿雲的白皮松樹，

雖然沒口風，也覺察出松針在低徊地發出一種悅耳的輕響。菊子不由得誇獎了說：

「吳先生住在這裡，真是有福的啊！」

「噯，這麼大院子只有你一個人住著嗎？」蓉蓉說。

「放假時同事們都回了家，就剩下我一個人了。平常是各屋都住滿了先生的。」柏生說

「一個人住著真怪害怕的！」

「誰像你們小姑娘，我却害怕什麼呢！」

柏生笑了一笑，蓉蓉却發着嬌痴的樣子，把薄而灣曲的嘴唇撇了一撇。

「我想你們一定走累了吧，去到我底屋裏歇一會兒不好嗎？」他一壁說，一壁上了東屋的台階。

蓉蓉和菊子都跟在後面，柏生掀起竹簾，走進柏生住的屋子，並且不等讓，蓉蓉已然在柏生平常坐著讀書的圈椅上坐下。又叫菊子也在靠窗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她像是已經來過幾次的那麼熟悉。蓉蓉開始細察着這間屋子的布置：首先找到自己眼簾上的是靠牆那滿架的書籍，連桌上也攤擺了一部分。雪白的牆壁上沒有字畫，却有兩張放大的照片。一張像是在妙峯山路上照下來的，有進香的羣衆，有「爬山虎」，還有什麼會列的煙旗，另一張是柏生的半影，眯瞇着眼睛，誰看就像兩誰樂的樣子。獨睡的鐵床上鋪着乾淨的床單，床單上橫躺着一把妙峰山上出售的麥桿編成的團扇。蓉蓉像到了天堂似的，覺得自己的家和這一比，簡直太寒酸了。尤其是那把團扇，使她歡躍的心房加了十倍的跳動着。

柏生也退身坐在自己的床上了。持着團扇的柄向蓉蓉親切地笑道：

「你認識這是自己的東西嗎？」

蓉蓉也匿笑着。又看見那把扇子上密密團團寫一大片黑字，有意地問道：

「你還寫了字在上頭哪。」

「是的，這是一首美麗的小詞，待我念給你聽：『團扇，團扇，美人笑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復商量管絃！絃管，絃管，春草昭陽路斷。』」

蓉蓉儘管張大了眼睛，她當然一點也不了解這些詞句的意義。但她引起一番回憶！是憶起半個月以前自己到「雲伯伯」家時節，路上邂逅着柏生，聽見那種男子的實大聲宏的歌唱，也曾向無涯海水一般，浸透了自己整個的靈魂。現在又碰到了同一個人的誦讀，她只覺得柏生忽輕忽重的嗓音已全然澈底觸動自己的心弦，而引起了無窮的共鳴來了。一時她竟忘記了還有一個菊子在。她的唇和齒的每一小小原子似乎都在顫着說：

「真好聽啊，吳先生。可惜我連自己的名字都認不得，你能教給我嗎？」

柏生爲這種純淨天真所誘惑，覺得三年來已成止水的心田，又給一瓢春雨灌溉了一下。但他究竟與蓉蓉所見，尚有廣狹之不同。他是在都市人海的黑暗面曾經打過滾的人，他已經學了來多少能統制自己情感的能力。當他又觀察到那位陌生的菊子姑娘已彷彿避貓鼠兒似的偏促在椅子的中心時候。

所以他依然僅僅拿一點輕淡地笑答覆了蓉蓉的要求。他不願意太冷淡了菊子，他總想委曲求全。於是他把語鋒一轉說道：

「這位姑娘喝茶不？有現成的呀。」

菊子推遞着，珠兒却不住地看蓉蓉。

「王家我雖然沒有去過，可是也知道是村裡一事的一位。我們學堂裡事務主任，聽他常常講究過的。」柏生處處分散菊子的注意力，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倒不是什麼「先入爲主」的觀念作祟，他底思

想是趨於兩極的：新變就極新，最好成爲時代的未來派；舊變就極舊，所以他對於具有碩果僅存的純粹老型的蓉蓉，不但沒有絲毫厭惡心理，相反却將寄之口愛慕了。他看到菊子，雖一樣是紅襖綠褲，長髮大辮，總覺得這種裝束與她底綽板大脚不甚和諧。遠不如蓉蓉那種風擺楊柳的走路姿勢，要順調得多。陽光影子邁到紗窻的第三節上，菊子有點焦急的說了：「家裏不知怎樣？我們回去不回去呀！」

「對了，吳先生。」蓉蓉也贊同着說，「你們號房裡的那個聽差，能够託他打聽打聽嗎。」

「你們放心好了，我管保沒有事的。假如……」

柏生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碎……碎……兩聲槍響，方向不覺很遠，立刻給蓉蓉和菊子的臉鋪上一層嚴霜的白色。柏生也默然。

「吳先生，」院子裏是老傅的語聲。

柏生急忙打開簾子出去。——

「怎麼樣？」

「村里逃來幾十敗兵，可是沒有騷擾。就是一過兒，有人報告說，他們確確實實地都從蘿蔔地六郎塔一帶翻山向西下去了。」

「兩聲槍響是怎麼回事呢？」柏生又問。

老傅呵呵地笑着。「那是事務主任放的。說爲的是虎虎他們，好叫他們加快跑的呀。」

迸緊了的心弦一下子都鬆懈了。菊子第一個從屋裡出來問：

「村裡都塌實了麼。」

「一點也沒有事哪——」老傅一身是胆的說。

但柏生却主張仍須慎重。他叫老傅站在學校門前大路上守候着。候到有一個從村里買東西回來的人，確確實實地打聽清楚之後，才把蓉蓉和菊子的兩籃衣裳交還她們。

「吳先生，」蓉蓉說話有點退縮的樣子。「你能够送我們回家嗎？我『雲伯伯』知道，要怎樣地感激你呀。」

聰明的蓉蓉，給她尋到一個與自己前途有很大關係的機會了。

十二

暴風雨之後，接着必是一個晴變的好天氣。

北國的初秋：長空的顏色是整個翻新。有時微頭微尾連一絲白雲也沒有。太陽的熱力只餘下白晝間兩三個鐘頭邊和夏天沒有什麼兩樣，一早一晚，人們已經不需要一把扇子。樹上，挂上纍纍成珠，翠玉般的棗子。有些生命力更充實些早熟者，近蒂處紅了一個小圓，透着清涼的颯風；却給侍衛的綠葉巧妙的遮覆着，使小鳥在啄食之前，也需要費一番目力的搜尋呢。蟬底嗚咽的叫聲顯明地衰弱了許多；除非陽光直接晒着牠們，簡直完全停止歌唱的樣子了。代替牠們的，却是更爲小孩所喜愛的蟋蟀蝸蠓之類秋天的音樂師，各處山溝的草叢中，與繁茂豆子瓜地里，不約而同地演奏着一個時代的交響樂。

但翻開舊式的「皇曆」，拿節序說還沒有交白露，距離「大秋」的農忙，還有約半個月的時間，年成雖然不濟，關於收穫的準備，農人們養精蓄銳的精神，却絲毫沒有兩樣。

柏生所在的學校如期地開了學。暑假前送走了一批小猴子，暑假後又來了一批新的。甚至有些年紀更幼稚的學生，和偉大的山偉大的樹林相比較，好像剛離開父母的懷抱樣子。同事中失去了矮子體育

教員，代其位置的却是個比柏生還高出一頭多的人。舊生到了這新來教員的壯健如牛的身體，都暗暗誇獎說，「不愧是教體育的啊。」鐘響，上課；鐘響，下課；鐘響，吃飯；鐘響，睡覺；活人却要聽死物的指揮。柏生又開始營他所自慰說着的，「年年歲歲，年年歲歲，年年歲歲，年年歲歲，年年歲歲，年年歲歲。」的生活了。

過兵的事情很時髦成爲柏生與同事間的談資。一種人固有傳統的誇大性仍舊不可避免，好在並無對證，他把簡單的事實，鋪張揚厲地，展開他文學天才，說得有聲有色，像那篇 Daniel Defoe 的「倫敦大疫記」也被部分地抓了過來。可是關於蓉蓉的事，他有本領藏在肚皮裡，不給別人知道。

暑假中，柏生的同事之一，教理科的章先生結婚了。夫婦兩個受了學校當局的慫恿，託事務主任在村里找到幾間房，開學後就鴛鴦似的搬了來。這件瑣碎的事也給學校同人間的興緻增加了不少。章先生和章太太搬來的頭一天，消息給他們曉得了之後，大家在晚餐桌子旁邊說，說着笑着，議決了下村看新娘子去，並且已有人從幻想中劃定這位尚未見面的章太太，在美麗漂亮上應得的分數。

柏生當然也參加了他們一行列。新來的教員除了高個子體育教員周先生，還有教生物的袁先生。這人也有五十歲樣子，一張胖胖的圓紅臉，鷹鼻鶴眼，好說好笑，像個初進學的老童生。他和柏生住着一面三間屋，有時夜靜更深，還咕咕地笑着，使柏生也莫測高深。他有圍棋的本事，能力却較柏生差了一籌；當他落子尋思不定的時候，一張臉顯得更紅了，也更圓圓的可笑，因爲相鄰的原故，第一次柏生到他屋裡去拜望，兩個人就聊天聊了大半天。這人漸漸吐露出他自己對於色情男女的經驗，使柏生入迷似的傾聽他的演述。甚於引他在深夜夢回時候，不免有「自瀆」的行爲了。

就是在柏生的日記上，也毫不隱瞞地有他這種犯罪的記載。

「明天的早點，又需要加上兩枚鮮雞蛋，想到這，寫到這，眼睛雖沒有鈴子，自己應知也不免於

緞緞然。唉，我底××。」

這兩個××的符號，他覺得自己的日記雖沒有公開發表的一日，也以不寫出爲妙的罷，若是寫出來的話，好像自己的罪惡更加深了似的，他以爲。「爲什麼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可以損傷一個十五六歲歲天真無邪少女的清白呢！」越到星期末或是月底之時，他簡直要自掘其面的懺悔着了。

但他仍是這樣飲鴆地向袁先生不時詢問關於生理智識上的種畜，他偏忽略了這一點：一個年逾命的人，儘管說得天花亂墜，却是有口無心；然而像他這樣年青的人，却無論如何也辦不到。

精神幹練的老校長，却因爲章先生這件事，在同事們高談闊論時候，常常有意無意地說道：

「章先生和章太太是頭一對，這是我們所歡迎的啊，有誰再接再厲地來效尤呢。」

老校長也曉得柏生還在獨身，眼睛就儘管盯在他底身上。

「對啦！『登』而『摩』之。『摩』而『登』之。」老怪物袁先生加油說。「老怪物」是學生公送這新來生物教員的綽號，簡直恰當的很。

麻子臉訓導長翹着兩撇仁丹鬚子說：「我們的太太不敢見人，『改組派』的首領，有多麼難看呀。」

「吳先生爲什麼不結婚？」新來的體育教員周先生說，率直地說。

「他是『曾經滄海難爲水』，兩年前剛到這里來的時候，一兩個禮拜準進一城，給他的愛人去補習功課，三天兩頭，郵差來了，總有花花綠綠的信封遞到他的手裡。可就是：柏生的網球打得太壞，人家送他一個反拍子，他接不着，一怒『去了上海一暑假……』；柏生底老朋友教外國語的黎先生侃侃談起關於柏生過去失意的事情。」

「哈哈，柏生的技術不行囉，那里惹得了人家！」老校長沒等訓導長把話說完，接了一句腔。

「所以，那年暑假他在上海還給我來了一封信，」黎先生望了望柏生慘白的面孔說，「信上說要出家當和尚呢。」……

十三

車夫圓子真是一個怪人。

他已有四十七八近五十歲的年紀。芝麻醬顏色的一張小而窄的臉膛上，粧點着幾粒麻子星兒。一雙左眼的眼皮往上翻，露出一層精赤赤的沙眼型內膜。滿嘴黃板牙齒，一說話就完全呈露出來給人看。他底脊背已然稍微顯出一點兒個瘦樣子，因為營養不足的關係，當他赤背時肋條骨根根像梳齒，彷彿只是一層肉皮兒包着。總而言之，要、瞧見有輛洋車拖在他後面，被人見了，總要說是個乞丐。

他底家，就在學校新安了家室的章先生住著的那條街上，一間黑暗骯髒的草屋，臨街開着低而窄的小門。屋子是漆黑如山洞，後邊還有一塊小小隙地，面積只有屋子的一半大。圓子却利用它養豬養雞，還要勻出地方安置他所有的唯一財產，那輛寶貝洋車。車的殘破程度，彷彿只須一場大雨，能淋倒似的。兩根車把的木質不同，顏色不同；車輪皮帶帶得不可聞交。車箱又極狹窄，使一個胖子不敢大胆地坐下去。當圓子拉起車把走的時候，全身就嘎嘎悠悠地響起來了。

從村裡到北京西直門驗兒，大概有七十里路樣子，普通洋車價錢總在一元左右，但你若去僱圓子的車，頂多八毛錢一行，原因是你需要費較坐別人的車一倍的時間在路上。然而若相隨意觀覽田間風景，坐圓子底車却再好沒有。你坐在車箱中，看他可憐的脊背小山似的凸起來，大步小步，簡直如同一隻懶

驢。圓子並有一種使你不覺厭倦的技術，他一路走，儘管天南海北向你白合，無論城鄉鄉下的事，揀選擇你愛聽的話說。這人偏有這份聰明。

他沒有真實的姓名；作算是有，以一個車夫地位的人，也在人家嘴上掛不長久的。譬如他底同伴「小左」「大洋驢」「瘦猴」一類都僅以綽號著名於時，圓子之所以接受了這個封號，也不外乎這個緣故。但他却和以上幾個人感情都不甚好，原因還不是爲了僱他的車可以少出價錢，而是這人種種性格脾氣，皆好像與人家相離太遠。他有家有室，還有個十二三歲的女兒。那些人都是光棍兒一根苦，獨往獨來。來時便住在後街裡一家專預備給車夫們尋宵的小店。長枕大炕，賺了錢可以推推牌九，押押寶，或者幹些更與身體有害事情；這些，都是圓子眼睛裡看不下去的。

他安分守己的過日子，居然憑了一付車把他賺下幾畝田地來了。但他爲職業所限制，把地都包出去給人家種着。因爲他所要的租價永遠比別人低一些，所以年年都有人搶着向他預約，甚至肯把租金先付給他。

沒有買賣的閒日，他有時上山打些柴草，或在肩頭扛着「糞機子」，各處拾些驢馬的糞便，都集攢在自家小後院裡，到年尾年初拿很低的價錢賣給缺少肥料的地主。

學校中那個老校長，平素有一種從善如流，嫉惡如仇的好風度。雖然對待那些寡廉鮮恥的車夫們，也是常常透露出顏色給他們看。他不知從什麼人口中，聽來了車夫「小左」在患着花柳病消息。趕到他一次爲了學校公事必須進城，特意叫聽差老傅僱好小左的車。小左這傢伙，年青力壯，二十多歲，跑長距離振振有聲。有着一小時跑車二十里路的紀錄。他拉着老校長的時候，更是拚命賣力氣。但這一天却觸了霉頭，自己覺得已經把吃奶的力氣都使了出來，座上的老校長還直頓着腳嫌他跑得慢。累得他出了

透體的大汗。這小伙子過去憑賴兩隻「飛毛腿」，確實紅了一陣。却不免因勝而驕，覺得賺錢既這麼容易，用出也如流水一般，連嫖帶賭，竟把身子淘弄空虛，而且身底下也確在患着不可告人的病症。當小左跑得乏累之餘，忽然內急，想要撘下車把，就踰旁小便的時候，竟意外地遭受了老校長的申斥說，「快拉走！我還有要緊事，趕最後一次的長途車哩！」小左當然曉得校長的烈害，果然得罪了他，這一條道兒自己就不能吃了。他閉氣不出地隱忍。此後就除非事不得已，他不敢再張羅校長的買賣。

然而老校長對於圓子的看待，却是非常優越的。他常常在一般教員跟前提到關於圓子的事情。他說：圓子雖然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低級社會裡的人，可是他底人格敢說比現在××當局日夜以跳舞爲命的高尚得多。他說圓子那種減低價格出售勞力的人，應該是衆人的模範。他並且說圓子頭腦清楚而且斬新，他敢忍受鄉下舊習俗的壓迫，不給自己底女兒纏上腳，只憑這一件小事，似乎應該交付國史館給他立傳才對，他並且這樣幽默地說。

×

×

×

×

翻來覆去大半夜沒有睡好的吳柏生，聽着隔壁袁先生沉悶的鼾聲很生氣。好容易盼到天亮，拾了拾腿，轉動了一下腰肢，便像脫了餅似的酸痛着，起來漱口洗臉，喝了兩杯白開水之後，肚裡還感覺滿滿的，一點用早飯的心思也沒有。看了看秋天的朝陽，和東面緊貼地平線處有一道灰白色的霧障。知道今天一天，仍舊是晴明的好天氣。他心裡尋思了一會，便喚來老傅下村替他僱一部車子，說要去洗澡。好藉天然的礦泉水刺激一下自己疲沓了的身心。

躺在床上又歇了會子，老傅進屋向他說道：

「吳先生，車僱來了。」

「誰的？」他有意無意地問。

「圓子。」老傅簡單的回答。

「唔，又是他！簡直是坐牛車哪。」他微微笑了笑。但話裡並不含有拒絕的意思，順手拿了洗澡應用的毛巾肥皂等物品。

庭院中空寂寂的，人們都被幾分鐘之前敲過的早餐鐘吸引到飯廳裏去了。柏生省去了應該說的酬應的話。

一車子輾過村中的土路，拐一個灣，迤邐沿着山坡而行。快要熟老了的高粱，挺着紫色的穗。黍米以及棉花則垂頭笑着。這些穀類的果實，幾天之後，便將爲牠們底主人所刈割，收到他們底倉廩之中。空氣自然是清新的，且加以水分濃厚的霧氣；浴在裡面的柏生，走了一會，頭腦覺得輕鬆了好些。於是他開始向圓子談話。

「有一位先生住在你們鄰近，還是新搬來的，知道不？」

「不錯，姓章是不是。搬來那天，我就聽見那位章太太了，長得怪俊的。」

圓子底後腦杓兒隔絕了他在前面的醜臉，柏生想了想，就幾乎笑出來。又聽他繼續說道：

「聽說還識文斷字哩。」

「哼，大概是個中學畢業的罷。」

圓子好像把大嘴唏噓一下，嚥了一口唾沫，道：

「這位章先生好造化呀，他在您學堂裡是教甚麼的？」

「算學。」

「嘛，」這下面就引起圓子一番堂堂大議論來了。「這年頭您瞧不濟不是，甚麼事還得動真格的，沒有點本事拿出來就叫不行，大總統也味兒事。鄉下人到處吃虧，吳先生，您猜，吃虧在哪兒哪？……」

他把話稍微頓了一頓，又接下去說：

「就是瞎子不識字要了命的歐！您瞧我沒有兒子，跟前就是一個閨女，今年也十二啦，我寧可一天少喝一碗粥，攢集點兒錢，也得供給她念書；前年已然給她送到村南私塾裏去哪。轉過年還想送到您那學堂裡去，巴結巴結。我前日也跟校長提到了，他很高興地勸我這麼辦，說了一篇大道理，還說決不收我的學費哩。」

老校長的宣傳不是毫無根據的，柏生又問他：

「你底姑娘叫什麼名字？」

「小名叫秀兒，還沒有給她起學名兒呢。我說，求您賞給我們一個名字罷。」

柏生笑笑，說了句客氣的話。

「吳先生，您別客氣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也常拉學生們進城，誰不說您的學問高呢。聽說您還時常長篇大論的作甚麼文章，喝！這擱在前清，就是『秀才』哪！」圓子極練達世故地講了這好些奉承的話。

「你能供給她念書，是再好沒有的事。可是，她裹腳了沒有？」柏生開始做他的心理測驗了。

「沒有。」圓子堅決地說。「一來因為我們是在旗的緣故，二來我也不肯給下一代的姑娘再受這種罪了。不是在城裡也早就時興了嗎？」

「城里是城里的事；你看這兒離城不過六七十里地，我來了兩年多，還很少聽見『旗裝打扮』的姑娘呢。」

「是啊。就是爲了我們秀兒裏脚的事，我還跟我底女人很吵過幾次嘴。我底女人原是漢人，她還主張說女孩子不裹腳將來怕沒人要。她說種地的不能跟城里念書的人比，她說像村北王財主家裡的「菊子」，我們高攀不上的。可是我說，秀兒我就把她當兒子看待了。」

柏生正深深地藉着圓子一番話引入沉思境界裡去：從菊子想到了蓉蓉，從蓉蓉又想到那天所遇見穿着小皮鞋騎自行車的那個富於肉感美的少女。

「你說也叫你女兒念書，倒給我想起一件事情。那一天，就是章先生他們兩口兒從城裡搬來的那一天，好些先生們也去了，像矚新娘子似的，真好笑。還聽說章先生想要僱個老媽子。因爲章太太初來，人生地不熟的。況且章太太那種打扮，剪髮，高跟鞋，到村里去的時候，短不了人家像妖怪似的注意她。健備老媽子好上街買東西，說已經跟學堂里事務主任說要在村子里找一個，——就是小家主兒的姑娘也行。」此刻堵着柏生嗓子眼兒的話是向圓子探問那一個女孩子的來歷，不知怎麼就繞出這樣一個大圈子，還是文不對題。

「老媽子有的是。」圓子慷慨陳辭地，「要是章先生不嫌手脚笨，叫我女人去就行。甚麼錢不錢的，一天有兩頓飯吃就知足了。」

「哈，你過日子太本分了，無怪乎校長在我們面前時常誇獎你。他一點也不嫌你走得慢。」

柏生前喪而後貶的話，使得圓子張口結舌地說：

「是，是。我沒有力氣。再說年紀一到，就任什麼也不用提了。」滿腔的慨歎。

「你今年……」

「到年四十九，您哪！」

「還能賣十年力氣，不能算老呢。」柏生很同情地安慰着說。

「哪裡有哇！您不知過，吃我們這行是養小不養老。再說整年價喝風冒雨的幹，您可聽誰說過，拉洋車的有慶八十的啦！簡直連過六十的都少有。」

「像小左大洋驢他們，如今倒紅得很。」柏生說出這種下流綽號來，自己不禁發笑。

圓子帶着一臉鄙薄的態度說：

「憑甚麼比得上人家，人家正當年哪！嘻嘻！」

「據我看，他們不像你有準頭。將來到像你這樣年紀的時候，一定沒有你這樣日子過，是真。」

「校長也是這麼說。」圓子才舒適地吐着氣說。

柏生把自己所聽來，那天老校長如何如何苛待着小左的一件事對圓子粗粗說了一遍之後，乘着好奇心問道：

「真有這件事沒有？」

「這怎麼假得了！」圓子激動地說，「俗語兒說得好，『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小左他二十幾歲的小夥子，又無家無業，哪兒管得住那股子勁兒哪！」

柏生心裏說，這話簡直同罵我一樣。

「仗着自個兒有像黃牛般的力氣，錢來得太易，就胡花混花起來了，這村里還反不了他們！」直爽的圓子彷彿是一根管子從嘴直通到屁股，一點沒有忌諱地說着。

「村子裡真有這樣的女人嗎？」柏生偽裝不信的口氣。

「哼，還嫌的女人在村裡至少有两打，也是平頭兒趕的呀，白麵都賣四吊八了。」

「是啊！柏生也終於毫無忌憚的說，忘了他自己底身分。」「常聽小左他們嘴裡說着不三不四的外號兒，甚麼「青水杏兒」「洋白麵」「機器麵」的，似乎不是什麼正經人樣子。」

圓子呵呵的笑着說：「先生，這些都是過時的貨了。「青水杏兒」是管家嶺的，早已嫁了人；「洋白麵」也是三十多歲的過水魚，只能零零碎碎打食兒吃了。」

「還有？」柏生的性感火山似的爆發了。

「村南的「小白鞋」「小母驢」她們都住在一条胡同里。「小白鞋」就是把小左迷得連南北都認不清的狐狸精；「小母驢」，啊啊，您單就這個外號兒想想，還不是一宵一宵地給人家騎着嗎！」

「就在你家附近，我也常常瞧見一個穿得挺乾淨，會騎自行車的大閩女，看樣子也不大正徑似的。是不是也……」柏生一下子收轉機鋒，一刀見血地說。

「會騎自行車的……」圓子歪着腦袋想了想。「噢，您說的是一個叫「春燕」的罷，長得撇眉毛大眼睛一笑倆酒坑兒，倒是不醜。她家跟金仙庵岳先生走得挺近乎。有人說，「春燕」跟岳先生還不大清楚，她常常頭天上山，第二天才回來。」

「金仙庵的岳先生？他底太太也在山上住着哪。」柏生記起這個小鼻子小眼睛，上唇頭兩撇小黑鬚，牙齒挺白，戴着深度「托力克」近視鏡，比他底年齡大了一倍的岳先生，他是那廟附近一帶果木園的地主。「這年頭「有錢能使鬼推磨」，沒有錢的窮人，一拉下臉來，什麼醜事做不得，我看岳先生底太太也不是不知道，祇是睜着一隻眼閉着一隻眼罷了。」圓子十分感慨地說。

「岳先生在村裡還開着買賣哪，是不是？」

「是啊！反正他有的是錢。在村裡還放了許多的賬，也是安家給他經手。」

柏生已經從這直爽人嘴裏得知許多事情，這些若給它消化淨盡，也需要一個相當時間。於是他開始沉默，從袋裏掏出一枝「美麗牌」劃起火柴吸着。

十四

「蓉蓉」又在她「雲伯伯」家裡住了有半個月，就到了收穫的季節。「雲伯伯」的健康，十停已然恢復了八停；菊子的婚期，則「雲伯伯」業經寫信給那頭兒說，「大秋」不得空，索性到年底下再辦罷；這樣延緩了日期。從種種方面看，「蓉蓉」也沒有留戀的必要了。

學校和「雲伯伯」家距離不過半里多路，每天早晨黃昏兩遍鐘聲，總是一次也不能逃避地碰到「蓉蓉」的耳膜上。她每次一聽見這鐘的沉重的聲音，便給引入一層深邃的玄想里去。如果她正在工作，便立時停止了一會。她所思索的頂點，無須乎說得，當然是那天洗衣時「虛驚」的一幕。吳柏生的影子，漸漸像膠粘在自己的腦膜上，怎樣也擺脫不掉。並且聯想到她底「菊子」姐姐的對象，彷彿聽母親曾經說過，就是個念書的人，兩個對相對看才辨成的。如果有這麼一天，我同柏生也……想到這裡，她不禁面紅耳熱起來了。

吳柏生親自送蓉蓉菊子回家的那天晚上，當着「雲伯伯」陪柏生吃飯的時候，她如菊子都避在裡間屋去了。菊子心裡坦然之極，蓉蓉則時時在留神他們的講話。她聽到「雲大媽媽」絮絮問，柏生的身世，心里更起了一層矛盾的思想。想要聽下去又不想要聽下去，渾身都覺得僂促不安起來。直到外間屋中的主客，把話題越說越遠，由種地談到教書，末後客人和露地告辭「雲伯伯」派了一名長工要送柏生

回學校去了，她才掀起簾子出來。

這以後幾天，她更非常留神「雲伯伯」和「雲大姆媽」對她所講的話，她是想把自己的理想建築在他們的談話上。

經過幾天搜求的結果，蓉蓉覺得自己是失敗了。這仁慈的二老不會猜到自己的心曲，並且沒有理由就管理他們家人以外種種不相干的事情。

她想了幾日，仍舊採取了迂迴着向「菊子」採消息的方法。但她又得顧慮到：假若自己的事給「菊子」明白了，竟爽直地告訴於「雲伯伯」兩口兒之前，將要發生怎樣的結果，所以躊躇又躊躇，幾次時話，漾到嗓子眼兒上，却仍然又給擠下肚里去了。

她苦悶到程度日深一日。最後，抱着「自己的夢自己做」的決心，婉轉地向他底「雲伯伯」告別，獨自回家去了。

歸途，她採取着那天從自流井到學校去的小徑。隨身仍舊帶了來時那件小包袱，另外却多了十個雞蛋，是雲大姆媽送她算做酬謝的。自己蹣跚獨行着，是用了中常的速度，低下頭把眼睛注視着自己的脚尖那樣前進的。似乎連一個小小虫蟻都極留心地不肯踏了牠們。有時經過兩面都是種植着高桿農作物的阡陌之間，聽風吹葉子沙沙的響，又因農作物種得距離極近，裏面似乎可以隱蔽一個人的身體。蓉蓉底過敏的神經一想到這里，便平空引起一層恐怖：假若柏生真要藏在裡面，出其不意跳了出來呢！

忽然抬頭一望，那座大理石色的石橋又赫然呈現在自己的眼前，不由得心裡更怔忡了一會。石橋懸架于兩面的壁堤之上，此刻空寂寂連一個人也沒有。

蓉蓉順着學校的後牆一步升高一步向山的路徑走去，牆里不遠就是教室，她雖然不知道「教室」

是什麼東西，但各個教室中此刻正在上著課，書聲和教員的講解聲，音韻琅琅，傳入橋上人的耳中，自然是不能避免的。這些雖然雜亂不清，可是照樣有著巨大的無形吸引力，纏住了蓉蓉的兩隻腳。她終於停止了前進，背脊倚著陰冷的石牆，把一隻手指抵緊她底門齒，出神似地諦聽著。其實，她能聽得懂什麼呢。

遠度的書聲已經這樣地逼緊蓉蓉的心絃，不意就在她頭頂上的樹葉間，其時又飛落了一隻小鳥；這鳥，似乎沒有看到樹下面的蓉蓉，大胆地嗚叫一聲，才引起她底驚覺。這是一株柿樹，因為節序還沒有交霜降，蔓蔓柿實個子既沒有長得够分，顏色也依然碧綠着。蓉蓉無意地揚起她底右臂試了試，指尖距離那結得最低的三個柿子，不過一尺餘光景。這事實促成蓉蓉新生了一個算非的念頭。她想起媽媽說過，「柿子是吉利的，是『事事如意』的意思。」她又想了想，便把小包袱放下，試蹬着石牆的縫隙，很可駐足。更用手攀着柿的嫩枝，身體升到石橋的一半高度，便極省力地把那三個柿子連結帶柄一齊攜下來了。把握在自己的手裡，那三枚橢圓形的東西，上面還微微敷着一層淡白的霜華似的。……

牆裏除却書聲之外，忽地夾雜了一種聒耳的燥音，還有開門關門似的響動，原來是到下課的時間了。這里，石牆上面，露出蓉蓉的半個清水臉兒。她隔着密密的柿樹底葉，聽見從一座大而講究的屋子，玻璃門開處，先走出一個半老的教書先生，過去似乎不會見過。在他手上拿着有幾本洋書，還有小小一具鐵盒，他手指上白白的蘸着一層白粉樣子。隨在他後面出來了絡繹不絕的同蓉蓉年紀差不多的男學生；有說的，有笑的，有嘴里打着胡哨的。四散開來，有的好像發覺了自己而向這方面踱了過來。於是她趕緊把臉整個的給石牆藏匿着，奪路繼續前進。

到了自己的家，被母親詢問着種種害怕伯家裏的事情，同時也得知了山上種種事情。蓉蓉看見爸爸不在家裏，又給她叫起來，雲伯伯租地的說話，便先乘機向母親抖露出自己的意見道：

「今年麥秋太壞，他們家里看樣子也鬧着饑荒哩。爸爸租着人家的地，我看明年可得另說呀！」

蓉蓉母親對於一個僅僅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剛出門不幾日，就懂得這許多世故人情的道理，覺得又愛又喜。就把手裏的活計放下來說道：

「是呵！難得你也瞧得出來，還是出去闖練闖練好得多不是。再說，今年老天爺偏巧先旱後澇，村東村南那些窪地都喝了湯，連三成年景也不够。倒是你爸爸租的那五畝地，受了地甚高的好處。可是，這真不是長法。你沒在家的時節，大概就是大前天罷，王二楞子和顧五麻子一班人來了，和你爸爸閒聊着。說金仙庵的岳先生要開什麼農場，要養雞養豬養羊，種大批的樹，說要長年僱人哩。三個人商量要託人去辦試一試。我想，你安家家大姨夫和金仙庵的岳先生素常素往過得挺近乎，既然有這條道兒，爲什麼不去碰碰哪，是我教給他一片話，叫他上安家去了。」

一段話給蓉蓉由無意引到有意，連帶着把好些日子以前，雲大姆媽講說關於她、春燕姐姐的話也兜頭翻翻上來。她頗後悔自己出離王家時竟那麼荒促，她覺得應當藉一個機會從村里一過，找找春燕小玲她們說說話兒，探問探問到底這隻罔葫蘆里裝的是什麼藥。可是不知怎麼一岔就岔過去了。現在當着母親，爸爸又在跟前。蓉蓉因爲從小沒有挨肩膀兒的姐妹兄弟，雖然生在鄉農人家，也是驕生慣養大了的。她把營了好多日的話頭兒一古腦子全傾吐出來：

「媽，您提說我安家家大姨兒來倒給我想起一件事。雲大姆媽告訴我，不讓我同她們的菊子找安家的「春燕」姐一塊兒洗衣裳，說春燕姐整天打扮得妖里妖氣，簡直不像個在家門兒的人閨女了。後來我一下問，他可就不「啦。您想這……」

蓉蓉母親沒等她說完就攔住道：「哎呀，我多會下山來着。你這話不是『丈二的和尚』，叫我摸

不着頭腦！」作媽媽的心里這麼猜疑着，這裡面大概隱藏着什麼不光明的故事。但她們自從住在山坡上以來，除了逢年趕節，村裏彷彿已然同她隔絕為另一天地樣子，女兒所發出來的問題叫她真無法答覆。但這聰明的中年婦人，却能够倚仗自己的經驗，並默察一番女兒的容色，曉得在蓉蓉的身體上既然多加了一點東西，而試探着有種種人生的要求自然也是不可免。她想了一想便對蓉蓉說道：

「你春燕姐姐好喜打扮我是曉得的。我想太離奇出圈兒的事情總不會有，你安家大姨兒的家教很嚴哪。」

「哦哦！」蓉蓉不甚滿意地吐出兩個無可如何的字眼。

晚上，小屋裏燃着一盞鬼火似的豆油燈。蓉蓉和她底母親，都挨緊炕沿盤腿坐着。蓉蓉的父親從村裡回來，剛吃完晚飯，照例不憚煩地吸着他底旱烟袋，坐在屋門旁邊的矮檯上。閒談着。是他頭一個打破了沉寂說：

「我說，蓉兒，你菊子的喜事幾時辦，你雲伯伯可吐出口語來沒有哇？」

「說得過了大秋，地里都拾掇完了才辦哪。」蓉蓉說。

她又說點點頭，朝自己的女人又道：

「那我們隨個份子還來得及。我瞧老爺再給兩天好天氣的話，咱們莫如趕早兒，把五畝地緊着收割了，昨兒我瞧，老玉米已經抱了尖兒，快啦。忙着把糧食存下過冬的，糶出去。人家話雖那麼說，咱們也得存着良心幹。多少總得給點兒租錢，是不是！」

蓉蓉母親不假思索地回答說：「這是什麼話哪。好兒換好兒，何況咱們蓉兒不理怎樣幫人家做活罷

，也白白地吃了人家這麼些日子的糧食。人家總算不錯。噯，可是我問你，那事兒怎麼樣啊。」

這謙遜的老實人搓了搓手掌，嘴裡噴出一口綠色的烟霧說：

「大概行得了。可是大批的工，什麼砌牆哪，栽樹哪，開水道哪，說總要明年春天才動手哩。噯，人家老老小小的現在可揚氣得很。本來嘛，巴結上閻王爺啦嗎。」他搖着自己的腦袋，像做一種驕傲的表演。

「你——你又嘴敞不是。八字兒還沒有一撇兒呢。」蓉蓉底母親一撇小嘴，瞞怨着。

「媽——咱們這兒有幾個閻王爺呀？」蓉蓉從前聽她母親說過，柏生所在的學校，因為勢力大，錢財多，沒人敢惹，所以在村里有著閻王殿的稱號。她此刻故意講了這麼一句俏皮話兒。

蓉蓉母親把眼皮翻了翻，她爸爸同時也在他嘴角邊掛上罕見的笑容。

「你不知道，金仙庵的岳先生和學堂里先生都是一事，故此你爸爸這麼稱呼他。」蓉蓉母親向女兒解釋說。

「怎麼不是閻王爺，滿村放着閻王賬，二分五的利錢，還有幾筆是安家經營的呢。」蓉蓉父親毫無懼色地說。

「那是人家的能耐！」蓉蓉母親斬釘截鐵地說。

幾乎成了通例：每回這兩口兒拌嘴或是爭論什麼問題，永遠是女人佔上風，男的終于沉默。這回雖仍舊如此，却給蓉蓉答了一句重要的腔兒：

「爸爸」，您今兒去的時候，瞧見了我「春燕」姐姐沒有哇？」

「噯，」 麼個工夫，蓉蓉底父親嚙了一口吐沫。「怎麼沒有！人家有的是錢，穿章兒打扮咱們哪

兒比得上。就拿她腳底下穿的那雙小皮鞋兒說，亮晶晶的，少說也值三兩塊錢。」

蓉蓉母女聽到這些羨妬的話不約而同都連連眨了眨她們的眼睛，並且眼睛交換一種近似虛榮心的光線。

「還聽說，」蓉蓉父親顯然對她們這種特殊的表情未加注意，繼續說道：「岳先生想在村子老爺廟對過的菜園子那裡，開個織布工廠什麼的哪。」

「早就有這個事，不是春天就說着說嗎？」蓉蓉母女一齊道。

「不，這回是改良的。說有個學堂里頭什麼先生的太太，新近兩口兒起城里搬來住了。有學堂裏管事的跟老岳說合，給這位太太接着辦，外帶教點兒洋書，也學打算盤，春燕小玲都虎着這們子心事呢。」

舊事重提似的，這話也攪起了蓉蓉止水似的心境。

「爸爸，趕忙過大秋，您也讓我學學好不好？」

「噫，——」作爸爸的彷彿要跟女兒開玩笑。上山下山的，好幾里地哪，跑大了腳怎麼辦？」

「您瞧瞧，哪兒就——」蓉蓉紅着臉兒沒有說下去。

作媽媽的處處總是偏向着女兒，何況她跟又連個兒子也沒有，蓉蓉底母親天生的脾氣好動不好靜，這幾年間在山裡使她沒有地方施展自己的神通。丈夫偏又是個三拳打不透的蠢東西，剛才把蓉蓉父女兩個所講的話混在一起參了參，她以為春燕她們家里那種隨機處世的才幹確乎值得自己衷心的佩服，頗想也叫自己的女兒跟她們拉拉近，活動活動，她覺得一定會比這蠢東西有出息得多了。打定了這個主意，蓉蓉母親從中攔住蓉蓉的話道：

「你別攔她，過了大秋，地裡沒事，何不多學一份兒手藝哪。再說你也得給人家做長工去，王家的

地，難道說明年還指望着不成。」

用不着反覆陳說，祇這三言兩語，就給蓉蓉父親逼得張口結舌，儘管笑瞇瞇地吸他的旱煙了。

十五

秋光老了。

田野間展開一片平曠，高粱玉蜀黍一類高秆植物被刈割之後，只餘下一枚尺許高斜尖形的根幹，像刀山劍林似的擺佈着。蕎麥地裏一片白花開得正在茂盛，是深秋隴上唯一的景緻。此時，爬山虎兒的生意還要興旺一陣，裝載了大城里閩人的公子哥兒小姐等等都市中的消費者，沿山坡兜兜圈子，賞玩所謂「紅葉」的一種東西。紅葉這里不僅僅就是普通的楓樹而已，大部分却是柿樹的葉子。它經過霜威的侵伐，也變做一色的緋緋，像剛從血的缸裡打了個滾兒出來。黃金色的柿實，纍纍垂垂。若再經過幾場蒙蒙風，則葉兒零落殆盡。只餘柿實點綴枯枝，像懸掛着千百盞錦燈籠一樣。這時也出現了打柿的人，總是一撥兒三個，一人手持綁着鐵刃尖鈎的竹竿，採升樹抄；二人分持一方長巾的各一角。趨向竿頭着處，嘎巴一聲，柿實有時連葉飄墜，墜於那二人所持方巾之上，便不會跌損，以致於蝕了本錢。

一來復以來，蓉蓉父親都在伙同王二楞子顧五麻子這兩個入，去金仙庵附近的山坡上，幹着這種摘柿的工作。這些柿樹約有數百株，盡是岳先生的產業。每天蓉蓉底父親持着長竿回家，腰帶間總短不了三五個晶明可愛毫無瑕疵的蓋柿，分給蓉蓉母女吃着。「這是好東西呀，不但解飽，而且能够暖肚的。當吃得滿嘴猗州那流露着黃黃的柿漿之時，蓉蓉底父親這樣喜孜孜的說着。

蓉蓉的上學問題，既有她母親強力的後援，已然順利地解決了。校址是在村東入口處一座關帝廟對

過，茶園子旁邊的四合瓦房里，一如蓉蓉父親從安家所聽來的消息。校長就是柏生學校中教理科的章先生，他實際上不負什麼責任，一切皆由他底太太經管着。

舊曆的九月底十月初樣子，這學校正式開學了。在開學的前幾天，蓉蓉到安家去和春燕小玲聯絡了一下。舊雨重逢，免不掉有一番瑣碎的客套話。蓉蓉在安家吃完了午飯之後，商量停妥同春燕小玲一塊兒先去拜望老師。另外又相識了一個新同學，就是車夫園子家裏的秀兒。

四個人一路走着，臉上都披滿了喜容，與滿街一種深秋的嚴肅氣象，形成爲南北極似的對比。無形之中春燕彷彿一個領袖樣子，屬她物質上的營養最足，白胖的粉臉上今天還擦着一些勻淨的胭脂。晶然有光的髮辮，鬢邊還戴了一朵小巧的綾製菊花，映襯得分、顯着俏麗了。她穿着一件還沒有下過水的雪青色夾袍，長可覆足，袖管一直遮到手腕處。腳上那雙織穿的小皮鞋，鞋尖還綴着一粒料製的假珠子。其餘一個人都不過是家常裝束，只有秀兒的一件以製毛藍套褂，扣着了一雙紫花的布鞋，又樸素又花俏，感到不甚諧和似的。

十字街口，五道廟廊廡下常年擺攤賣瓜子花生和低賤水果的車老，賣炸豆腐的劉四，還有兩三個洋車夫打扮的人正聚在小攤前面太陽地里晒暖兒，打哈哈。春燕她們從這些人面前經過時，蝴蝶似的，立刻引起他們的注意了。這個向那個一努嘴，那個就把眼皮一眨，另外一個更一嘴唇碰嘴唇，低聲擠出一個「瞧！」字兒出來。

「誰家的小秦椒？」一個車夫樣兒的，話里含着色情的意味說：「我要扛起車把來的話，得先把她鼻尖兒擰在手里要一要喲！」

「哈哈。」

蓉蓉她們怕沒聲兒地忙忙踱了過去，後面還有消息靈通的人物繼續說道：

「金仙庵老岳要開織布工廠啦，收了二三十個男孩子女孩子，剛才過去的準是這麼檔子事。那頂頭一個就是老岳的狗腿子安家排大的閨女，聽說她和老岳有兩下子。」

「噢，閻半夫趕情是個破貨呀。」

「你瞧她那打扮兒，眼皮兒媚媚氣的，不是吃過好東西能够那樣嗎。」

擺攤的車老，他底「人中」上的黑而濃的鬍鬚一扎殺，鼻子裏哼了一聲。

「小左呢，這傢伙此刻又在那兒泡着啦，讓他瞧瞧也過癮，省得花十吊錢去鑽『小白鞋』的臭烘烘了。」

「這傢伙不幹便罷，幹上真會把吃奶的氣力都使出來。我看他近來也太開得不像，前兒個送『黃瓜園』的兩個學生進城，剛跑出十里地這傢伙把汗褂兒塌透，沒有到『太子府』他就跟人家『廣』（洋車夫互換行程的一種術語。）啦。」

不題眾人談話。蓉蓉隨着春燕走出好幾十步以外，才聽她氣憤憤的說了一句話：「這般混帳東西，真缺德透哪。」

「怎麼說？姐姐。」蓉蓉接聲說。

「嗨，你剛才沒有聽他們嚷嚷『小秦椒』的話嗎？够多麼嘴損。」春燕紅撲撲的臉上再找補一句說「真缺德透哪。」

「什麼是『小秦椒』，姐姐能告訴我們不能？」秀兒好奇地問道。

「你不知道啊，」春燕說，看了看秀兒；眼鋒兒一轉，又瞧了瞧蓉蓉。「就不知道罷。」

「真乾。」小玲抿着嘴兒樂。

春燕又和蓉蓉咬了咬耳朵，「等明兒偷偷地告訴你。」

「好話不肯人；背人沒好話。」小玲也有點吃醋的意味。

「沒關係。」春燕一撇小嘴，那隻手拍了拍蓉蓉的肩膀說。「沒關係」是「沒關係」的訛音，她嘴裡新學的名詞兒還沒有用熟哪。

蓉蓉真不曉得春燕倒底賣的是什麼鹵子。秀兒不必說，新認識的；連小玲這麼親近都要瞞着，却單獨對自己一個擺出這種友誼的態度，使她在高度的懷疑之中又有點兒歡喜。同時拿她玻璃水晶似的心眼兒一測摸，這話的背後未始不蘊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在。早先雲大姆媽所講，對於春燕種種的譏評，現在就彷彿已然點起爆竹的信子，或者不久也許中途而息，但大半是要忽然爆發的了。

蓉蓉把許多思想構成的許多話都藏在肚里，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其他三個人也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

身軀矮胖，面色黧黑的校長章先生，穿着樸素的短裝，便鞋布襪，捲袖露肘，正手持一具雞毛撢拂拭教室中桌椅上的灰塵。章太太蓬鬆着如雲的頭髮，頰輔間新塗了只有大都會裡才有的黃色胭脂，身穿紫紅色絨袍，長腰白絲襪，藕荷色繡花粉緞鞋，還完全是一位新嫁娘的裝束，跟着布置章先生已經擦乾淨了的桌上種種陳設。兩個人臉上都帶着南面王似的神氣。

太陽光從門的開口處擠進一方格子鋪在方磚地上，雪白的壁間懸着一幅八寸放大的菊花照片，右邊題着「黃華霜影」四個字，左下邊題着「吳柏生持贈」五個小字。此外都空閒着。承塵的一角還下

垂着尺許長一縷漏網的蜘蛛絲，微微遊走，宛如流蘇一般。

大門外稍有幾聲剝啄的音響，章先生停止了底底拂拭工作，雞毛撢却依然持在手裡，沉重的足音從屋裡騰騰地展到小小的庭院。

開開門，春燕蓉蓉四個人成一排站在面前，他只在金仙庵老岳那裡，看見過春燕一面，現在還印記着那幾句介紹的詞語：

「她叫安春燕，您的未來的學生，就叫她做大學長罷。」岳先生又指一指坐在太師椅上的章先生說：「這就是你們的章校長。」春燕紅郁都臉兒偏促着，向他鞠着九十度的深躬。

「校長，」春燕笑吟吟地，「我又給您招了三個學生來了。」

「好好，」雄健的聲音從章先生的丹田發了出來，「進來罷。」

蓉蓉小玲秀兒三個挨次走進大門，來到小小庭院中。初接觸着一個陌生地方，各人都不免有些板滯，覺得手與脚好像找不到妥貼地方安放的样子。暫時皆沈默着不言語。蓉蓉看見這院裡的北房三間，高台階，房椽和立柱都是新油飾的，光線很是充足。西房兩間的玻璃窗上有白布帘遮覆着，心裡想這大概爲校長和他底太太的臥室罷。果然，章太太從北房台階緩步走了下來，細膩的皮膚上掛着一臉笑容。章先生也笑着說道：

「學生來拜望老師來了。」

春燕在前，蓉蓉三個在後，同時向章太太鞠躬。這種過去從來沒有施展的新式禮法，還是在沒來以前，給春燕訓導成功的，姿式都不很自然。

「這頂大的就是安春燕，我跟你提過罷。」章先生向他底太太說。

「噢，」章太太很注意地把春燕和蓉蓉伶仃的小脚看了一眼，看得蓉蓉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了。

「還沒有布置十分好呢。」章太太嬌脆的語音，像春天的黃鶯。「昨天岳先生才把『平民千字課』送過二十本來，答應給的一架織布機器和四具紡線的車子說還要兩個禮拜才能够運到哪。開學之後，就先念『千字課』罷。」

「是，是。」春燕蓉蓉幾個人齊聲回答。

「進來，看看咱們的教室。」章太太一邊說着，一邊撤回一步，右腳登上了台階。

蓉蓉看見這所謂「教室」的中間，擺着兩排長方桌和板凳，一例新製，淨無纖塵。另一壁上懸着塊黑色的木板，約有二三尺見方，不曉得是做什麼用的。她底眼光再一瞬時，接觸到某一個目的物，她底神經整個都被騷動了，像觸了電似的，就是那幅放大的八寸菊花照片。她清楚地記得，這張照片曾經在那次避匪劫時，在柏生的房子裡看見過。她下意識地更把長的睫毛用力眨了幾眨，覺得仍舊是分毫不差畫面上隱約的有字，這她却認不得。她着了迷似的呆呆立着，直到一隻手被章太太握起，才驀地恢復了自己的知覺。

「喂，你叫什麼名字？」

低垂着頸子，好半天才答出兩個字：「蓉蓉。」

「十幾啦，今年？章太太露出一嘴燦白如玉整齊如編貝似的牙齒。蓉蓉覺得握住自己底手的那隻手，柔軟得和棉花團兒一樣，不禁又回憶起蕭齋寺林小姐的一番友誼。

「十六。」

她耳朵旁邊聽見章校長說出一句自己不十分懂的話：

「發育得真好。」

小玲和秀兒雖然還保守着沉默，春燕却問這問那，刺刺不休。不知道這份處世待人的本事，是幾時給她學會的。蓉蓉確實在衷心地佩服着。

從工廠里向校長老師辭別出來時，四個人手裡都多了一件東西，一本薄薄的千字課。向着西斜的日影，春燕又把她自己的話匣子開開了：

「你們瞧，咱們老師長得够多漂亮。她還是新娘子哪。瞧那校長，車轆轆似的一個人，竟有這麼大福氣。」

「真的，燕姐，我還不明白啦。那個校長開門時就認識你，你們是在那兒見過怎麼着？」蓉蓉問。

「我——嚶，告訴你們也沒有關係。那天我同我娘上金仙庵，（她是瞧手去的，岳太太還會治病哪。）趕巧咱們校長也在那兒，跟老岳商量立工廠招學生的事。老岳還說，等明兒開了班，我就是大學長，你們都聽我的調動。」春燕顯露極老練的神氣，這樣「剛柔相濟」的說。

你瞧你張口老岳，閉口老岳的，真不客氣哩。——這也是沒「關係」的說。

蓉蓉故意摹仿着春燕的口吻，旁邊兩個幫腔的小玲和秀兒也不禁呵呵地笑了。

春燕把靈活的眼子向蓉蓉打量個澈頭澈尾，忽然改變做一種尷尬的態度說：

「缺德的，我不跟你們說話了。」

又回到十字路口那座小小五道廟前，秀兒說了「明兒見」一句道別的話，就轉入一條窄陋的小巷——那里就是車夫闖子的家。一間小小的灰棚。蓉蓉看看天色，也打退了去春燕家里再休息一會兒的預定，正也想依樣葫蘆說「明兒見」，話還沒有出口呢，那一隻左臂已然被春燕用手扯緊，同時聽她指揮小玲

說，「你先走一步，我同你蓉蓉姐還有句話說哩。」粘液質的小玲，只鼻子里哼了一聲，就分道揚鞭的去了。

蓉蓉看見春燕的這種作爲，用意似乎已經看透了三分。她可故意地催促着，並且覺得說出之後也不會給小玲聽到了，就說：

「姐姐，什麼話？快點說罷！小玲沒有這麼長耳朵的。」

「討厭。」春燕假裝着正經。「我冤你哪，沒有什麼話喲。」

「不行，騙人。」蓉蓉僞噴着。

「實話告訴你，明兒早上你在家等着，我找你咱們一塊兒上金仙庵替你爸爸摘柿子罷。」春燕一本正經的說中夾着笑意。

「不信，一定還有別的話。」蓉蓉已經被春燕這種若即若離的態度逗出許多過去沒能解決的事情，她抓住了春燕什麼短處似的，一點也不放鬆地說。

「既要聽，遞過耳朵來。」湊着蓉蓉一灣腰，春燕給她個冷不防，撒脫了蓉蓉的手，小皮鞋踏着石板地面科的急響了一陣，她也鑽進那條小巷裡去了。

十七

春光如海，

春山如黛，

春水綠於苔。

白雲，

快飛開！

獻出一個新鮮的，美麗的世界。

風，

小心一點吹——

不要把花吹壞。

現在：

桃花正開

李花也正開。

園裡園外，

萬紫千紅一齊開

春又來了，這樣的和婉而明朗的歌聲，在學校各個角落里散布着快樂的種子。

蓉蓉的家裡，比較去年也多了點兒生氣，作父親的工作特別忙碌，沿着金仙庵山道兩邊，新種植的兩行密密的德國槐樹，都已茁長出錢大的葉子，這就是他的成績。自從菊子嫁到城中以後，他便把王家的幾畝山地一總兒歸還了，另外還扛去兩口袋「棒子」（即玉蜀黍，又俗呼老玉米。）算做謝儀，自己一心一德地陪着老岳過他安然的的日子，做母親的更與春燕家來往頻繁，十年多沒有笑絲兒的臉上，在嘴角邊也掛着彎曲的紋理，並且時常母女兩個一談就談到半夜。父親看見自己女兒新上身的夾袍，新上腳的紫花鞋，有一次漫然的問了這麼一句，「上工廠還沒有半年，學了手藝就能掙這麼多的錢嗎？」沒有

等蓉蓉赧然的答話，母親就坡下驢地戳了一指頭道：「是啊，學會了織布是不能白幹的。此刻就是沒了你這塊料，我們娘兒倆也會餓不死咧。」而那拙口笨腮的農人聽了，祇有唯唯苦笑而已。

蓉蓉伸出兩隻手，迎接她十七歲的新春。自從母親歡歡喜喜地應允了自己和柏生的親事之後，在她底小小腦系上，早開放了一朶理想的花朶，她把它培養得那麼璀璨，那麼溫柔，無間晝夜地做着瑰奇美麗的夢，却有時因為構想得太深遠了，常常半夜給一種空變的幻境所驚醒，並且不辨真假的嘔吐哭着。愚魯的父親那裏認得清女兒的幽怨，還以為鬧着病呢；但十有九回是在第二天早晨，蓉蓉如常地起來梳頭洗臉上工廠，後來也就不再說話了，蓉蓉有話只是向她底母親跟前自由的傾訴着；她早出晚歸，午飯是在春燕家吃的，春燕則自打管好了蓉蓉和柏生的事情，待蓉蓉簡直同自己的親胞妹一樣，把小玲反而看遠了許多。在工廠裡，季燕雖傲然被寵居於學長的地位，但功課和手藝，總要讓蓉蓉佔了先籌，她却計較這個，一班裏連男帶女二十幾個學生，祇有春燕和蓉蓉兩個，整天「花蝴蝶」似的，跑着叫着；章太太永遠堆着一臉笑，不去斥責她們。

一天，秀兒和春燕爲了爭踏一具紡車的緣故，從打牙瀾嘴而口角了起來。春燕倚仗自己的靠山，首先撒村的罵着這樣不堪入耳的話語：

「小賤貨，一百輩子拉洋車的東西。白天拉，晚上可讓人家推着。」

不管秀兒的脾氣多麼懦，泥人也有個土性兒；被春燕嘮嘮叨叨地八輩五海罵，肝火也衝上她的臉，便放大了聲音抖露出春燕的弱點說：

「哼，你罵人，好！自己也不照照鏡子，是塊什麼料奏的。」

「好說你是什麼料奏的。」春燕不依不饒地說了一句，更把身子向前湊近了一些。

正在織布機上念着「四四二飛」歌訣的蓉蓉趕快跳下機來，走過先用手一拉春燕的膀子，道：

「姐姐，別吵，犯不上。」

「對啦，犯不上。留着你們的力氣給「黃瓜園」的先生們使去罷。噓噓。」

這句話真如火上澆油一般，不單是蓉蓉春燕都緋紅了兩張臉，其他不相干的學生也一齊很注目於她們三個角色，念着千字課的放下了自己的書本，算着簡單「小九九」的也擱下他們的算盤了。

「哈……哈……」一知半解的兒童跟着起鬨。

「別吵，老岳的尖兒你們惹得起嗎？」一室的糟雜，這句有力量的話不知是從誰嘴里發出來的。

春燕曉得衆怒難犯，同時又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前途竟是荊棘叢生的樣子，順着蓉蓉一扯她的肩膀，便退回到自己的桌椅上，屋屋地抽噎起來。

秀兒倒爲了難，這衝突的原動力並不是她；但事實上竟有許多人給她間接的鳴不平，以她微薄的後援來看，真是出乎她意料以外的。一方面覺得滿足，一方面覺得害怕，女人的幕僚的心理又是很強烈的，她的心一酸，也就幽幽地哭起來了。

兩個人不停歇的哭着，小玲和蓉蓉都爬在春燕的肩頭解勸，秀兒這裡却無一個人。

等到她們底老師——章太太吃完了午飯過來時，這一齣小小的喜劇好像已經閉了幕，殘留的只是主角眼睛周圍各自多了一付紅圈。聽見門外的脚步響一步一步地近了，蓉蓉先衝小玲一努嘴，又拉了拉春燕的衣角。大家見了章太太依然不改舊家風似的甜蜜蜜地樣兒，鮮紅的嘴唇上好像還沾着有肉菜的油跡未曾拭淨。

「老師，我不念了。」春燕一陣風立了起來，鼓着嘴如同五月裡的蛤蟆。

「怎麼啦，春燕？」章太太兩隻手都插到夾袍的暗兜裡去，那大夾袍稍微露着一些鸚鵡綠色的裡兒出來。她慢慢地踱到講台前，立住了矮短的身軀。

「她們冷欺負我。」一邊咕嚕着說，淚珠又在春燕的眼圈兒裡打旋轉了。

「啊呀，誰欺負我們的大學長哪，好大膽子。」素來就沒有師道莊嚴的章太太，說話總是這麼幽默的。

「……………」春燕沒有下文。

蓉蓉這時候卻不經意地咳嗽了一聲，引起了章太太的注意。

「蓉蓉，我想不會是你罷。你們兩個平素感情挺不錯的呢。」

蓉蓉低下頭來，眼睛雖然是在看着千字課上的小人兒，可也沒心看下去。她沒有答話。

「到底是誰呢，春燕？」

有幾個沉不住氣的男女孩子，就把眼風先後拋擲到秀兒的身上。

秀兒知道自己非出來不行了，立起來慢吞吞地告訴說：

「是——是我。爲爭紡車子的事跟她絆了幾句。」

「你爲什麼罵我？」春燕吵辯着。

「你先罵的我八輩五拉洋車呀。」

「你罵得再難聽多了。還有什麼命……………也碍着你屁事。」

兩場戰鬥的主角越說越掙，但天生來好脾氣的章太太始終不動怒氣，反倒看着好玩，她祇用些軟弱的句子說說這個道道那個。其實這却不失爲一種排難解紛的優、辦法。尤其是這爭鬥者的兩方皆是女性

，肚子裏的忿懣給她們痛快地發洩出來，所餘者便沒有什麼人了不得的衝突發生。蓉蓉覺得車轆轆話再往深里說似也與自己不利，就用話攔春燕道：

「得啦，燕姐，少說一句罷。」

「說吧，說多了看她們到那兒鬧俵去。」還有第三者也不負責任的饒了一句說。

這裡，章太太對於春燕與秀兒之間，原沒有什麼軒輊。春燕的背脊是什麼人，她自然清楚得很；然而車夫圓子的處世待人種種，就她耳聞目親來看，却覺得不該把秀兒看得低下了才好。她腦子裡想了一想，把袖手旁觀的小玲叫過來，就耳旁邊低聲音說了幾句。小玲點頭答應之後，就走到秀兒的身邊，拍了拍她的肩膀說：

「得哪，秀兒姐姐，我姐姐得罪您啦，做妹妹的替賠個不是，也就算了。」

春燕揚臉向小玲瞪了一眼。

「春燕姐太不肯體諒人，那句什麼金仙庵的話也不是我說的呀。秀兒越分辯，越顯出她『懦弱』的身分。」

「好啦，好啦。」章太太打趣地說，「你們瞧瞧，這大半天你們可都幹了什麼來着。是誰的布織了幾尺，還是誰把線紡出幾縷呢，簡直上的是『綵嘴第一篇』。瞧，太陽又斜過去了，一會兒校長就回來，你們也收拾收拾，咱們明兒見啦。」

和事老一團雲霧散，桌凳聲音伴着你一言我一語，像電風開了閘似的，小小的風波平靜下去了。

散了學，春燕沒有答理小玲，向蓉蓉却使了個眼色，兩個一路走回去。

離開工廠，靜默地走了有五分鐘的工夫，春燕首先張嘴說：

「蓉兒，你瞧出來沒有？紙里終歸包不住火來的，咱們的事不知是叫那個王八蛋缺德的給抖露出來啦。」

「是啊，我也正發愁，你得想個辦法對付他們。」蓉蓉被春燕一句話剛剛戳中自己的心窩，焦急地這樣說。

「我真想不念哪。」

蓉蓉像吃了一驚似的呆呆注視着。

「我告訴你實話，」春燕說到這里又停頓了一會，「嗨，我說出來又後悔了。」

「姐姐有什麼不能說呀。我以後比你的難題更多着哪。如吳先生跟我的事……」蓉蓉彷彿說得不大順利樣子，至於害臊，雖然多少還只有那麼一點。

「你們的事好辦，吳先生的話我想是靠得住的，他家里沒有人，娶你過去就在這兒成家立業，他照舊教他的學，就是萬一他這兒的事掉了的話，男子漢有本事，那兒不能吃飯。又俗語說得好，嫁雞隨雞，嫁狗跟狗，不管海北大南，你跟他去就算了。春燕侃侃而談，一席話像一壘通關散，蓉蓉覺得自己的五臟六腑間，都毫無渣滓存著了。

「我發愁是我的事，跟你說也是白說。」春燕滿懷抑鬱的話鋒，竟然深深地感動了天真的蓉蓉。她情不自禁地用自己的左手搭在春燕的左肩頭，急切地說：

「告訴我呀，那怕是死，咱們也要死在一處。」

春燕嘴角忽然滲出一絲兒苦笑，「蓉兒，我的事情不想再瞞哄你，誰讓咱們倆站在一條線兒上哩。」

金仙庵的老岳，就是有挺多挺多的錢。可是，我究竟比你多吃了兩年米麵，我才明白這錢真不是什麼好東西，它能讓你死，它也讓你活。我就是，爲了錢弄了一身的毛病在這裡！」

蓉蓉全身好像給平空一陣冷風所侵襲，機伶伶打個寒戰，不遑整備的說道：

「吶，不少吃不少喝，姐姐你身上可有什麼毛病呀？」

「我跟你說真格的，別打燈籠。」春燕一整臉子。三春時節，下了陣嚴霜似的。

「是，姐姐，你說罷。」

「我身底下，那個打去年冬子月以後就沒了。一過了年，我就三天兩頭的覺着不舒服，老想吃酸的辣的，好在我素常身子骨兒結實，強努着還顯不出兒來。家裏頭，也就瞞着我爹一個人。可是，近來連自己都覺得肚子有些鼓起來，等明兒換上薄衣服，可是藏不住掖不住了。媽老讓我跟……跟老岳逼個法兒去，可是人家，這半年確實也花在我的身上不少，就是這個，他真林頭。連麝香也叫他偷偷從城裏託人措了點兒來，還是不中用。」

蓉蓉心神兩界極專一地聽春燕敘述，一個字也不使它在耳邊漏過去。她的臉頰的顏色時時刻刻地變化着，一會兒緋紅，一會兒雪白，自己滿身都不得勁兒。她過去從來不知道男女之間，這樣複雜的行爲結果，這半年以來，她從春燕口中的確學習到不少關於這方面的知識，她伸開一隻手，合攏一隻手，這是她對於自己前途命運所採取的態度。像海洋中彌天大浪翻滾而來，一隻腳既已踏了進去，便唯有半迎半拒的逆來順受而已。

蓉蓉的整個的軀幹都彷彿呆定了。兩隻腿不是她的，不過本能地一步一步往前機械地走着。

親味起這雜兒的景象，春燕反而頭腦清晰起來了，她心問着口，喉嚨裡躊躇：「我這才是向瞎子打

聽道路哪。自己的夢，還得要自己做！莫若一不做，二不休，也讓這沒聞過鼓的營營滋味，扯她下馬來罷。」

躊躇之後，立即決定，這是春燕一種過人的天性。她立刻連眉毛及嗓音一齊改變過來說：

「甯聊這個哪，我問問你，這幾天可碰見吳先生沒有哩。」

「不。」蓉蓉還是一肚子不放心地說。

「嘿，大春天的，可別辜負啦。我告訴你，這種事兒，一貪上，可就沒結沒完，像抽大烟上了癮似的。春燕把話說完，終結以一陣俏媚的微笑。

蓉蓉被說的低下頭來，心緒縈回，眼前像擺張開一隻絕大的蛛網，經緯線通天澈地，緊緊地裹繞着自己。

「真的。再說，事情也得時時催他辦。先叫他給打個金戒指，戴在手上，也值個三二十塊洋錢。」

可是蓉蓉也漸漸懂得一點世途上的險巇。下面這句話雖然已從心底翻了上來，却終於沒有說出：

「怕辦不到罷。連你還沒有哪，孩子都快出了世。何況柏生一定沒有老岳的錢多。」

兩個人走到岐路上，惘然地道了別。

x

x

x

x

晚上，春夜幽靜而長，蓉蓉的父親早已安歇；母親這些日從給學校洗衣人王少安手裏攬了點兒外活，利用每天燈下一個鐘頭時間，乾乾不休的工作着。蓉蓉歡喜給媽作伴兒，捨不得早些睡去。半年來八本千字課的賞賜，她已然熟識了一千多個字。有時在工廠里找到人家包東西所餘的舊報，拿了回來看。那上面登載的通俗小說一類的白話文，她竟能懂得十之八九，常常低聲念着給她媽聽。

但今晚，蓉蓉心中的輪齒攪得格外快，勉強地坐在母親旁邊，守着一盞洋油燈，眼前攤開一本早已念完了的千字課，心可沒有擱在書上面，那些鉛字映在她眼簾裡不過是許多同樣大小的黑球。她的眼睛越睜得大，許多黑球彷彿蠕蠕而動着，範圍漸漸擴大，結成一個黑網。等到她下意識地把手向書本上一探，呀，黑網不見了，侵來的是無邊無岸的空虛，肚子里像是三天沒有吃飯似的空虛。

蓉蓉立起身來，跟母親推說去解手，走到小院裡的毒樹下面站了一會。她覺得，連夜也是空虛的，沒有月亮，成千成萬的星星閃閃着嬌小的眼睛俯窺人間的秘密。她有點兒怕。西面的峯嶺幽靈似的靜止，黑魘魘，不見一絲兒光明。起初，春夜山間蘊藏着各種花草香的清冷空氣，能給她神經一種舒適的沐浴；但立得稍久了，就感覺自己衣服的單薄，像全身被剝得上下無條的樣子。她趕緊抱着肩兒走回屋裏來。

第二天，蓉蓉還在半睡半醒的時候，母親聽到她不自覺的呻吟聲音，就輕輕的撫慰着問，「怎麼啦。」又用手經驗地摸了摸蓉蓉的前額，不禁呀了一聲道，「發燒哩。準是昨兒晚上出去解手的時候凍着的。要不然，靜靜的夜，也許是衝着什麼邪魔外祟的哪。」

蓉蓉覺得母親說的話只能符合自己心裏情由的一半，便也點了點頭。他的頭腦依舊是清醒的；奇怪，她覺得比平時還要清醒呢，僅只是頭有點發沉，站起來就覺得發暈，她就把自己的病象略微說說。「不碍事，你準是吓着哪。今兒餓上一天，晚上沏碗薑糖水喝，等我貼完餅子上村里請一份『白馬先鋒』來拘拘，不上三天準利速啦。」蓉蓉的母親說。

父親照舊是老早的出了家門，春天是他們做長工的人最忙碌的時候，爲了吃飯，這樸實的農夫好像把家庭觀念看得淡薄得多了。

蓉蓉半躺半坐在炕上，脊背後托着一個大方枕頭，她忽然想起一件事要跟母親商量，一壁看母親拾掇着乾柴準備燒鍋，一壁說道：

「媽，我跟您說話兒。」

「什麼事，你說罷。」

「您一會下村的時候，給我捎一封信去罷。」蓉蓉輕輕的道，又不自覺的把臉俯藏在被角裡。

「信，給誰的。向工廠里告假的信嗎？」母親正用鈍斧切着乾柴，問。

「不，工廠裡去不去沒關係。信是——是給的。」蓉蓉說到「他」這個字時，聲音極輕極輕，像是

蜜蜂的嗡嗡。

可是做母親的不說也會得明白，就從鼻子眼兒里笑出一聲道：

「好吧，我要問問，信上寫的是什麼話兒呢？」

「寫是寫，可得煩您給送去。」蓉蓉囁囁着說。

「咳，我又沒有誰見過他——憑相片就算數嗎。大海里摸鍋的事，我可不幹。」做母親的索性放棄了自己手甲的工作，坐在炕沿上說。

「有法兒，聽我慢慢告訴您哪。」蓉蓉從被角里露出頭來，用手把稍稍蓬亂的辮髮攏了攏，雙頰間聞着兩朵桃花，她底沉重的眼皮兒一閉一閉着說道：「他對我說道，學堂號房裏有個當差的姓傅，——我也見過他幾回，五十多歲，老公嘴兒，——是個誠實的好人。他說我要有什麼事找他，都可以託他給帶個信兒，一定可靠。那姓傅的決計不能花說柳說，有油添醋嚼，他還說，老傅見天見一到傍晚午，總要到村子馬洪義郵局代辦那兒送信收信。您一會子下村就把信交給馬洪義，說兩句好話，託姓傅的帶

給他準不會錯。」

做母親的因為羨慕十七歲的女兒居然有這麼玲瓏剔透的心眼兒，覺得比她爸爸強得不多，滿意地點頭說，「好罷，照你的話辦就是。可是，你信上寫的是什麼詞兒，也要跟我說說呀。」

「我——沒有什麼多的話，就是有我還寫不出來；不過讓他明兒過午來看顧看顧，說我有點兒小病……」

蓉蓉話還沒有說完，就見她母親突然很慌促地從炕沿上立起身來，無緣無故的倒給她嚇了一跳。

「小病？咳，是小病嗎？」做母親的睜着鈴鐺似的大眼睛，毫不轉瞬地注視着蓉蓉的撲撲的紅臉。「你們是什麼時候弄上的？」又急急地加了一句說。

蓉蓉才明白她母親是錯會了意，一方也是自己說話犯着語病。原來在這山鄉的方言里，女人生小病是懷孕時所犯的非病之病，蓉蓉對於昨天散學之后春燕給她一路的傾訴又想起來，春燕確實是鬧着小病，自己幹什麼也成心往下跳火炕，在事情還沒有十分定規的時候呢！聽了母親的怨語自己又羞又急，不覺在胸口窩上和脊梁骨之間都滲出潮溼的汗液來了。

「年青青的，嘻嘻，年青青的也難怪；可是，生米已然成了熟飯，就要催他快着娶啦。」蓉蓉母親一半是自言自語的說。

「媽，您別拿我看成春燕姐那樣的人，她才害着小病哪。我們多會有那個事。」蓉蓉滿臉鄭重的神氣。其實對於「那個」的好奇欲在她的心底却兀自日益加增的歡躍着。

「不管怎麼樣罷，祇要不給那木棍子老東西看出來就成。你嫁了這麼個主兒，早晚還不是那回事。」蓉蓉母親又忙著這樣解釋說。

這回蓉蓉不言語了。

做母親的接着說道：「叫他來給我相看相看也倒好。白天反正你爹不在家。你就寫罷。」

蓉蓉默默地從自己的一張紫色包袱皮兒里找出一張工廠裡繡花用的樣子紙，又把一隻鉛筆削削尖，顫顫巍巍地坐了起來，把紙攤在靠炕沿擺着的小桌上，歪着腦頰，想了想，寫一寫，想了想，寫一寫。做母親的坐在一邊楞楞的望着她。看她寫完後，又用手指在篇幅上塗抹了陣子，才疊束在信封里面。蓉蓉這時，忽然想起來什麼舊事似的，從包袱皮搜尋出一本封面業已殘破的舊書，翻了翻，照着書里的格式寫好信封外面的三行字：

送 交

吳 柏 生 君

台 收

容 緘

她寫到容字時，稍稍停了一停，終於把蓉的草頭抹去了。

十八

多愁善感，舊時代文人積習難忘的吳柏生，雖然在花香鳥語的三春天氣，仍然難以洗滌淨盡的是她胸中的悶苦。蓉蓉底影子，映在他底心頭，是一會兒清晰，一會兒模糊；做夢時又不免變成他肉感的對象。祇有在春假的一個星期，他領着十幾個學生，去萬里長城旅行的時節，是他底空想比較沉寂的時候。然而，荒邨逆旅，孤燭異鄉之下，他又惶恐地感到像這等時間與愛情的交蹀的結果，那將來應該如何了局的難題。

有時他膽地求得如下的答案：還是想法子尋個現實性的滿足罷。現實的滿足之後，就把自己這付飄搖無定的精神寄託在那上邊。這答案的勢力逐漸澎漲，自從他旅行歸來之後達到了最高峯。

就當他在這種玄想的最高峯徘徊膽跳的時候，門房老傅笑嘻嘻地拿了一封信交他說：「郵局裡馬掌櫃託我帶給您一封信，您瞧，信皮兒上沒有郵票，也不知是哪兒來。」

柏生也納着悶兒，急急地把信接過來。先審視了一下信封上所寫不很工整的字跡，又看了看下款，必正的是「容絨」兩個字。

老傅謹慎地退出去了。他把信封的上口用小剪刀割開，又驚又喜地讀下去：

吳先生：

好久不見了，你好嗎？我是很想記你。咱二人的事，媽媽竟點頭，告訴你歡喜歡喜。現在春天到了，花草美麗，聽說你帶着學生出去玩；我老在家，悶的很，昨天夜里又着了涼，身子不好，你來我家一回，看看我。白天就行，媽媽也說好了。

蓉謹上

平安

柏生把信上這幾句簡單的文辭連氣看了好幾遍，只覺心頭上思潮好像千軍萬馬，迅奔而至。他從來沒有領略過這樣的生活滋味。二十年的過去都似乎給這封書信引出一大總回溯。回溯的出發點最初是父母底死，繼之以和堂叔伯們的析居，這中間還夾雜着關於自己所燃着的兩朵戀愛火花自磨擦以至於逆滅。最後是在去年暑假中，蓉蓉有意無意對他所說的那句話，「等明兒你教給我認認字罷。」像銀鈴似的又在他腦膜底留聲機片上重生。

「真是個聰明可愛的小孩子。」柏生充滿了欣喜的神情，把信紙上鉛筆所書的「蓉」字貼在自己底溫熱的唇間。

x

x

x

x

爲了旅行，柏生從城裏買來了一具照相匣，式樣很玲瓏，可以無礙地放進他底西裝褲袋裏。春假時，給他攝了一張挺滿意的照片，背景是蜿蜒起伏的羣山，山上隨高就低，宛如一條長蛇的是那萬里長城的鉅工。這最高聳的一層雉堞之上，立着個小小的人影，就是柏生自己。這張攝影他也給放入至八寸，配了玻璃框，懸在那張菊花的旁邊。現在有感於蓉蓉底書信，於難言的喜悅之中他決定把這幅傑作送給自己底愛人。

第二天的上午九點鐘，柏生悄悄地踏出學校，懸着一顆躍動的心，赴了蓉蓉的邀約。

一個人才子在寧靜的山道上，把右手在自己的褲袋中，就觸到了那小小的長方皮匣，——他新近置備的愛物，未出來以前，他已然裝好一打新膠捲，預備有機會就給蓉蓉拍一張全身像，並且決心把它放大，還許斗胆地掛在自己底屋裡。走到距離蓉蓉底家不遠處，那樣說是蕭齋寺主人養魚放生的池塘旁邊，前年的回憶使他停住脚步，一雙用手杖敲着池邊的洋灰欄杆，一壁向碧清的池水投下眼光去。他見那荇藻交橫的環境裡，紅色的金魚竟一條都沒有了，祇有自身的影子映在水底，不覺惘然許多。而屋裡的蓉蓉，自從昨晚喝下一碗滾熱的薑糖水，在蒙起被睡了一夜之後，到得今天早晨，覺得身上的熱度十停中已然退去了八九。一睜眼看見窗格上紅紅的日影，就高興地對她母親說：

「媽，我好啦。」

「先別起來，隄防再抖露着可不是玩兒的。你瞧，『白馬先達』爺够多麼靈啊。昨兒三更天才叫了一回，你底魂兒就給拘回家來了。」

蓉蓉果然聽從了媽底勸告，把上半個身子倚着柔軟的褥墊，自腰部以下仍然蓋了一條薄薄的綿被。但她底一顆活躍的青春底的却不容她場實地躺着，她在昨天晚上就已經知道那封給柏生的信確乎是

山馬掌裡的當差人送上山去了。記望着柏生的來訪，嚙嚙自己家裡的一切好像都太寒酸，恐怕會給他看不起的罷，她終於把這番意思對她母親說出來了。

「嗨，莊家主兒有錢的也不行喲！哪里比得上人家先生們，住着天宮似的房子哩。你別發愁，人家愛的是「人」，對不對。」

做母親的雖然這麼說，但今天的午飯她却很快地就歸接俐落了。而且用毛擇把各處的灰塵蛛網打掃一淨。僅有的一張榆木擦漆的八仙桌兒還特別燙好一盆熱水痛快地給它洗了一個澡，這是連過年也不會有的事。

蓉蓉靜靜地倚着褥，心無二用；柏生那幾下手杖敲動石壁的聲音，就完全收納到她耳朵裡去了。

「媽，您聽聽！咱們房後頭林小姐底魚池那裏，約摸是有人罷。」蓉蓉說着就把腰直了起來，做傾聽的神氣。

「是嗎？你先別「荒失馬脚」的，待我瞧瞧去。」

蓉蓉底母親，腳底下剛剛拐過她們的後山牆，果然看見前面不構站着一個頰長壯健的男人，手杖敲着地，又像很耐心向她這邊眺望着。

屋裡的蓉蓉輪不下去，也邁着嫩懶的步子出現在她母親的身後。她覺得自己兩隻腿稍稍有點兒吃力，但外面陽光頗好。她，手扶着一棵楊樹的樹木說：

「媽，那就是吳先生！——吳先生，請進來坐罷！」

「咳，你又出來了；隄防再着了風呀。」她底母親回頭說。
蓉蓉顧不及回答，熱情地向柏生一招手。

「進屋里來說話兒罷！——這——這就是我母親。」揚着的手倏地縮回，掩着自己的嘴脣，她又覺得有點難爲情起來了。

柏生的態度像個初次出馬的外交官。他平常對着幾百個學生講書或是演說時，那種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的本領都不知哪兒去了。他似乎囊瀆了這個女孩子的清白，當在她底慈親之前，心里覺得有些慚愧的樣子，他底臉上發着燒，脚下也像多加了重量，走到蓉蓉母親跟前，很不自然地笑了笑，並且向她施一個敬禮。

「這是吳先生嗎？您別笑話，蓉兒又是個挺笨挺笨的孩子，」蓉蓉的母親受寵 驚，侷促不安地向後退了一步說。

蓉蓉把眼睛瞞了她底母親一下，她以爲這句話說得很是時候，很是地方。

「不，聰明極了，」柏生反抗地說，一邊走到蓉蓉的身前，你病了有幾天了？」

就是着有點涼，今兒已然見輕多哪。」蓉蓉底聲音，在聲帶的顫動裡蘊蓄着愉快的情調。

三個人前後走進了溫暖向陽的小屋。蓉蓉還半臥半坐在她適才那個地方，讓他坐在炕沿。蓉蓉母親心中對於這位將來自己的嬌客，聽他底言談，看他底外表，好象着定心丸似的歡喜。忙忙地找葉茶，瀝水吊子，尋乾柴。做女兒的看透了母親底高興，她自覺得前途已吃暴露出無限的光明來了，而這光明却是自己一手建造起來的。

柏生瞧見蓉蓉嘴角邊一痕掃不開的笑影，襯在那粉紅色的頰輔上。只有她底兩片富有曲線的薄薄嘴脣，消失了去年的鮮艷血色，頭髮也有點兒蓬亂。

「蓉，你去年同菊子在學堂裡對我講的話，還記得不？」柏生又想到蓉蓉寫的那封信，故意地從遠

遠的天外下了筆。

「多甚麼呀！」

「說那時你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可是，還不到一年，你就寫得來還很順的白話文了。你真聰明。」

蓉蓉帶着少女應有的一種可愛的驕傲，鼓着嘴說：

「你別改我，瞧着可有不順溜的地方兒。」

「沒有；連一個別字也沒有。」

「我不信！」

「你真有念書的，分，可惜偏生在這個背山晃習子裡」

「也沒有什麼可惜的。比如你……」她沒有說完又低下頭去了。

柏生彷彿明白了蓉蓉的意思。「不錯，我當然可以盡力幫你底忙；但這也僅僅是金錢上的幫忙而已。理智和情感是到處相衝突的，讀書應該是屬淨理智方面的事情罷，我不能教給你什麼也就是這個緣故。你懂得我的話嗎？」

「你是想供給我上學校啊。」

柏生點點頭說，「是的，如果我們能够搬進城去住的話。」

「噢呀，城裏頭的女學生可有我這樣打扮的嗎？你看蕭齋寺的林小姐，聽說就在城里念書，人家把頭髮燙做黃黃的跟鬼子一樣。」

「我討厭燙頭髮，這樣將把中國女人頭髮的色素美都給糟塌乾淨了。我愛你底頭髮，多長，多黑，

好看得很。」

蓉蓉嘆喙兒的一笑，從心裡漾浮起來欣悅的漣漪。她下意識地用手撫摩着分披在自己脊背後面的黑辮根說：「我媽也總愛笑話人家是鴛鴦呢，我也不愛。」

「呵呵。」

「是呵，要是上學的話，我這兩隻腳怎麼辦？」

柏下有點兒窘；一種自私的念頭藏在心底腦子裡。因為他，確實在喜愛着蓉蓉底兩隻小腳。

「你是不知道，我爲了裏腳的事受過多麼大的罪孽。十三歲那年，幾乎死了似的我躺在這炕上整整一個夏天。媽原來頂疼我不過的，可是對於這兩隻腳偏一絲一毫都不放鬆。想起她硬逼着拿紫花的綉針挑「鷄眼」的活罪，到如今還要打冷戰哩。」

「我想，舊的還是讓它舊着下去罷。」柏生聽了這些慘酷的回憶之後，終于說出這一句有點不着邊際的話來了。

「怎麼？」

「我是說，你已經把大的痛苦熬過去了，這些痛苦應該得到一點兒酬報。就是在城裏頭，大街上蹣跚地行路者，現在還不缺少在牠底幼年間，曾經和你受過一樣的罪，而因爲受了時代的鞭撻，把她們的裏腳條子鬆弛了的女人，但那臃腫的形狀，反而變成個老老不疼，身身不愛的樣兒。而且實際上仍然是無用，多年的習慣，她們仍然需要腳踵走路的。新的固然是好，但應從基本上做起；半路出家，總歸是無濟於事的呢。」

一營話，把蓉蓉揣在肚裡許多日的結，纏綿宛轉地解脫下來了。她歪着頸子，一眼看見柏生還在不

轉睛地注視那薄薄綿被上的花紋，就本能地把自己衣袂蓋在那綿被底下的一隻腿輕輕擺動了幾下。

眼前接觸到這種景象的柏生，突然萌生出一種野性的肉底慾望來了，他努力寧靜自己，命令莽撞停滯在自己已經趨于沸騰的血液裏。他從袴袋中拿出一具小小的攝影機器。

「甚麼玩藝兒？」蓉蓉爲這個希奇的藝術品，當然會給全付心經都凝聚起來說。

「新近託人荷城裡買來的，是個照相的機器。」

「照——相——的——機——器」像小孩子學習說話似的，每個字音都在蓉蓉舌跟底下打了一個滾出來。

「是的。」

「可以照人嗎？」

「什麼不可以。」

「幾時我們倆照一塊兒行不行？」

柏生笑道：「好啊，這上面還有自拍機，怎麼不行！」他隨說隨即用手一按，「卡」一聲響，層層皺裂的黑色鏡箱全部都展露出來了。

蓉蓉一面莫名其妙地看着，一面又問：

「這要多少錢呢？」

「九十五塊。」

「呀，要這麼多錢，——可以置五畝地了。」她泛了泛擁有長長睫毛的眼睛向柏生羨慕地拋下去，同時把身體轉動了一下，薄綿被移動原來的位罝，露出一雙纖細的白腿腕，和腳上底顏色污黑的襪套。

她忽然覺察……來了，臉一紅趕緊把伸開了的膝關節一拳曲，低聲地然而含有無限嬌慵的說道：

「瞧甚麼！」

柏生不能忍耐地施出着手底動作代替了他底回答，把一隻手大胆地伸進綿被裡，機緣地握住了一枚角黍仍溫暖的東西。

蓉蓉沒有抗拒，但她底呼吸突然地加快了速度，並且向柏生悄悄地努努嘴兒。

蓉蓉底母親提着一隻嘶嘶叫着的鐵甯從外邊走了進來。一眼就看見在自己女兒手裏擺弄着那個黑色的鐘箱，她笑嘻嘻地說：

「呀，吳先生給你買什麼玩藝兒來了？」

「……………」

柏的那隻手雖然已經偷偷地退出被外，而它賦與的情緒底熱力好像還停留在蓉蓉底血液里，她一時不能回答母親底話。

十九

柏生看見自己腕際的時計上，短針已然停在十二點，從炕沿站起對蓉蓉底母親說道：

「我要回學校吃飯去了。」

蓉蓉母親底眼睛還停落在那具照相器上。聽得柏生講說，又把帶着另種驚喜態度的眼光盯着柏生底手腕。這些科學底作品，在出邨里的人認為是剝奪了天地精華的神仙底產物，不要說瞧，簡直連夢也不會做過。

蓉蓉笑嘻嘻問道：

「你帶着表哪！給我瞧瞧。」

柏生卻沒有把那表的小皮帶解除下來，他彎曲着身子，把臂橫過來，那一張銀白的表面遞到蓉蓉面前。蓉蓉把一隻手攬着柏生的臂膊，那一隻手輕輕摩撫着表面上那塊小巧的玻璃，又側着頭兒聽聽機器卡卡的首響。然後天真地說道：

「媽，我們工廠裡章老師也有這麼個『怪物』哩。」

柏生聽見這兩個字，不由得哈哈笑了起來。他隨即闔上了照相機的蓋兒，一壁把它放進自己的袴袋之中，一壁又向着蓉蓉說：

「你再保養兩天罷，等好好利落我們去照相。」

「我好啦。」

「是得。你原本只有三分病；吳先生一來，連這三分病也退了。」

蓉蓉攜攬着眼皮兒衝她母親噙了噙。

「哪兒去照好，你說。」

柏生想了半晌，給他想出來一處好地方，說：

「就在那魚池旁邊好不好，樹又多，也照得見太陽。——還是我們頭一回見面的地方啊。」

蓉蓉微笑地點了點頭兒，又拿一隻手收攏收攏頭上的亂髮。

「呸，你今兒先別跟吳先生去照罷，那地方陰森森的，回頭再招了涼；再者我聽說病剛好不宜照相，照相傷神，要把人的魂靈兒照了進去呢。」蓉蓉底母親忽然攔阻了他們的高興說。

柏生對於這等傳奇似的話語倒還不起什麼反感，蓉蓉却因爲一肚子的高興被打退的緣故，充分的現露出少女的倔強而撒嬌撒痴地說：

「我偏去，哪裡就會死了人啦。」

她一邊說，一扭身軀，薄棉被整個離開了她底身體，就要穿鞋下地。

「您瞧瞧，」蓉蓉底母親，「多傲性，爲你好啊。幹嗎死呀活的胡說呢。」

柏生笑着，立在一旁呆呆瞧着蓉蓉可愛的鼓腮幫子，在她底頰脯稍稍浸潤着一點胭脂紅色，她很敏捷地登好一雙半新的雪青花鞋。

「話也對，何必忙在一時哪。可是，挺長的天兒老是悶在屋子裡也不大好，蓉蓉，你送我幾步罷，咱們在大道上蹦蹦躑躑兒。」

柏生說着，自己已然離近了屋門。

「吳先生真客氣，坐了這麼半天，連碗茶都不肯喝一鍾。」

柏生還沒有應聲，蓉蓉從鼻子裡哼了一聲說：

「甚麼好茶，再讓人。像馬尿似的誰喝呢。」

「噫呀，你莫叫俗語兒說短了，『嫁出門的水兒，潑出門的水兒。』也未免太早點兒啣，我底孩子。」兩個已然一前一後走出屋門去了，蓉蓉母親在後面兀自絮絮說着。

x

x

x

在巨蟒一般蜿蜒展布的山道上，蓉蓉和柏生騎在蟒的背上邊走邊說。已經是晚春的節序了，山裡農家所有的梯田只鋪着一片黃色的土壤，不見半點農作物的踪跡。因爲山間石多於土，僅僅適宜于植植玉蜀

黍或者高粱。而今年呢，蓉蓉底父親却已脫離了自耕農的身分，變成地主兼資本家岳先生底附屬者，他不再憂愁天時的旱澇，彷彿一個寄生蟲的樣子，只求他所寄託的母體的穩固。蓉蓉更不必說，在她小小人腦子裡，雖然時時刻刻噴湧着無涯的幻想，而這種幻想永遠是她自己的盡管是一天比一天深陷下去，侵蝕着她底心靈。好像三年來結成的一張薄紙，忽然拆穿了；過去村人們對於春燕的種種非薄的說話，她如今好像已然充分的明瞭，心底還對春燕起了一種同情之感。就是母親的懷疑，她也認爲無寧是自己怯懦的反應。她需要柏生；她直覺地感到柏生是能够給她各方面的快樂；她將要不顧一切地向他進攻。

溫暖的陽光照出在山道上一對戀人的短短的身影，而且給了柏生的脊背更其豐富的熱力。他描畫着蓉蓉剛才在她母親面前的倔強神氣，這個早熟的少女可愛處就更深深地在他的心頭印象着。

柏生忽然想起一句話來問：

「爸爸怎麼不在家？」

「他在金仙庵做工有半年多了，你不知道嗎！」

「噢，對了。這兩年老岳確實走運，聽說還勾着春燕她們家放賬呢。」

「不錯，誰也知道。可是還有新鮮話兒你知道不？」蓉蓉嬌羞地掩着嘴脣說。

「是關於春燕的事吧。」

「你怎麼也知道！」蓉蓉驚異地睜大了眼睛。

「這是我們學堂裡都知道的事情。」柏生故意夸飾着，假裝看成平淡無奇的樣子。

「還有利害的呢。」

「甚麼：你說，你說。」

嘻嘻，怪不好意思呢。」

這是一種異性的誘惑——柏生直覺得自己心頭起了不可遏止的動搖，——兩個鐘頭以來就盤旋於他底腦際而同時在努力使它安定的動搖；這里又這麼靜，他底自制力完全被情欲的海水吞沒了。

「甚麼不好意思的話不肯對我講！」他本能地用了自己強健有力的男性的臂膀從蓉蓉的背部盤繞着她底瘦削的左肩頭。

「可是，我爸爸還瞞在鼓裡哪！」

「他是怎樣脾氣。一個人呢？」

「嗨，窩囊叨着塊肺；是個媽媽說一，他不敢說二的人。」

柏生吐着氣，又一按蓉蓉的柔軟的肩頭，說了句引逗的話：

「我猜，——你說我也知道。——你一定看見過老岳跟春燕在……在……」他興奮地把自己底灼熱的臉貼近蓉蓉底鬢髮，立刻有一股賤價生髮油的味道灌進了他底鼻孔。

蓉蓉像一塊糖被貼在柏生底巨力的擁抱裡，她忍受着心血的躍動，氣息咻咻地喘顫着低聲央告說：

「你鬆一鬆，聽我說：——不寬你，春燕已經有孩子在肚裡了。」

「呀，真的嗎？」

「前日她親口對我說的還假得了。」

「老岳是有太太的，而且是個出了名的母老虎，想想春燕的前途替她怪難辦。」

「還不是爲了錢！說要逼着老岳想法子打胎呢。她還跟我說，要喝咱們這碗大大的冬瓜湯哩。」

柏生對於爲金錢出賣了青春的春燕，滿心裏苦着無窮的惋惜的他猜想春燕一定不是真心愛老岳。他

怎麼也想不出，那給臭惡鈔票糊滿身體的老岳，有何等的可愛地方。

「你底意思怎麼樣？——等我們結婚以後。」

「我……我想跟你住在城裡頭去。」

柏生楞了一楞。聽蓉蓉又說：

「我時常做夢進城，住大房子，吃白米白面，自從認識了蕭齋寺的林小姐之後。」

聽了這句話，柏生第一次感到多少的厭倦，因為他過去對於這鄉村少女估價太高的緣故。但蓉蓉終究只是個平凡的女子，而且那點繼承下來的拜教虛榮依然不能免。但此刻柏生所感到的精神上的厭倦，僅僅是一剎那的浮出；他對於蓉蓉底肉體上的需求代替了它的位置。他沒有應允，也沒有拒絕。

柏生像隻獵狗似的把罩滿了紅絲的網膜的欲的，五向四面瞻了一會；在這瞧不見人的山溝之中，被他發見了有半座傾圮的土牆，牆的旁邊，濃密的杏樹蔭裡隱藏着一具團圓的磨盤，是鄉人們在秋收之後磨製食糧的。他把手一扯蓉蓉，叫她也坐在自己底身邊。

「你：你要幹甚？」蓉蓉像一隻小雛雞半倚靠在柏生懷裡，說話更覺急促，「又是下坡路，又沒有長着你們男子輩兩隻大腳，給你推推搡搡的，跟鴛鴦一樣了。」

柏生貪戀地看着蓉蓉底小腳。

「這種雪青顏色的鞋穿在你的腳上太好看了。」

蓉蓉紅着臉，不言語。

「你瞧，可惜幫兒都塌啦。等放了暑假進城，——也帶你去玩兒幾天好不好？買雙皮底兒的，再配着白色的絲襪，就更漂亮多了。」他盡情撫摩着，把蓉蓉底一隻小腳攔在他底膝蓋上。

「還有幾天就放暑假了？」

「不到十天。」

「咳，我怕不能跟你去啦！」

「怎麼？」

「我媽，大概就是這幾天的日子。」

遠遠地。傳來一陣牧羊兒的唱歌：

「單等着——明年——春三月——呀咳

桃花，杏花，李子花兒開，

小妹妹掛招牌——呀咳

叫聲情哥——慢動手——啊咳

小妹妹青年花未開，

疼痛實難挨——呀咳」

「有——人——來——了！」她雖然神經上愈發靈敏地警告着柏生，而自己底肉體却正爲第一次的摧殘所痛苦着。

「從今天以後就别管我叫吳先生了。」

「叫……叫你什麼？」

「叫……叫我哥哥罷！」

「噢，哥哥，哥哥！」

「蓉，你……你覺得怎麼樣？」

「哎呀，……快……快……快一點放我起來罷。……你聽……」

「吃罷——香烟——喝龍茶——啊咳」

哥在牀上採鮮花，

皮酥——肉又麻——啊咳」

然而柏生却不願去收納這些靡靡的音調，直到看見蓉蓉在彷彿抽搐的情狀之下才停止了底本能的欲望。又重重地把嘴唇貼在蓉蓉底長而溼潤的睫毛上，吸取了一滴處女底清冷的淚珠。

二十

新時代的颶風不久便吹進了蓉蓉所居住的僻壤的山村，不過蓉蓉底可憐母親却已沒有福氣看見了。「生產」很迅速地剝奪了她的生命，這僅僅是柏生離開鄉村學校到城里來第二天的事情。鄉間人對於婦人的生產，一向還繼續使用原始時代的簡陋的方法，甚至於連在城市中已然落伍了的那種門前懸紅木小牌，一面寫「快馬輕車」，一面寫「吉祥姥姥」，這樣的收生婆婆也沒有。總是孩子生下來，由他或她自己的母親之手，從膀下抱放在僵冷的土炕上。再用污髒的剪刀自己把嬰兒臍帶割斷，然後母親疲倦地躺倒，把一堆破布爛紙揩抹揩抹生產的門戶，便算把做母親的責任交待完畢，在這生產後約一個月的時光，母親的生命，孩子的生命，就完全交給命運一手操縱着了。

不幸的蓉蓉的母親，就是這樣在天國里寫上她的名字去了，嚴重的「產褥熱」在生下那個女孩子以

後的第五天索去了她底生命！而那個惡運的無罪的女孩子也在幾小時之後追隨了她底母體而永別了人間。

山坡上小屋里一個初夏的恬靜的晚上，星斗朗朗，有蝙蝠在簷前的低空里徘徊的時候；在暗淡的油燈光下展開一幅淒切的畫面。剛發過一盤劇熱的蓉蓉的母親，忽然片刻間覺得自己心頭略畧舒繃了一點，——其實便是彌留時的朕兆，所謂「回光返照」的話，來了。她感到自己身子下面冰冷而潮溼，就把射着最後的光輝的眼睛向立在旁邊愁鎖着雙眉的蓉蓉睇了一瞬，語調低沉地說道：

「蓉蓉，我底孩子，過來跟媽說句話兒。」

蓉蓉一胞淚圍着眼圈兒轉，強力扎掙着不讓它掉落下來。聽了母親叫，過來拉住了她底已半僵硬的手掌，顫顫巍巍的問：

「媽，您心里覺得怎麼樣？」

做媽的有氣無力地畧微點了點頭，她把自己一生的智慧盡情吐露了出來，幽幽地說道：

「孩子，媽恐怕是不行了。我一身的病，可是這會子却覺着心里明白得很。孩子，你的心事我已經跟你爸爸說開了，他自然是沒有不樂意的。孩子，我不恨別的，只恨老天爺待我這麼薄，辛辛苦苦挨了一輩子，沒有享過一個月的福。如今好容易天可憐我，招了個會抓錢脾氣又好的女婿，滿打平平安安地看看你們兩口快樂地過上幾年，等着我的外孫子出了世，那怕閻王爺再叫了我去呢！可是……唉，我就連這點兒造化都沒有，還說甚麼！……」接着她吼吼地哮喘了一陣，但她却没有眼淚。

蓉蓉像是勉強把她母親的話一個字一個字極艱難的吞咽下去了，她覺得整個自己肉身體好比一團棉絮，絲毫沒有重量，蕩蕩悠悠地浮起來的樣子。眼前一黑，肚子裏發生了劇痛，彷彿突然給尖刀戳了下來。

去，反而先失掉了知覺。

等到下意識地被她辨察出來握在自己手中的她底母親的斗掌，已然冰冷得像摸着一塊石頭；而在燈光搖搖不定的境界裡，看見她底母親的頭顱歪歪的微俯在肩頭上，一雙眼睛半開半闔，她才用盡氣力連續地喊喚著。

「媽，媽………」

並且用她底另一隻手去撼動母親的肩部，又捶打着她底背脊。……

父親也心荒意亂地在小屋裏蹣跚着不勻停的步子；在亂糟糟污的被群裡掙扎着活了只有一百小時的嬰兒，微弱的啼聲已經成了沙啞的模樣。對於這帶來了惡運的小生命，雖然確是無辜的，但在做父親的看來，彷彿比自己的仇敵還厭惡十倍。

「蓉蓉！」父親瞪圓了他底眼珠，叫道。但他連自己也沒有準備好要說什麼。終於不過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

×

×

×

山上的小屋裡失去了蓉蓉的母親這樣一個人，好像宇宙間逃走了太陽與空氣一樣。

憂鬱和悲哀加重了蓉蓉底心上的創痕；與她廝守着十七年光陰的母親的永逝，是除了噓寒問暖，還照顧到女兒的隱秘的事情而能加以安慰——這樣的一個人，已經不在她底身邊了。

父親雖然笨拙，但蓉蓉母親臨危時所囑託的幾句話，總時時刻刻在他耳邊銀鈴似地提醒着他，却是不能忘記的。這一天，蓉蓉的母親已然過了「五七」，他覺得警在心里的話應該趕快說了出來。在未說之前他也曾考慮到那話若是說得不委婉些或者會重傷了自己可憐的女兒的心。把這意思在他肚子裡攪拌

了好幾回，才終於想出一個假道的辦法。雖然這樣，他在說話時，自己的眼睛始終不敢正視在他女兒的臉上。

「我想是，——我瞧你太憂煩得利害，這是不行的。——明兒下村去你安家二姨那里散遊幾天罷。悶壞了也是我的持掣。再說，人死了就死了，急壞不也沒有用嗎！」

蓉蓉噙着滿眼的淚，沒有回答。

做父親的原不善於言辭，交待了上面的幾句話，自己認為責任已然完畢。並且爲了顧及家中的生活，黯然少了一個人，自己對於金仙庭的工作，每天仍舊要起早睡晚，勤勞地幹下去的。

漸漸的蓉蓉自己心里也有些活動，而且秦燕小玲的影子自然就浮了上來。工廠里雖然近於退了學，然而她對於過去的生活的回憶依然很鮮明。同時，自己的「遠人」的懷想構成一個重現的影子之後，她的悲哀而鬱悶的心也另一番地開始躍動了。

可是蓉蓉想，父親終究是父親，對於女兒的體貼比較母親自然彷彿隔遠了一層，她想了想，只得打破了由自己所保持的沉默，說道：

「咳，我走了，誰給您看家！」

「不要緊，你去罷。」父親從衷心吐露一腔的誠懇，「像我們這樣的窮家，還有什麼怕人家拿去的呢？我出去作工的時候，倒鎖門就行了。」

蓉蓉想，在媽媽活着的時候，她是不時常和爸爸講什麼話的。但此刻聽了上面父親所說的話，她第一次覺得父親的可憐與可愛了。又幾乎要哭出來。

x

x

x

x

村子里所收集來的消息確很龐雜，在蓉蓉剛到春燕家里住了一宿之後，就有人從城里販了貨回來，除了貨物，還帶着蒼蠅那麼多的戰事消息。那人恰好是在土地廟前擺過小攤的賣吃食的，立刻就有一大群人——上至本村的村正和紳士之類，下至拾糞打柴的半大小孩——圍攏着他，鷄一嘴，鴨一嘴的盤詢着他。

然而事實上在這山村裏，天空中却始終連半架飛機的影兒也沒有見。砲聲在靜夜里，耳朵尖的人或許聽得見，但這是擊不起人心中的波紋來的。有的，則還是城中來客的一張嘴罷了。

「不過××軍的隊伍都退到南邊去了可是千萬萬確，」那小販高聲地說着。

「是呀，咳，」出了一種不可救藥的惋惜聲音從人羣里，「那雪亮的大刀隊。」

「里頭或許還有『小葱』的情人兒，也許他已然給填了東洋人的砲眼。」好打哈哈的主兒一邊說一邊向遠遠的牆角拋過一個眼風，原來那牆角站著有三五個女人，像偵探似的。

「嘻………嘻。」

「什麼年頭兒，兵荒馬亂的，還談論這些臭事。」

小販又鄭重其事的補充了一句話：

「可是，我回來的那天就聽說，東洋兵已然出了告示，說那天就大隊開進城去了。」

「東洋兵，怎麼又跑出來東洋兵？」白鬚鬚老者顯然是落伍得多了。

「呸，你老還蒙在鼓里頭啦！」

「我說都不怨，就怨那班小王八且子洋學生們——」這人說話時又用右手食指衝着山上指了指，噴了一口唾沫，說，「連他們也在內；整天拚命地喊什麼『打倒地骨蒜皮，打倒地骨蒜皮，』要是從前有

皇上的時候，再也不會惹出這麼大的樓子來了。」

「一點也不錯。」

「不知道他們還敢來不來？」

「還來什麼，早跑得無影無踪的了，就剩下咱們跑不動的老百姓受洋罪罷。」

晚上，春燕的哥哥把自己所聽來的種種消息復述給一家人聽的時候，蓉蓉的神經簡直緊張到就要崩折的程度了。她把全身的血液都凝結在耳朵上，她意識到，假使這一條路再斷絕了時，前途應該怎麼樣演變下去，她似乎不能想像，也是不敢想像的了。

——不過是一個多月呀，僅僅是一個多月的日子，一切的事情，就都彷彿翻了個過兒似了。躺在炕上，她兀自胡思亂想，一分一秒地度了過去。

在蓉蓉半似朦朧半似清醒的境界中，忽然耳旁送來一陣急促的呼號之聲：

「快，快叫起來看，山上頭哪兒走了水啦！瞧，瞧，瞧去呀！」

聲音是從房子後面的場院裏傳播過來，跟着就聽見四面八方惹起了羣犬的狂吠。

「信兒一天緊似一天，老岳大前兒個已然帶着他底太太跑到城里頭躲着去了，只留下幾個長工看家護院。瞧這火頭子，地腳兒許是金仙庵，他媽的，就憑那兩棵莎羅樹也值幾萬……」

「風頭不順，牛幹他個閻王殿去，也少不了有好東西呢！」

兩個人所說的話語，像兩枚爆炸彈，一齊在蓉蓉的心頭上着了火，她不顧一切地，用力搖撼着在她旁邊熟睡着的春燕的母親，叫：

「二姨，二姨！」

但同時大衙門也有人吮嘴咂嘴不住地敲了起來，好事的街鄰們來報信隔着牆叫她們快醒，並且說：「讓大姑娘上村南避一避罷，這回可比不得先時，人家來得快。」

春燕的母親從炕上一跳了下來，鬚髻聲亂，撓頭獅子似的，一壁又不得不拿出家長的身分，盡力保持着鎮靜，在黯淡的燈影下，祇穿一件短小汗衫的春燕，顯得她的肚子越發凸出，淌着一腦門子的汗水。惟有小玲的幼稚的心靈中，反倒覺得好玩，但也給大眾的騷擾封住了一張嘴，儘管睜大一雙金魚似的眼睛，瞧瞧這個，看看那個。

另一間屋裡走出來的是春燕的哥哥，正拿着一管舊式的火槍，雄糾糾的似乎等待着他的命令。天空黑暗得連一粒星子也沒有。

「我去找趙連芳他們，順小道上山探聽探聽。」春燕的哥哥說道，眼睛亂一亂楞楞板的蓉蓉的臉孔。「小心點兒。」

奉到自己母親的命令之後，春燕的哥哥就騰騰地跑了出去。

她們荒不擇路地只顧向南走去，——僅僅留下了春燕的父親看家。——街頭的黑影里，不時有扭扭捏捏躑躅走着的女人和她們在一道，都沒有話。出了村，一片濃密的高梁和玉蜀黍的田地里，無涯無際，在這里藏躲着幾百個人，在暗夜里是不容易被發覺的。

穿過柿的枝葉間，西北方果然有一片火光，而且把如屏的山的黑影也清晰地照耀出來了。這裡，蓉蓉的一顆心始終是在加速度的跳動着，場院上所聽來那兩個陌生人的言語，就是那名詞「閻王殿」所隱指的甚把地方，在她母親活着時候也會經告訴過她的。

大的吠聲漸由稀少而斷絕了，代之以昂揚的雄鷄啼聲，第一遍招喚朝晨的前奏曲；而衆人心中所理想的槍砲聲却到了沒有聽得見。前後左右俯伏着的女人們的數目逐漸減少，顯明地是胆大些的都已各自歸還自己的家中。地上的露水太重，且加以過度的疲乏，於是所有的畏懼之心自然就減低了許多。或爲恐懼中心的山上的火勢，也便垂衰弱下去了。

「回家去罷。不碍的了。」春燕低低看着腆出大肚子，嘴裡連氣打着呵欠的自己的女兒，低聲的說。

悉悉地高熱葉子響了一陣，蓉蓉也無可奈何的尾隨在她們的背後。

還沒有走到家，迎面那個壯實的小夥子——春燕的哥哥提着一盞燈籠接她們來了。

「是哪兒走了水？」春燕的母親不放心地問。

「金仙庵哪！唉……」他粗中有細，瞧了瞧像子似的蓉蓉的神氣，咽住了底下的話，「回家再說去罷。」

「碍事不碍事？」春燕也發驚道：

「哼，管他碍事不碍事呢，反正天下是人家的了。」

「真的是金仙庵走了水，……」春燕母親也像忽然給她頭頂上澆了一注冰水似的，她不再考慮地接下去問：「可是，蓉兒她爸爸——」

這句話很重的刺激了蓉蓉一下，她打開了一向的沉悶憂鬱心情，緊走兩步，顛巍巍站在那少年的身邊，啾啾的說道：

「大哥，大哥，您打聽清楚沒有哇！」

春燕的哥哥把手裡提着的燈一抖，自己的眼珠兒轉了一轉，他覺得遲早這話總會說出來的罷，就敲鼓勇氣放開胆子向着大家說：

「我們一堆人還沒有走到響福觀呢，就打出山竄下一個人來，我們就分散了四下裡避着。走近了一看才認出是金仙庵的小淘氣兒，他已經吓得變了模樣，我們把他哄好了！問他是不是廟里出了事。他告訴我們，那夥子人是先燒大殿，氣兒不順，又開槍打死了兩個長工，說，其中就有……有我二叔哩！春蓉自覺眼前彷彿轟的一聲，金仙庵的火好像包圍了整個自己，一下子昏過去了。

二十一

金仙庵與村子的連絡就此燒斷，砍柴和放牛的人們也另謀生路，任憑春蓉跳著腳哭喊要上山，不吃不喝不梳頭不洗臉也沒有用，春燕的母親扯長了臉孔申斥着她，還說了一蘿車「曉以大義」的詞句，看她幾乎是瘋狂的樣子。

「你這孩子，平常挺聰明伶俐的，怎麼一時會想不開！耳聽是虛，眼見是實；他也是個大活人，就許躲在僻見巷子山澗裏，那麼，過幾天總要回來的呀！」

然而，大家耐心地等過一天，兩天，三天，消息却半點也沒有。陌生的人臉孔跑穿了安家的大門，沒有一個是春蓉的父親。

居住在管家嶺上的農民又成群結隊地逃到村子裡來，說「閻王殿」也給他們佔了。這消息立刻就證了實，各家都瞧見村正副臉如白紙，手裏攢着什麼單據，匆匆地在各街巷中跑進跑出。打聽到的事情是：要米，要麵，要馬吃糧草，末了說，還要挑選幾個年紀青的女人給送去。

沒有辦法，爲了一村的幸福，「洋白麵」，「青水杏兒」，「小葱」都給犧牲了，但過了幾天之後，「洋白麵」又獨個兒跑了回來，立刻大家像迎接欽差似的款待她，看她身體上並沒有缺少什麼，反而多了件漂亮的彷彿大褂兒。她報告了許多有價值的記載，說，「這幫人文縷縷並不像大兵，閻王殿的大房子屋頂上旗桿掛奇異的紅旗，不是五色的，也不是角上有星星的，好像畫得有一個我們種地時用的鐮刀樣子，——也要向着咱們老百姓的罷。」

大家聽了這些話，似是而非的也把心放下一半。「洋白麵」祇在她的家睡了一宵，第二天大早又上去了。臨走時還對她婆婆說：

「媽呀，不用怕；這年頭，只要一搗臉兒，羞沒臊，就能够吃飽飯呢！」

x

x

x

這批新人物在「閻王殿」上發號施令，過了約有一個月的光陰。其間村正副三天兩頭跑上跑下，送米送麵，「青水杏兒」「小葱」等等一千寶只有時也回到村里來看看，住個一宵半宵。都吃得白胖胖，胸前的兩隻奶子凸出像發酵很足的饅頭似的。到後來連「小白鞋」也看得眼紅，自動地託了村正爲介，獻上了自己的嬌軀。

新命令下來了，每五家要聯合起選出個代表，逢單雙日子分別到山上去聽訓話。趙連芳和春燕的哥哥都是個中人。趙連芳是南街上的善於言談而出名的小紳士，認識幾個字，又在城里當過差，是個見過大世面的人物。年紀已有四十歲左右，右眼角有一塊疤痕，他和安家還牽扯上一點親誼的關係。當他聽完了訓話下山來的時候，人家問，反到一個字也不肯說出，而背地里，在親近人跟前，却歎息的搖了搖頭說。

「長不了！」

但你若拿着莫名其妙的心情繼續地問他，回答則只有沉默兩個字了。

這終於成了事實，一天二更天左右，蒙在鼓裡的村民忽然聽到從東面連續不斷響過來像爆豆似的機關槍的聲音，直直響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消息靈通的人們已經紛紛傳說着，閻王殿裡一批新人物都連夜爬山往西去了，有人看見趙連芳躺在妙峯山下院前面的土地上，腿上受了槍傷。

這場武劇演過以後，原有的村正副都不見了。另有一種人被強迫着出了頭，在村公所里召集起以安民爲目的的「會議」，村公所的高高的牆頭，代表着太陽的鮮明的旗子第一天迎風招展起來了。

殘局收拾得很快，連金仙庵也平靜下來。只有村西和村北的要路上，服裝整齊的兵士在不捨晝夜的把守着，並且暫時斷絕了與鄰村的交通。

x

x

x

x

農人們所懸心弔膽的慘劇並沒有表演出來，漸漸的對於異國的陌生之念也都減退了許多，且因爲秋收的季節已將到來，若得到村公所的許可，也並非沒有出入的自由了。

蓉蓉的父親當然不會回來了，雖然連屍首也沒有發見，那一座小屋從此暴露在風雨之中。

母親的死，父親的失蹤，家庭的以及村莊的連續的突變，接筭得太緊密了，一個打擊，又是一個打擊，她的心板都彷彿激震到了麻木的地步。腦子裡而像是一頁空白的紙張。她完全忘記了哭和眼淚，也不再吵著要回到自己的小屋中去了。

一天，趙連芳跑來串門，——他底腿傷已經養好，而且已然成了村公所里新進的重要角色了。頭一口就先談到蓉蓉的身上說：

「這丫頭够可憐的，怪好的人物兒，命怎麼壞到這樣呢！」

「唔，大叔，您別說了。」蓉蓉低下頭去，態度像是非常寧靜的樣子。

「就說哩，她又無親無故，也這麼大了，走到哪兒算一站哪。」

蓉蓉覺得心里別的一跳，原故並不爲春燕母親這句話出於她的意外；她心里反而感謝說這話的人，這彷彿是延長了一個多月的陰霾的天氣，突然有了霹靂的一震，震碎了綿亙在自己心頭的憂鬱昏沉的雲影，她底頭腦頓然恢復了原狀。

「——是啊，自己的事要自己解決啊。我眼前原本沒有路；但路也是人造的，我何嘗沒有力量不自己開闢出一條道路呢！」

她是這樣的決定着，想到了過去所憧憬的大城，想到了已然把自己身體交給她的吳柏生。想到這裏，她決定要用自己的手先點起一盞指引道路的燈籠出來。於是她覺得心里坦然多了。

嘻嘻一笑，蓉蓉搬過一個小凳來放在錢櫃旁邊，自己坐了上去，又問趙連芳道：

「大叔，外邊信兒怎樣啊？」

春燕，春燕的母親聽到蓉蓉的平穩的詞鋒，都向她投過驚疑的眼光，這也給她覺察出來了。

「今天人家部隊長發出命令說，從明天起老百姓可以隨便出入了。有地的照常去收糧食。」趙連芳揚揚得意地說着。

「噢！」大家異口同聲。

「前兒個城裏頭有跟着他們的大汽車上來的人，據說那裡面照常，早已就塌實了。沒有傷一條人命，沒有扔一顆炸彈，說跟沒打過仗的一樣，您瞧還得說皇上的地方有靈有聖不是。」趙連芳邊說邊不住地眨着他的有疤痕的眼皮。

「道兒上好走嗎？二叔！」蓉蓉吐出一口輕鬆的氣來，又問。

「滿地里都是收莊稼的人，有什麼關係呢！」

「傻丫頭，問這個可與你什麼相干！」春燕的母親撇了撇嘴說。

蓉蓉一點也沒有惱，祇又嘻嘻的一笑。

「我知道，你們那口子——」

還沒等春燕把話說完，蓉蓉立起來做出要去堵住她的嘴的一種姿勢。

趙連芳瞪着小眼睛看着她們倆，猶疑了一會。却給春燕的母親施了個眼色，叫他想要加入鬥趣的話截住了。

有了希望的目標的人，精神上永遠是快樂的。蓉蓉今天自從母親死後第一次順利地把混有細砂粒的小米飯咽了下去。在飯桌上，又同時給她覺察出主人向她射過來的吝嗇的眼光，越發加強她自己需要趕快開闢道路的決心了。

飯罷之後，趙連芳匆匆的想要走去，却被春燕的母親死死的留住了。說了幾句話，她故意地把趙連芳請到裏間屋里去坐。那份兒神秘的氣象，又給蓉蓉猜透了八九。心裡想道：「兩家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親戚，自己既無倚無靠，老在人家裏吃閒飯當然是不成的。莫如趕快「就坡下驢」，免得睡多了夢長，又生出別的事兒來。而且我的事，這家人不是不知道。現在進城的道路能够打了通，就要當面羅對面鼓說透了去找「他」才對。然而，具有遺傳性的水晶一般心眼兒的蓉蓉，覺得屋裡放着個陌生的男人，這話究竟是難以啓口；……忽聽小玲在院子裏嚷了句：

「燕姐，躡灣兒去呀！」

這幾個字竟然給她底靈感提上來了。耳邊隱約送來裡屋中趙連芳正和春燕母親噉噉說話的聲音，把心一橫，特意提高了調門說道：

「二姨，沒有什麼事嗎？我跟燕姐小玲躡灣兒去哪！」

把話交待完了之後，連回答都不等，就攆住春燕的一隻手梯梯踏踏走出門外。

路上，春燕反而變得沉默起來：這個早熟的女孩子是一心中充滿了淡淡的愛思的，肚子里的那塊肉更影響到她的全身都鬆散了似的，懶得說，懶得笑。她腦神經里當然不會忘記那個遺留給她這種輕描淡寫的罪惡的老岳，不過促成功底這種思想的，却還在老岳臨走時遞給她並且叫她轉交給她母親的幾張村中的借據。比如最近的過去，她如果不是爲了自己的肚子，一定也要效做「青水杏兒」的後塵，走走閻王殿廣結歡喜之禪去了。

聰明的人總是倔強的，而羨慕虛榮的人很容易趨于墮落却也是事實。蓉蓉在沒有投入都市之中以前，憑藉環境的力量認識了像柏生這樣一個神經不甚健全的具有着雙重人格的青年，這與市儈的老岳所贈與春燕的影響，自然是兩樣的了。

她們信步走到曾經在那里度過幾個月有趣味生活的工廠門前，看見重門緊緊地閉鎖着，蓬蒿茂草長過了生滿青苔的石階，不約而同地立了好一會。小玲的童心還沒有消退，忽然後脚下草叢中琤琤飛起來一隻蚱蜢，便歡喜地叫了出來，飛奔而去。

蓉蓉和春燕都沒有這樣的閑情，她們倆還楞楞地立在那里，心頭各自彌滿了一層幾微的悵惘。蓉蓉呢，甚至連春燕與秀兒那段小小的公案也回想起來了。

但她底那盡主要的欲望明燈依舊在幻想的前途上照耀着光芒，瞧了瞧，小玲因爲追捕那隻生活力特別旺盛的螞蚱，人影已經隱在叢棧對面的豆子地裡。她認爲再無可隱諱了，就把臉一緊，露出悲哀的樣子說：

「燕姐，你瞧我命想不到變成這步田地，爸爸，媽媽，不過一個多月的光景，就死的死，不知下落的不知下落，剩下我孤苦伶仃，三更半夜想到沒有路可走的時候，我真想一根褲腰帶跟媽媽去。」

「別呀，好死不如賴活着，我就不想死！你，要不是老岳這王八持累我，大魚大肉哪樣兒也不少了我的。」

「是的，姐姐，您的能耐本事我是知道的。您也替我想個法子呀！像這樣無底洞似的打攪二姨您，也不是個長法。」

「老吳不是說過，他家就住在城裡頭嗎？我想你而今也祇有這條路可走了。」

「我什麼事情都不瞞姐姐您，」蓉蓉換去了悲愁，披上了鄭重的口吻說，「而今也確是祇有這條路子了，姐姐，你幫幫我的忙，但得一步活，到死也忘不了你的好處！」

「噢，說遠啦！可是我如何能幫你什麼忙呀！」

「這意思，譬在我心里頭也有幾天了，想跟二姨說，又怕他笑話我沒羞沒臊。——可也是逼得我沒有法子呀！我想求您替我跟二娘說說，像那叫趙連芳那樣的，那位行個好，把我送到城裡去。我心里想，那怕給他跪着呢，也一定要他收留我的。」這回蓉蓉一邊說，可真的掉下眼淚來了。

「別說得這麼可憐。我管保老吳待你不會錯。」春燕堅決地說着。同時，自己母親對於蓉蓉的苦澀觀念，也早已印在她底腦子里。這樣，蓉蓉自己肯認頭，當然是再好沒有的事。

「好辦，你交給罷。趙連芳既然說道上能行大概就不碍。盼望着你們兩口兒無災無難地過下日子去，趕好了機會我進城一定去瞧瞧你們。」

「啊，姐姐，您真好比我的親姐姐一樣。我給您拜拜了。」蓉蓉說着，真的在草地上屈了一膝。「不敢問，姐姐的大事怎麼樣？」

「你還看不出我的心思！」春燕活潑地拋出一隻眼風來，「老岳我早猜透他這非棋了，他把我就當一個玩藝兒；好在我們已然拿到了真東西，管他。我就是這麼個脾氣兒，有的吃，沒的散。沒有妹妹你這份心無二用的本事。說穿了，天下男人都長着那麼一個××，只要你肯出錢，我就脫褲子。……」

「脫褲子幹嗎？」小玲突然從後邊掩了過來，出其不意地喊了一句。

三天後的早晨，兩輛洋車停在安家門口。

蓉蓉還是最後下山時穿的那身衣服，頭髮蓬鬆，臉也沒有洗，是憑着趙連芳的指揮這樣辦的。她從門道裏走了出來，帶着一點依依惜別的情緒，特別的望了望四面綿亘的山巒，樹木，白雲，那些是做了她十七年的無言伴侶的。在她心裡的感覺，對於物的留戀還比較對於這些人要深得多。末會，才向春燕的母親，春燕和小玲說了這樣的話：

「二姨，姐姐，妹妹，我走了。」

「一路平安罷！別了想着叫俺給我們寫封信來。」春燕的母親眼睛也紅紅的。小玲簡直要哭。

「一定，二姨我還求您一件事：我媽一百天的時候，請您務必給他在墳上多多燒些紙；我爸爸萬一還能夠回來，就把我的下落告訴他罷。」蓉蓉說到這裡，又刷的掉下許多眼淚。

另一輛車是給趙連芳預備的。在他聽了秦燕母親的轉述秦蓉的意旨以後，立刻告了奮勇，自己担負了護送的責任。至于他心裏的打算，則連秦燕一家都不知道。

路上很平靜，而且秦蓉第一次看到了火車——這龐大的怪物，給秦蓉從此推到地獄裡的怪物。

「大叔，咱們還要坐火車嗎？」秦蓉好像從前沒有聽柏生說過必須要坐火車的話。

秦蓉默然。她眼睛所接觸到的人和物，越走越覺得陌生起來了。然在她心曲前面的幻想的明燈，雖然還在照耀着。但事實上，火車停止處，距離柏生所在的大城，已有二百四十里路之遙了。

二十二

從火車龐大的肚子裏鑽出來以後，秦蓉對於平本地展開在面前的柏油馬路，和在路的兩旁聳倚着的洋樓，好像意觸到了什麼難淡的感覺，一種新奇的恐懼之念使她的心血別別地跳動起來。

「哪裏是柏生住着的的地方啊！」她很想把這話立刻跟趙連芳說出來。但同時，有一大隊派人的巨浪却壓迫着她，似乎給她把一張嘴封得嚴嚴的。她只有惘惘然緊隨在趙連芳之後，被攙入這巨浪的中心，先踱過那座字形的天橋。

秦蓉忽然覺得肩膀上輕輕的手掌一擊，回過頭來看，趙連芳的一張瘦削的臉上微然含笑，那隻手按在秦蓉的肩膀上不動了。

「吳先生住的地方還離這兒有五六里路呢，咱們先在附近歇歇罷，離這兒不遠就是我一一個盟弟的家，不是外人，熟識了你們將來也有個照應的。」趙連芳極親暱的說。

「您瞧怎好就怎好，大叔您救我一場，祇要見着他，一定不會對不起您的。」秦蓉垂着頭低聲說，

像個迷了路途的小羊似的。

「哈……哈，我不是奚落你的話，你的眼珠兒確是沒有白長著，那個教書的先生品貌心地兒都不錯。在山裡，我和他也說過幾回子話兒呢。」

趙蓮芳的手掌還不肯從蓉蓉的軟軟的肩膀上離開，這感覺便她如同一隻剛從樹上給殘忍的鳥販子用網捉住的小鳥，沒有辦法的跟著趙蓮芳穿走過幾條狹窄的小巷，終於在一家低低的木板門前停住了。趙蓮芳急急地把門環敲了幾下，裡面便有人答應說，

「誰？」

「請您搭個話兒找白先生，我姓趙。」

幾分鐘後，木板門霍地開了。蓉蓉看見那開門的是個三十歲開外的胖大女人，短短的頭髮，左右腮際都有幾顆麻子星兒，和兩隻跟男人一般尺寸的大腳。這女人先用了很厲害的眼鋒把蓉蓉從上到下盯了一遍，好像會得訂到肉裡去似的，蓉蓉忙忙低頭躲開了。又聽那女人用宏亮的嗓音說話：

「趙老大呀，少兒，少兒。」

趙蓮芳趁著蓉蓉低下頭去的時候，衝女人一笑，笑嘻嘻地：

白嫂子，少兒，少兒。你還是這麼胖，不知道白大哥大天海給俺什麼吃，就養得這樣好。」

「呸，隔一萬年你也沒有好話，槍子兒打不掉你一肚子的壞雞碎哪。……嘿，這雞兒是你什麼人，真不賴。」女人說話時的吐沫星子一直濺在蓉蓉的臉上。

「蓉兒，」趙蓮芳不容看地一扯蓉蓉的胳膊，「就叫大雞兒罷。」

蓉蓉無可奈何地叫了一聲。

女人攥住了蓉蓉的手掌，鑑賞家似的看着。一壁又問趙連芳。

「是黃的嗎？」

「靠不住罷，」趙連芳把在村子裡的那天晚上，春燕母親所敘述的蓉蓉與柏生的過去回憶了一下。「這是我們村裡的街坊，小名叫蓉兒。還認識幾個字呢。」

那女人笑了笑，把蓉蓉讓到一間在鄉間女孩子眼中看來是可以稱爲「講究」的屋子裡，並且倒給她一碗茶水。兩個人一眨眼就出去了。

屋子里的蓉蓉，很焦急地守候在這個陌生的地方。心里是萬感如絲，不知是悲是喜；那個醜陋的女人究竟是和趙連芳幹什麼去了，自己而今已經是無家可歸的人，還不知柏生此刻在那裡呢。……若是找不到他怎麼辦？……萬一他說不要我了怎麼辦？……一個一個盤算起來，不覺渾身都滲出了汗粒，好像又後悔不該離開自己的故鄉：那三間小屋，那連綿的山徑，樹木與白雲……。

突然屋門開了，探進頭來的不是趙連芳，也不是那個醜陋的女人。竟是一個留着像柏生那樣長頭髮的面皮兒黃黃的男子。他僅僅是注意地看了蓉蓉幾眼，就臉上掛着笑容，隱沒了。

她又不知挨過了幾許時刻，才像發見了寶貝似的聽見院子面那女人粗聲大氣的說話。接着她的龐大的身影塞了進來，手裡還拿着兩件東西。

「大——大嬸兒，我趙大叔呢？」蓉蓉急急的發問。

那女人把臉一沉，臉上立刻像鋪上一層嚴霜似的，說：

「甚麼趙大叔，趙老大，他已經趕今晚的車，走啦。」

「走啦！」蓉蓉吓了一跳跳，「他說好要把我送到……吳……吳先生家的」怨氣滿滿地塞在蓉蓉的喉嚨里，噪音也有點兒岔了。

「廢話！告訴你，那個姓趙的從我這兒拿走八十塊錢，他說你也不是大姑娘了，在山裡就跟了個姓吳的不清楚，他不耐煩去找什麼姓吳的，就把你賣給我了。……他臨走還說，姓吳的那小子絕對不會找到這兒來的，還隔著二百四十里地的火車哪。……」

蓉蓉不能繼續再往下聽，現在她腦子裡膨脹到沒有容納這女人講話的地位了。她不由自己的攢緊雙拳，腳底下也新生了很不小的力量，鼓勵她必須趕快離開這間屋子。

× × × × ×

在她悠悠醒轉過來時，首先意識到自己的額上腿上等部分，都隱隱地作痛。睜開眼睛，方才學察到是躺在那張小小木床上。八仙桌子旁邊，就站著那個要管她叫大孃的麻臉的女人，臉色慘白如澆過水的蘿蔔。手裡多了一根短把的皮鞭，好像正神色俱厲地監視著自己的動靜。

「想跑，哼！看你這小屁，可能跑得出手心裏去！……告訴你，趁早服服貼貼順從我算正經；你要想清楚些，八十塊錢呢！後邊還有蘸過水的皮鞭子等著你的嫩皮肉，還有燒紅了的烙鐵等著你的小腳心！……來呀，這裡是門，跑罷，跑罷。」

像一隻凶猛的惡狼，想要噬人的血把她的一雙眼睛都搥紅了。

蓉蓉只管閉了她底眼睛，咬緊了自己的牙齒。眼前所幻想的樓閣，整個地崩倒在無底的深淵裏。

同時，在另一個角落裏，展開了製造奢靡，無恥與罪惡的場面。深扁着重門深院，高大圍牆之中，還儘有給時代的砲火震驚不醒的人羣。

太陽已經升起很高很高的了，時辰鐘早敲過了十一點，黃魁老爺才從閃緞被褥所圍裹的夢境里開始呵欠了一聲，在他一對小而渾圓的眼睛裡，嵌着個精明老練的眸子，好像是代表他所天賦的種種特質似的，眸子的一轉又一轉，就將要有若干人的金錢流向他的口袋里，若干人的幸福被犧牲在他底手中了。他底年齡已然超過了五十歲，前頭部的頭髮也已然完全脫落，亮晶晶如一塊水晶樣子。襯着他的高大而肥胖的身體，一班星相家就非常阿諛地告訴他說，這正是老運亨通的兆相。而事實上也是確是如此，他雖是仗着他祖宗的餘蔭，給他留下十幾所不大不小的房產；但關於處分與利用上，這人都有本領尋覓到一種最適宜的辦法。

他底精力瀰滿，或許是鴉片烟的力量，特別對於女人的享受一點，自己僅有的一個太太當然不能滿足。太太雖然烈害，並且有正當理由禁止老爺向這一方面發展，而黃魁老爺却能巧妙地避開太太視線，不時地在這里那里打些野食兒吃。他也絕不會忘記，自己所蓄養着的一個包車夫劉順，便是此道上一個最得力的偵探者。

現在，黃魁老爺一夢醒來之後，揉揉眼睛，把自己的乾枯的薄嘴唇開闔了幾下，又閉上了雙眼，嘴角漠然地掛着駘蕩的春意，回味着昨兒晚上自己所經歷的一件事情。……

昨天是劉順每個月之中替黃魁老爺去取房錢的日子。早晨出去的時候，在他肩上斜搭着的那隻原來是白色因爲年深日久已經轉爲灰褐色的帆布口袋裡面，空空的僅有十幾個房租摺；在他後半晌回來時，

裏面却鼓鼓地，而且有銀角子的響聲。

他一本正經地邁步踱入黃魁老爺的書房里，在那兒，看見自己的主人正在很專心地讀着端午節前有人贈給他的一部裝訂得極爲古雅的書。忽然從紗窻跳進來的風的手給書角蕩開，劉順也認得幾個字，赫然地印着「古本金瓶梅」五個方體字早印入了他的眼簾。

黃魁老爺像是把全盤精力都裹在這一部有趣味的書冊上，連劉順進屋時的脚步聲音都給耳膜隱蔽了。而掛在他嘴角上的那一汪春水似的駘蕩的笑意也越發生動起來。

「老爺！」劉順把那隻鼓蓬蓬的帆布口袋輕輕地放在牆椅角擺着的花梨木茶几兒上，一直走近老爺身邊，慢條斯理的叫了一聲。

「噫，」老爺依然神不守舍似的，怪不樂意地答應着，眼光還沒有離開書本。

「租錢都是順利地取了來了；只是有兩家舖戶都說買賣不好，請求多少落一點兒。」劉順只管交代着自己職務上的話。

「那不行！」黃魁老爺從喉嚨里吐出來的這三個字是否會受過神經中樞的命令呢，恐怕要是一個疑問罷。

「我也對他們說不行，」劉順的神氣可是淡淡的。

這回黃魁老爺毫無回響。

劉順不知道「古本金瓶梅」是什麼書，但他不相信那是一本「好」書。老爺的鴉片煙燈旁邊終年的躺著起來躺著起來的那幾本薄薄的書本，他高興時也會經翻過，都是些通俗的唱詞，「摘黃瓜」「十八摸」「大姑娘洗澡」之類，最高貴的要算是一本較厚的「高亭唱詞」了，而且老爺的脾氣與嗜好，能够

瞞哄住太太也瞞哄不住劉順的，他是黃府上好幾年的老當差的了，什麼不知道！

這時候，聽見老爺那惡毒心一致的看書，便想起才剛自己到老白家去取房錢時，那個鬼似的胖女人騎在一個嬌小的鄉間女人身上痛打的事情。他也沒有忘記當他二腳端進這座「屠宰場」似的小院中，所聽到那種殺豬似的慘厲的從稚弱的喉嚨里強擠出來的怪叫。

「嘿，爲什麼？」他想要去先把老白的妻子拉開。

胖女人回頭一看，就趕緊跳了起來。又一腳端在仰面躺著的那個待宰的羔羊身上，嘴里唧噥了兩句說：

「想不出你還會浪！哼，到要看看你那東西是怎麼長的！……劉二叔來了，請坐，請坐。」

劉順是一個月到這里來一回的，他對於這一家夫婦所經營的事業是很清楚，所以就毫不動聲色的說道：

「是新貨罷，又是哪兒弄的？」

胖女人狡猾地眨了眨一對充滿血絲的紅眼睛，吐着氣笑道：

「什麼新貨，簡直是浪戾，你問她昨夜里可『哎喲』的好聽罷！」

劉順却給這句話弄得迷惘了起來，但他不轉瞬地看着那個還把一張臉埋注自己膝之間的坐在地上所謂「新貨」

「你叫什麼名字呢？」

「什麼……對了……叫『絨兒』」蓉兒。」胖女人代答道：「說是已經開過苞的了。一來就要跑，叫我一頓臭揍打服了。……還找不到合適的『秧子』……不知怎麼的，昨夜里我們那塊料野王八

高了興，弄得「吶喲：吶喲：」地，睡夢里都給吵醒了。……我說，劉大叔您給想想，我們沒沒有房錢給您哪！從打鬧亂事就斷絕了來頭，這是一筆——」胖女人很親暱地又爬在劉順的耳朵旁邊噁哩噁哩說了幾句話。

「哈哈！」劉順笑着，也爬在胖女人的耳朵旁邊噁哩噁哩說了幾句，「……要這麼辦試試看。」

胖女人春意盎然地連着把頭點了好幾點。

× × × × × × × × × × × × × ×

瞧探黃魁老爺看書時那種勃然之氣，劉順進了幾句金玉良言：

「老爺，小的打聽得來一點兒好事報告……」

黃魁老爺把眼皮兒一挑，兩個人交換了無言的眼風。

「有個剛打鄉下上來的雜兒，才十七歲，大概還是原封兒哪。」劉順笑嘻嘻地低着嗓音說。

「噯！」黃魁老爺順過一口氣來，眼睛一直隔著碧紗聽向外看。

劉順很懂得黃魁老爺這一看的用意，就放肆地做弄出一張鬼臉，說了句他底主人最高興聽的話：「……太太還在上屋裏睡午覺沒有醒呢。」

老爺暫時收起主人的身分，同情地陪着劉順笑了笑。隨即閉起眼睛來，默然了好一會——其實是在想，想到剛才在書裡瀏覽過的一段××××瘋狂似的描寫。於是有一種潛蓄的力量終於發作了，黃老爺突然地把眼睛睜開了一半，問：

「這小玩藝，落在哪兒？你當是耳間呢，還是親自看見的。」

「就是老白家，——南市裡住着咱們房子的那個幹着私營生的夫妻倆。我——兒個去取房錢的時候也

給我瞧見了。肉皮白嫩，重眉毛，大眼睛，可是個尖兒。老白家的媳婦兒跟我透了點意思，我諒可不知道您看得不上哪！」

——因為黃魁老爺的太太是個團圓。

「那也好；可是，條件呢？」

劉順就把早先跟胖女人噥哩出來的話一五一十說了出來道：

「老白家說了不要什麼，送您嘗嘗新呢。我替老爺回她們說，老爺瞧着好，就許賞個千兒八百，不在乎。……可是這孩子，終歸要送到『落馬湖』裡去的，倒有些可憐哪！」

「那咱們可管不了這許多！」黃魁老爺無所動於衷地，隨手自案上一隻小小銀色盒裡挖出一根「粉包兒」來。「去，到上房里看看，太太醒了沒有！晚飯無妨開早一點。」末一句加了些重量說着，劉順很明瞭，樂嘻嘻走出室外。

x x x x x x x

晚飯後，電燈明了。但黃魁老爺却把自己的身體蜷臥在一顆幽然的燈火旁邊。

鴨絨的靠枕，上好的溫軟的蓆子，他覺得真是舒適極了。兩筒烟吹進他裝滿油膩的胃裡去之後，心裡在秘密地盤算着今晚這一幕喜劇的排演方式。一邊想着書裡的人物的動作，又悠然地把第三筒烟吸了進去。——今天多進了一筒。滿屋充塞着熟懇懇的臭氣味。

他於是撲的一聲把那顆幽然的燈火熄滅，開始闔上眼睛，等候這幕喜劇的揭幕。

這黃魁老爺與其太太的臥室，一間精緻的屋子，傢俱都是硬木製成，儼然有光。銅床上堆積着華麗的衾被。壁牆上却沒有什麼點綴，只有小小一幅對聯，寫道是：「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

太太正對着穿衣鏡整理晚粧；老爺忽然一睜眼，聽見太太高聲着的響部，不覺得意地笑了一笑。

外間屋裡湘妃竹簾呱噠地響了一聲，劉順拿着一卷紅紙走了進來，先看見的是穿衣鏡里太太的正臉兒，然後鄭重地向黃魁老爺把那卷紅紙遞了過去，說：

「請帖！」

這是兩個人在書房中預先做好的活局子。黃魁老爺心里想笑，却沒有笑出來，接過請帖假裝聽了聽，唱戲似的抱怨道：

「嗚，臨時的！我已然吃過飯了怎麼辦？」

太太一隻手撫弄着鬢角，簡單的搭了句腔說：

「誰？」

「王竹坡，又是公益會的事罷，真膩人。」黃魁老爺故意把眉頭繃成一道高澗似的。接着向劉順，「現在甚麼時候了？」

劉順退後一步，一掀門口的紗簾，向外探了探頭就縮回來道：

「差十分鐘七點了。」

「沒法子，你把車拉出來罷。」黃魁老爺一揮手，喜劇的序曲於焉畢幕。

兩小時以後。

黃魁老爺躺在「席夢思」式柔軟的綢絲床上息養自己的整個身心的疲倦。這又是一間華麗的房子，但與黃魁老爺自己所有「天蓬魚缸石榴樹」式的宅院不同，而是注入了「近代的科學化」的藥水之後的產物了，淺綠色的燈光給人幽美的感覺，而燈光里又照映着一個爲黃魁老爺所憧憬了好幾天的具有特殊風

味的少女的肉體，——此刻是正微微哭泣着，赤着身子側臥在他的身邊。

——蓉蓉不相信自己還是一個「活」的人！剛才那一陣粘滯的無髮的狂風暴雨似的摧殘，已然把她整個的神經細胞澈底的毀滅了！她全然忘却了一切過去。忘却了血，忘却了眼淚！一直到感覺自己身體上的壓力好像一下子解脫了之後，才本能地呼出一口氣。

在她身邊的黃魁老爺忽地又想起來那一部好書，更比照才剛從眼前那片豐滿的肉體上所得到的慰安，三筒鴉片煙的力量確乎使他又情不自禁地把身子俯下來了。

二十四

到底是生活的欲望能以壓倒一切，蓉蓉在自己所燃點起來的光明息滅，幻想中的樓閣崩倒之後，終於做成爲黃魁老爺的俘虜。

她對於過去的影子越來越覺得糶糊起來，有時故意在腦上想要把那些跡象重刻一回，而那結果反更其勢亂得茫無頭緒。她想來想去，似乎記不起那個可憐的青年會經付與過自己什麼東西；若和姓白的男人或者黃魁老爺做比較，都似乎渺小得多了。尤其是，當她漸漸學會給自己實際上的丈夫黃魁老爺燒鴉片烟的技术的時候，在輕巧的烟燈旁邊，有時那種罌粟花的力量常常刺激着她，以爲若從這一點上看，黃魁老爺並不是沒有可愛處。

黃魁老爺藉口伺候他「心廣體胖」的太太，真的花了一千塊錢從老白家把蓉蓉接了回去。說是個逃難的鄉間女兒，家里人都給砲火掃光了，哪裡不是做好事呢？左說右說的把太太說活了心，劉順更是忠心赤膽的出盡了全力。但到成交的時候，他却僅僅交給了賣主五百塊錢。

黃魁老爺討厭「蓉蓉」這名稱，特意翻書查字典，找出「桂蘭」這兩個字來。

「桂蘭」受了命運的播弄，被蒙養在一條「狹的籠」裡，像個小小「巴兒狗」似的。物質上的一切享受，並不弱於黃魁老爺與其太太；何況又正在老爺的秘書懷抱之中，連上好「雲土」的滋味都在她的臟腑裡生根註冊過了。她是睡在上房隔壁的一間小小耳房；而黃魁老爺，自從把「桂蘭」丫頭買了進來那天，不知以何等理由爲題目，居然得到太太的許可，在屏風門外的書房里另又安置下一份臥具。其實這臥具從來沒有動用過一次，黃魁老爺永遠是等看到太太房里燈火一黑，就溜溜秋秋像隻黃鼠狼似的溜進那一間小小耳房里去。

「桂蘭」倚仗着她底肉體換來了山間種種夢境的實現。都市的墮落的豪華絲一般地纏繞着她，在她的腦海裡開始鑄上了「享樂」的銅牌。就這樣貪戀於飲鴆的生涯使她度過了一個秋天，一個冬天。

二十五

醉人的春風，吹進一班青年人的心里，都發作着各種嬌嫩的軟融融的意味。不管市面上已是怎樣鬧熱的鼎沸着糧價高漲的消息，她却絲毫也沒有知道。桂蘭所充溢着的嬌慵的感覺，幾乎完全是個人的；但爲這駘蕩春光所引逗的結果，早有着心旌搖搖不自持的神秘的情緒了。她正在年青，然而黃魁老爺却已然超過了五十歲。她覺得近來每當自己剛才有些的滿足時，那老人却已是渾身粘滿了汗液而昏昏地睡去了。

「吃點兒甚麼補神罷，這樣的身子是不行的！」她有時嚙不住就恨恨地說着。

「噤——」黃魁老爺不加可否的簡單的應付說。

有一天，桂蘭背地向劉順還說了這樣的話：

「老爺儘管吃得好，其實像塊豆腐糕一樣了。」

雖然是鬥趣，劉順却擠了擠眼睛。——因為這老當差是毫不忌諱的，便一釘子釘劈了她的心隙似的，笑着低聲說：

「得啦，我的小奶奶，……您少叫幾聲『哎喲』，咱們老爺就會結實起來了。」

「你——你再說，我就抽你的嘴吧。」桂蘭臉紅紅的，一咬牙。

劉順輕盈地糾纏着他右手間的三個手指，彈了一個很靈亮的鞭子；同時瞧見了桂蘭的胸前那一對鼓蓬蓬如顫動的涼粉兒似的大乳，自己也彷彿給春風吹醉了，想到這上面不定印過了老爺多少重疊的手跡。

半張的鬍子嘴掛着一痕激動的笑意，但桂蘭却撒嬌撒癩地噴着說道：

「你——你，竟敢衝我這樣的放肆嗎？隄防我告訴老爺去。扣你的工錢！」

「算了罷！是我的不是了。有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吃水的別忘了掏井的』您要不虧我能有現在嗎？如今您吃的是什麼，穿的是甚麼，還有什麼不可心的事情呢？」

桂蘭不再言語了。她默默地把自己的牙齒尖咬一咬下嘴唇，又懶懶地瞞手腕上的金時計。

黃魁太太接受人家的邀請，在一天時憲書排好的黃道吉日，給一位遠房本家結婚儀式中，做了娶親太太的角色。

她決定新做一件墨本緞要綉着新式花樣的旗袍，和一件適體的裙子。於是撒嬌的跟黃魁老爺商量一

切。在心裡有愧的環境之下，得到老爺的允許，是自然不過的事情。然而，太太要自己出馬去市場上第一的綢緞店里挑選，並且倔強地要桂蘭丫頭陪著去，當這個要求自太太嘴裏說出來的時候，桂蘭也在場的她看著黃魁老爺那份猥瑣樣兒，心里好像昨天晚上所吃的江米炸糕，直到此刻還沒有消化完畢似的，別題有多膩胃了。她巴不得要陪著太太上街散遊散遊。

「好罷，叫桂蘭跟你去，到是顯著風風些。」黃魁老爺把神光不足的眼睛睜成爲一條線。

桂蘭笑了一笑，在她底心裡又燃起點兒小小的火焰似的說：

「求太太也賞給我一件袍料兒，行嗎？」

太太一咧嘴，露出半隱半露的白齒上裝著一枚金牙套。她底心裡彷彿被溫的水所灌漑著，她自己確乎也在憐愛著眼前這個俐牙伶齒的小姑娘了。

太太坐的是自用的給劉順拉著的車子，桂蘭坐著的則是外面顧來的也是車墊潔白，腳踏板下有兩個腳鈴的車子。她好奇地用自己底腳趾把牠們踏得打玲打玲的響個不斷。有一次那個車夫竟回過頭來故意地看了看她底一對歷落不停의 腳趾，看得她不好意思，就停止了自己的工作。

太太也說了話：「桂蘭，別緊自躁了，停會警察要干涉的。」

熱鬧的街景，是她鑽進黃魁老爺深宅大院以後第一次看見。一種回憶，開始像毒蛇似的咬噬著她的心尖，她記起，呵！清晰地記起來了：半年以前，她第一次腳踏進這個繁盛的都市，是那個叫做「趙連芳」的一手給自己造成功業在命運的！立刻眼前浮現出一個鬚頭鼠目瘦小枯乾的男人的臉。還有……她又想到那個姓白的刁猴女人怎樣殘虐著自己的肉體，逼迫著她的丈夫獻上自己的……於是她不能地把自己的豐滿的腿部悄悄的撫摩著。但她忽然覺得像洗冷水澡似的打了我個冷戰，她奇怪自己，爲什麼竟

然心滿意足於自己現下這個卑劣無恥然而是有高貴的物質上享受的環境！自己爲什麼會「變」得這樣快
一陣「嘎嘎嘎」接連不斷的噪音裏面攪雜着焦亮的胡琴和高朗的從男人喉嚨裡放出的悠長皮黃調子又來統制着她底思路！這些調子像個熱心的朋友立刻緊緊地粘在她底耳膜上！她不由得用自己的眼睛去四處找尋這音調的來源：原來是從一家高聳着的樓窗口中透出來的。一隻四四方方的木匣子中間露出巨大的圓眼睛的怪物被她發見了。她被屏息地擠緊了自己的腦穴，傾聽着從這木匣中吐出的聲音，不知爲什麼就垂落下來幾滴眼淚。

劉順放下車把，用手中揩着脖項和前胸上的汗珠，並且使眼色叫桂蘭攙扶太太下車。但這時桂蘭覺得自己的腿脚都有點兒麻酸酸的了；腿抬得不够高處，又給車把衝撞了一下，一邊從她口中荒促地喊出一個「呔」字來，一邊就爬倒在水門汀製的石階上了。

那個陌生的車夫斜着眼睛看了看桂蘭的脚底下，他似乎因爲還沒有認清她底身分的緣故，却儘管張大了嘴巴不敢過來拉一把的劉順「嘎：嘎」地笑了起來。

「好啊！還沒有進廟呢，就磕下頭去了。」太太也拿地鬥趣說。

她雖然是努力在矜持着，臉上也覺得熱熱地。那一隻攙扶了太太的左臂的手多少有些不得動兒。而耳旁那種沙沙的音調也彷彿給她極大的挪揄似的。

待她伴着太太登上二樓階梯的時候，開始感覺到自己的一隻脚踝骨有點隱隱作痛的樣子；但不久那整個的神經器官就被四壁玻璃櫥裏所陳列着的各種耀眼花的彩色綢緞給吸收去了，忘記了脚上所受到的打擊。她目不暇給地看看這個，瞧瞧那個；再低頭和自己身上所穿着的花洋布大褂一比較，簡直是太寒酸了；她忽然湧起了另一種新的幻想：如吳黃魁老爺就是這一片布店的經理，那麼……她本能地把

眼光偷偷地向正在跟一個裝束潔淨的店夥談論行情的太太一眼。

一個祇有十八九歲的穿著爽直的藏布長衫的小夥計來到她的眼前，笑瞇瞇地說：

「請喝茶。」

她像吃了一嚇，瞧了瞧小夥計的眉開眼笑的神色，心里又禁不住在飄飄蕩蕩起來，像浴在春風裡的風箏一樣。

她連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向人家回答了一句什麼話，便搭里搭訕的走到太太的身邊來了。

玻璃桌案上各式各樣的軟質衣料已然堆積如一座墳塚，不是價錢不合適，就是花樣不時興。太太的眉頭皺得越緊，那個伺候著東西的店伙臉上的笑紋却越深闊起來。這景象給桂蘭看得逼清，很想打抱不平地替人家說幾句話，可是終於被太太一張肅然不可侵犯的面貌給嘴唇封住了。好容易，太太才賞給她一個發言的鑰匙：

「桂蘭，我簡直挑花眼哪，你看這一大堆，都好，也都不好。」

「是啊，太太。」桂蘭不大耐煩地隨便指着一件顏色較淡雅的料子說，「這花樣我瞧可不錯。」

「噯！」太太送出來一口鼻音，「不好，色兒太淺，像你們這樣年紀穿著還合適。」

「那麼，您瞧這塊怎麼樣？」桂蘭更毫不加思索地指着另外一疋；她已然感覺自己的那隻受了傷的腳踝似乎不能支持得住她的體重了。

「……………」這回太太沒有肯定的答覆，祇第二次把被桂蘭所贊許的那疋材料又仔細地掂在手中，更欸欸地撫摩着它的紋理。

附近正勃發了一種激動的空氣，這種激動空氣的來源是從另一具年青的熱烈的心靈裡發洩出

來的，像電之能以互相牽引，桂蘭不久也就覺察出來了。一方面，她是正爲剛才所跌傷的脚蹠痛苦著；一方面，她已然明白那個讓她喝茶的十八九歲的小夥計也正在很聰明地了解她痛苦的所在，兩道像藥針的眼箭間歇地注射到她底傷之深處。一時，給聽底心曲又滴入不少貪戀與冒險的水分進去了，使她那隻受了傷的脚蹠輕輕在地板上敲擊了幾下。

「好啦，就這樣行了。」從太太口中命令這宗交易終結的詞句還有夥計的手俐伶地撥動算珠的清脆的聲音，又給桂蘭把她對於現實所抱有的幻想截斷了。

「明天響午，派一個人到××拿尺寸單子去。」太太指着包好的一疊布料叫桂蘭拿在手裡，一壁吩咐那幾個夥計們說：

「一定，一定，誤不了您穿的。」這話像銅鐘似的說出來時又給了桂蘭一個嶄新的躍動；她走在太太的後面，也不覺回過頭來望了望說話的人。

二十六

這天夜裏，蓉蓉爲一個無端的噩夢所驚醒。她夢見自己孤獨的一人在荒山深邃的澗谷裡徘徊著；那山谷的形式有點像自己的故鄉，却少了成叢的杏林；忽然，不知從哪裡跳出來一隻奇怪的野獸，——也許就是在她幼小時候常常掛在腦膜上那種從母親口中所描畫出來的巨狼罷！不等她喊叫，一下就將自己的腿腕叨住了；吓得汗流遍體。一時，父親母親都從小徑那邊併肩地走來，她看見了他們，想要呼救，然而喉裡却像堵住了什麼硬塊，任憑如何用力也喊叫不出。她只有拚命地搖舞着自己雙臂。

彷彿丟失了甚麼可珍貴的物件似的，蓉蓉夢中的力量把身上所覆蓋着的一床毛巾被給完全踢落在牀

下去了。她驚恐地一伸手扯動了床欄杆掛着的電燈開關，立刻小屋裡擁擠着水銀似的電燈的光茫。黃魁老爺從鼻孔裡宣洩出粗魯的鼻聲，肉體醜陋地癢癢着。她在蓉蓉的眼前，像一隻褪了毛的死豬。黃歸薄地看了他一眼，就坐起身子來；她明白噩夢中那隻野獸的咬嚼是怎麼回事了，因為白天陪着太太買衣料時在店門口的一跌，此刻那隻踵了的腳踝竟像被利刀割割似的疼痛起來。

蓉蓉把腳上的絲襪和長長的腳帶統統除去以後，一壁撫摩着那給她以無窮痛苦的腳踝骨，一壁，覺冥想着好些可珍念的過去。現在是夜靜更深，宇宙間再沒有擾亂她悠長的思緒的東西，那個清癯的青年教書人的面孔終於清晰地在她的回憶底最深部分再現了。這種回憶的巨劍簡直比肉體痛苦還難受十倍，她幽靈似的懺悔道：

——可憐的吳先生，你現在究竟是流浪到甚麼地方去了呀！

——父親啊，你有沒有回到媽媽的墳上給她老人家燒一陌紙錢呢？

這可憐少女的心靈上的怨艾，變成幽咽的哭聲。她忘記把電 的開關捻滅下去，就一味沉溺於種種無益的悲哀裏面。

這意外的燈光却給黃魁老爺刺醒了。

「噢，怎麼燈還亮着？」伴着一陣咳嗽，黃魁老爺的兩眼連續地眨了幾眨。

「……………」蓉蓉真不耐煩回答。白道才心裡所感受的悲哀與幻滅，此刻在她底眼角鼻尖已然表現得很清楚，不能再瞞了。

「爲什麼？我的乖乖，身子有些不舒服嗎？」黃魁老爺十足的醒了過來，不堪的把手臂伸在蓉蓉的腰際，低低的說。

蓉蓉搖搖頭，又勉強笑了一笑，很聰明地扯動了電燈的開關。

到得第二天清早，蓉蓉噙着老爺吃剩下的桂圓蓮子粥時，昨晚的噩夢與那些悲慘的記憶彷彿隨了這些珍貴的食物又消化得一乾二淨了。

晌午時分，黃魁老爺向太太說明外頭有應酬，祇匆匆地進了兩筒「福壽膏」，就坐着劉順的車出去了。蓉蓉閃步到上屋裡，却見太太正在床邊拈撥着什麼工作，昨天買來的一堆衣料也混亂地放在柔軟的毛氈上。

蓉蓉忽然心裡一跳，彷彿在她底腳邊地上，正有一件東西等候她的灣腰拾起。

「桂蘭，」太太依舊垂了頭，輕輕叫了一聲。

「哦，太太。」

「那個布店裡還不來拿尺寸單子，真討厭。」其實太太並沒有生氣，一點也沒有；她偏愛這麼說。

「是啊！」然而蓉蓉心里却不能像太太那麼坦然。

「我吃完了飯就等他來，早把所愛的衣服樣子找出幾件來了。這辦喜事的人家最好擺譜兒，咱們出去別給人笑話才是。」太太隨手拾起一件衣服遞給蓉蓉看。

太太的話當然不錯，可是誰又敢笑話您哪！」

「也別那麼說。——真是的，自從你進門，咱們娘兒倆也始終沒有長篇大論的講究甚麼，我背地里瞧你，到怪聰明伶俐的，怎麼老天爺偏讓你脫生這樣的苦命呢！」

幾句不痛不癢的話縱然多少有些勾起了蓉蓉的心事，但自從經過幾次狂風暴雨似的磨折，除非是直

覺的感到，旁人的話，已經不大能立即引起她心海中的浪花來了，她不過僅僅淡然的一笑說：

「咳，已過的提它做甚麼呢。如今我有福氣伺候太太您，也許是上一輩子燒過了高香的罷。」蓉蓉說了這些言不由衷的話，說完連自己也覺得奇怪起來；她好像不是預備這麼說的。不過這也是事實：她雖然同黃魁老爺偷偷摸摸的有過不少次肉體的關係，但的確在她心里絲毫都沒有恨着太太的感情，像普通得寵的姬妾那樣。她在黃魁老爺的覆載之下，受着粘滯纏纏的種種蹂躪起初還好；最近則是心里連一動也不動了。

「好孩子，」樂得太太眉開眼笑的說：「趕明兒我一定要選個班配的女婿給你。：是的，你聽！」門道的壁牆上傳來一陣電鈴的聲音。

「討厭，一定是取尺寸的人來了。劉順不在家，你去給人家把門開開，就把他叫到這屋裏來罷。」

那個面熟的小夥計卑恭地向蓉蓉嬉笑着說。

「小姐，請您回太太一聲，我們……」

「你貴姓？」蓉蓉畧微把身體退後半步，好像是明知故問。她一壁等待着對方的答覆，一壁把眼前的人舉止動作以及五官的位置等項捏入在遠遠的回憶里，一刹那，他把「柏生」這兩個字也渴望地記起來了。

「您真是貴人多忘事，昨天，……」小夥計一邊伶巧地辯訴着，呈現出自然的血色的嘴唇一哆，兩排齊整的牙齒顯露了出來，給她看見，彷彿比自己所憶起那個人還要漂亮，還要大方。「我姓王，××綢緞店的跑外，不是昨兒您這裏的太太買好敝店的幾塊衣料要我們承做嗎，現在來取太太的尺寸單子來了。」

。「一邊把兩隻手一抱拳，道聲：『勞駕！』」

「噢，王先生，上邊的太太已經等急了，三番兩次在罵你們討厭。」

姓王的夥計更進一步嬉笑着說，「累小姐給我們多說句好話哩。」

「進來罷，等我把門關好再引你上太太屋里去。沒有人，老爺也不在家。」

從後面很深刻地注視着蓉蓉那隻走得不大俐落的細腿腕，那夥計終子放肆地說了：

「昨兒您癢的好像很不輕，不知道好了沒有，我們店里寄賣有一種『三黃寶臘丸』專治跌筋傷骨，得有效驗的，等明兒給您拿兩付來罷。」

蓉蓉的小臉兒爲之一紅，這匹受了創傷的家庭被獵人的偽善的言語給感動了。黃魁老爺底醜陋的面首很快地就閃了過去。更肉慾地想到這金錢鬼的無能以及姓白的那個人肉販的粗魯，那結果是毫不吝嗇的把一雙眼光向他身上深濃的拂了一下。說：

「那麼謝謝你，要多少錢呢！」

「甚麼錢不錢的！治好再說罷。」王夥計大膽地故意把一隻手拍撫着蓉蓉肩膀，繼續獻媚了一句：「總要快點調治；你瞧你這麼一雙小腳，走道兒已然够勉强的了；再要有些毛病，看着更可憐得多哪！」

蓉蓉僅只善意地向他一努嘴，就結束了她們相互間談話。

王夥計在太太房裏很細心地料理着他應作的工作，一件一件皆已拾掇完畢，蓉蓉也一直在這裡伺候着太太給點烟餵茶捶腿作種種瑣碎的事情，這人更從太太健談的鋒銜里得知關於蓉蓉的一點過去，於是對於她眼睛裡的表現就越發輕佻而且積極了。太陽平西，老爺還沒有回來；太太忙了一個下午，也有些

倦意欲困的樣子了，便嫩嫩地衝着那夥計揚一揚手說：

「回去，叫你們匠人加緊細心做。——小王，聽明白了沒有？」

王夥計很識趣地收拾好一隻小包袱，唯唯的答應着，又向蓉蓉使了個眼色說：

「太太，下禮拜五給您送來罷。叫『小大姐』跟我去關上街門罷。」

「什麼『小大姐』，一個丫頭片子給你們做生意的人一張嘴，就說成甜哥哥蜜姐姐的哪！桂蘭，你跟他關上街門。」太太眼皮一搭撒，就把身子半倚半靠地擱在天鵝絨的墊褥上。

兩個人走過游廊，來在垂花門以外，王夥計在前忽然停住了脚步，低低向蓉蓉說：

「原來你叫『桂蘭』啊。」

「你那藥，幾時拿來？」蓉蓉把話放得更低些。

王夥計皺了皺眉頭，悄聲說道：「按說呢，不能再就誤了。下禮拜五送來是來不及的。我想，……他色情地握住了蓉蓉的手說：「你明天早晨跟太太告個假，就說去瞧腳，上×××去一踰，我的嬌在那兒住家。把藥給你送去了好了。」

蓉蓉全身都快意地戰慄起來，那隻被攔住的手稍微往外扯了扯，却絲毫沒有逃出人家的力量；只好央求地說：

「××××，我不認識這兒怎麼辦？」

「……：……：……：那麼，」想了想，手又一用力，「準早晨九點，我在這胡同口上等你罷！」

蓉蓉像吃了一枚酸橄欖似的，咀嚼着自己的一腔沉重的心感。

x

x

x

晚上，下了一陣小小的秋雨，黃魁老爺自外面打了電話，大意說：晚飯後要再同朋友們湊幾圈，恐怕今天不能回來了。

雨後的庭院裡的溫度已然能够使一個穿着夾袍的健康人感到幾分不耐。蓉蓉因為腳疼，得到太太的允許，當黃夜宵兒的吆喝聲音還沒有響到耳邊的時候，就一跛一拐地離開了上房，折回自己的小屋裡，捻滅了燈光，把身子整個地臥倒在那張堆積着罪惡與淫猥的床板上。靜靜地數着簷頭隔幾秒鐘才能墜下一粒四殘餘的雨滴。這雨滴，却正很能象徵着她底生命的精液，也在徐徐消耗的一樣。

蓉蓉此刻的心情，彷彿每一隻腳踏着了一塊跳板；跳板下面該是沖蕩飄流的巨浸，而事實上因為水和風的力量，這兩枚跳板必將不能向一個方向走去。應該採取哪一隻，或是捨棄哪一隻，便在她心頭的打算是千頭萬緒，七上八下。她極明白，又極懂得：那付清秀的五官與可愛的舉止的姓王的夥計，爲甚麼肯和婉地向她送情、送藥。她知道世間男子的心理好像都是那麼單純，——但她現在急於想得到這種單純的滿足而不能夠！從黃魁老爺的恩典給她嚐到了罌粟花的辛烈的滋味；然而這個虛弱的金錢鬼却沒有力量使她的旺盛的生活力同這些辛烈的刺激可以飽和起來。

蓉蓉翻過身子來想了一陣，更懶過身子去繼續想了一陣，像一張快要烙熟的煎餅似的，心裡頭越發覺得熱灸火燎的難受了。索性把憲紙完全捲了上去，而從外面透進來的涼冷的秋風並不能壓下心頭的煩燥。她又意識起來，每天這個時候，剛正是那個糟老頭子吃過了大烟，小竊盜似的蹲在這張床上，如她粘纏的時候，但到這裏，不帶有些飄飄然，眼前那個露着一嘴白牙齒的年青人又呈現在眼前了。

她低低地嘆歎了一聲，起來從暖水瓶裡倒出一杯涼開水，忙忙地喝乾，才覺得火氣略微輕輕減了一些。

她忍受着惡的毒蛇一口一口的咬噬，直到了半夜。最後決定去冒險試走一下這新的路程，才朦朦朧朧地睡去了。

二十七

打第二天起，蓉蓉背着蚺魁老爺和太太，以看腳爲名，接受了三次的試驗。她的一個飄蕩的心又像游絲一樣，牽惹在那個青年買賣人的身上了。

在一個大雜院的一間屋裡，蓉蓉夢幻地把自己將來幸福的種子開始埋葬下去。那就是她第四個臨時的丈夫告訴她說是他底孀母住着的。其實那房的主人雖然是個四十幾歲的婦人，可是滿不相干。祇要熟人，或者爲靠得住的朋友所介紹，她是以每一點鐘爲單位向人家索取「待合」的金錢的來者不拒的人。這萬花筒雖然不久已然給蓉蓉揭穿，但她又被更艷麗的一隻萬花筒所迷惘着了。

那是第二次蓉蓉穿進這間小屋的時候，王夥計已經躺在土炕上吸香烟。而對於黃魁老爺府上的種種事情，蓉蓉在得到這男子的恩惠之後，更不隱諱的給他說了一個大概。當那女房主引她邁進門限，她還低石頭，好像還沒有安排好第一句要說甚麼話呢，王夥計一邊噴出個烟圈，一邊把身子往炕裡側了一側，讓蓉蓉坐在炕頭上，便笑着問道：

「昨兒晚上，你們老爺可饒了你沒有？」

「咳，提他做甚麼！」蓉蓉說着話，曲起自己那隻受了傷的腳，橫在膝蓋上。

「那藥怎麼樣？」

「靈驗得很，走道兒已經不覺着怎麼疼啦。」

「今天再上一回，明兒再上一回，就去棧兒了。來罷，咱們先上藥。」

蓉蓉記起了昨天的事情，王夥計花說柳說着那藥上法的困難，說非自己動手不可，而那結果使她沒有能力逃避掉這種天然的誘惑，竟使她屈服在他底暴力之下了。但她在事後覺得這男人的種種同自己的理想可以合拍，從心裡得到了意外的滿足，此刻聽見又這麼說時，越發很魅人地故意一撇嘴，嘟囔着：

「可是，不許你再像昨天那麼噙『海怪』似的……你噁，舊傷是不疼了；腳指頭都被你捏弄腫哪！」

「嘻嘻……」男人做出勝利的狂笑。

「桂蘭，你不是也陪過你黃老爺抽幾口大烟嗎？來，噁這個，比大烟還有意思，還能長精神。」感到整個的倦怠了的王夥計，從衣袋中掏出一個香烟盒里銀色紙的小包，兩個手指極謹慎地打開它，立刻有一股辣涼涼的味道從那一小撮乳白色的粉末里宣洩出來，鑽進了蓉蓉的鼻孔。

「你噁！」王夥計很熟練地扯平了那一小塊銀色的紙，把一根洋火划着，前後左右搖動地烘在那銀色紙的下面，慢慢地那撮白色粉末就消融成爲一大滴糖稀似的液體，並且騰起一點點淡藍色的烟霧：一揚眸，液體和烟霧便一齊送到王夥計的嘴里去了。

「你也試一試罷。」看到蓉蓉臉上那種好奇的神氣，王夥計狂吸了一口香烟，那隻手更向自己的短衫口袋里摸著。

「你吃的叫甚麼東西？」

「連這都不懂嗎？真是地道的老趕。這比大烟的價錢貴了十倍呢，可是力量却也比大烟強了十倍，

嘻嘻！抽一口保管兩個鐘頭不會乏累的。」

蓉蓉重重地擰了一下他的手上的肌肉；在一旁靜靜地看她怎樣把一小點白粉插到一根烟捲的尖端，努力使它粘着在那些金黃色的烟絲上。……

「使勁兒抽一口，來！」王夥計在循循善誘地教導着蓉蓉去做另一種初步的犯罪行爲了。

×

×

×

第二度的興奮給了蓉蓉以饕餮似的飲鴆下去的結果，在過度的精力喪失以後，她貪戀地搜刮了王夥計的衣袋，又照樣的做了兩回三回的試驗。

兩個人在情愛達到沸騰的高潮時，至誠的講了許多生命之外的歸宿的話。王夥計說他爲嗜好所累，最近在櫃上已然不怎麼吃香，掌櫃總想找個葷兒散了他；他說第一次見了她的面就半宵沒有睡覺，不想天從人願，月下老兒配就的，毫不費力就給他們成雙作對了；他說自己的家鄉遠在××，也是父母至親都沒有孤伶漢子，祇有個舅父在北京，他想事情下來只好投奔他去；他終于做出許多柔婉的作風，說他捨不得蓉蓉，卑順地要她務必在無可奈何時候，像快刀割斷了黃魁老爺的依戀，跟他上北京去享福過日子。

「總要再聽一聽才好。」這是蓉蓉心裡的話。一年多的物質上豐富的享受使得她有幾分捨不得隔絕，而此刻這個大胆的年青人除了性的滿足之外，並沒有給過她什麼，聽了上面的話，她於是嘖嘖的遺出了自己的意見：

「我這個年紀，當然不耐煩跟那糟老頭子過一世。你盡管放心好了。忍耐着，積攢一點兒錢，再遠走高飛也不遲。」

虛榮心的少女被混在貧民的深淵

「你是在恨我沒有錢嗎？好，一個男子漢還養活不起自己的女人，就任什麼也別說嘴了。一個月，你等我一個月，看罷，我要叫你跪在我面前叫我××……」男的爲藥力興奮過了度，彷彿動了肝火似的說。

「別胡說了，難道說你爲咱們的事還去綁票去嗎？」

「騎驢看唱本兒，走着瞧。你總有佩服我的一天就結了。」

蓉蓉帶着疑慮和喜慰兩種感情離開了他，在黃魁老爺府上又過了約有十多天平靜如水的日子。但在她的心裏却不是坦然的：伏而又起，起而又伏的仍然是那兩個永遠不能融合的勢力。

那一天，王夥計藉着給太太把新裁好的衣服送來的方便，在甬道裡很鄭重地扯着蓉蓉的衣袖，說：「明兒一早到那個地方去，我帶了讓你高興的禮物送給你。」但他說話時的態度有點忐忑不定，臉上像披着一層冰雪。

「什麼事呢？」蓉蓉吞吐的問着。

「見面再說吧，你忘記了我前回跟你發誓的話了嗎？」

他匆匆地去了，蓉蓉在門外睜大了眼睛一直把這年青人的身影送到被巷口的牆壁擋住爲止，懷着很重的鉛塊退回自己的屋裡。

她彷彿已然意識到要發生甚麼重大的事故似的，手脚都不能自主，腦子裡如同一堆亂絲。她已沒有管制自己的能力了。半夜，黃魁老爺用過了大煙，又跑來向她糾纏；但她推說身子底下來了許多白東西，第一次拒絕了他。

枕上朦朦朧朧地聽見了窗外震雀的鳴聲，蓉蓉立刻從炕上坐了起來，頭髮連理也沒有理，就戰戰兢兢

競地踱到上房的廊子上。聽了聽，屋裏非常寂靜，她不顧一切地把隔扇彈了幾下。

「誰？」是太太的聲音。

「丫頭來向您告一會兒假，看病去。」

「桂蘭，你怎麼了？腳不是已經好了嗎？」

她掀起軟簾，遞進半個臉兒給太太看。一邊說：

「不是腳，我——我頭疼得厲害。」

「呀，你這幾天真瘦多了；不是血經上有什麼毛病吧。」太太像照顧她自己的孩子那樣很柔婉地說。這樣越發給蓉蓉心上添了病痛以外的痛苦，她嚇呆了半天，才這樣說着：

「也許是的；我已經快有兩個月沒有來身上了。倒奇怪地不知從哪兒跑出許多白東西來。」

「啊，那叫白帶；你一個姑娘家怎麼也得上這種大人的病了呢？」

蓉蓉覺得太太底話宛如皮鞭的打擊，全身都不禁痙攣起來。

「瞧瞧去罷！別弄成了女兒癆，就大得多了。」

她像放了赦的一般，心裡更有種慚愧的念頭潰溢着，但她不停留地走出門外。

×

×

×

蓉蓉意外地瞧見她的意中人今天打扮得非常齊整，不禁多看了他幾眼。

「桂蘭，你該佩服我了罷。」王夥計很不自然地笑了一笑說，「我要求你一件事？」

「甚麼？」蓉蓉吃力地看着他。

「就在今天的頭班車，你跟我到北京去。」好像是斬釘截鐵的，其實話口中摻雜着不少強勉的成

分。

「咦呀，你……你的事情不幹了嗎？」蓉蓉在喘着氣說。

「不——幹——了，你瞧這個，比不幹不是還強的多多嗎？」他隨手從貼身處取出來一件軟綢的小包，並且略微扯開一點小口給蓉蓉看，那一疊一疊怪可愛的「藕荷」色的鈔票。

「這是五千八百塊，够咱們半輩子花的了罷。」他吐出一口粗暴的氣來說。

「這麼多的錢……」蓉蓉眼睛里突然閃出異樣的光輝，「你打哪兒掙來的呢？」

「先別問，等場實了再慢慢兒告訴你。反正不是搶來的就完啦。」

「……」

「桂蘭，別猶疑了。你看，這是兩張去北京的車票，車是九點開，你還……」他從炕邊站了起來，兩手叉着腰，似乎在焦急地等候着蓉蓉的答覆。

●男性的剛強猶如一盃新從井中舀了上來的冷水，兜頭在蓉蓉的心裡一澆，把她來時所一同攜帶的慾情簡直完全擊滅，她真的沒有料到這一步棋竟如此迅速的實現了。

「就……這樣……走……嗎？」蓉蓉扎掙着說了這一句話。

「對——了。」王夥計強硬地點了點頭。他隨即把蓉蓉順勢一拉：讓她坐在自己的膝頭上。這裡那裡撫弄着她，又把她蓬亂的頭髮攏攏順，偽裝着鎮靜。她沒有一點反抗，像隻四條腿已然給屠夫捆得結結實實的羔羊一樣。

「跟我去，這一大堆錢還不够花嗎？到北京我們租兩間房子，我再找個新的事情做。」

「我不能再回去看一看……我還有一些手使的東西……」蓉蓉囁囁着說。

「你已經不能再回去了！」男的依舊態度極固執，極堅決。「事情已然挑明，此刻劉順那小子或者早就在上頭報告了你的逃走。」王夥計擠了擠一對纏着紅網膜的眼睛，「東西有錢可以再買，稀罕什麼！」一雙拍打着他的小行篋，「這些，打你這樣一個金人也够了！」

辯白是沒有用的，蓉蓉祇有忍受着命運的播弄。自己的前途究竟是光明還是黑暗，她不敢再像過去似的妄加臆測了。

她走出了黃魁老爺的籠，火車又把她送到另外一個新的天地裡去。

二十八

古城底嚴寒的冬日，狹窄的永遠難以見到陽光的溫暖的街角，還餘存着兩個禮拜以前一場大雪的痕跡。那雖然望去是一堆垃圾，有墟灰渣，有葱葉，有橘子皮，有吸剩下的烟捲盒和錫紙，觸眼是一片骯髒，但你若不嫌污穢，鼓着勇氣捏起鼻子把它們一個一個的踢開，那深處的雪積，却依舊是潔白的。好像一個表面上做着極下賤職業的人，却具有個很崇高的靈魂一樣。

天又逐漸地陰暗了，從西北方的遠天牽扯着鋪天蓋地的雲影，單調地沉悶地掩覆了下來。在寬闊的馬路上一邊是巍峨的皇城的宮牆，牆下有兩條暗黑色的電車軌線似乎和它做着長距離的比賽。一邊是幾畦方方的池塘，各自寂寞地擺開一窪冰層的海！海邊上枯柳或隨着瓦楞枝，伸向天空，似乎想要抓住那些往來的雲底衣裳。此外，樹林中徘徊着一個額骨突出很高而貌深沉的青年男子。他披着一件不甚適體的大衣，頭上戴的是幾年以前時興的有鎖邊的呢帽。

——這青年男子便是五年前在山裡教書的吳柏生。

五年以前，他在鄉村裡得到過一點純真的愛撫，給他底古井似的心懷澆上幾滴甘沁的露水，好像就要茁生出新芽來了。然而這種愛撫不久就變成了虛空，平白地給回彈的爆裂聲音炸光了。他哭過，但也曾笑過，默默地送走了五年無言的歲月。他底知己的朋友，大半已經悄悄地離開了他，去追求那些渺茫的希冀。但他想來想去，終於一天也沒有離開這座古老的都市。他固執着做夢，夢想那些墜歡也許會能重拾起來；他瘋狂地喝酒，妄想酒杯底下尋見他意中人的影子。

在秩序剛剛恢復的幾個月裡，他時常到那座山裏的學校臨時在城裡租就的辦公處所探聽消息。起初是一切都隔絕，後來那地方終於變成了他們幾位殘存的同事一個會談的中心。過了幾天愁眉苦臉的日子，居然有幾個大膽的逃進城來的學校工友給他看見了，但他認為是最靠得住的老傅却沒有來。消息很不好，學校的校址果然被一批走在時代尖端的人們侵佔了去。衣服傢俱不消說，據說連成本大套的書籍都有被當做蘆柴升火的事情。而村裡略畧有些積蓄的農民，有的就趁着到城里的大路還沒有被堵截，扶老攜幼的逃了上來。

最後的一點傳聞也許可靠，柏生的心裡不覺動了一動。於是他時常一個人無目的地跑到各處的大街上徘徊着，指望萬一也許會創造出什麼奇蹟。他有時在路上看到了像蓉蓉那種打扮的姑娘，總要戀戀不捨地搜求一個澈底。雖然他永遠是失望的。

過了一個「永遠有希望，而永遠是失望」的冬天，柏生在街上所見到那種裝束的女人一天少似一天，他底沉重的心也逐漸的冷寂下來了。在更深人靜夜，他有時神經質的把屋門鎖好，從篋底拿出那件給他邂逅中買來的無法投寄的禮物，捻滅了燈光，放在自己的懷抱里，低低地呼喚着這禮物底主人的名字。

隨着年光的遞嬗，柏生漸漸陷於窘困的境界之中，不僅是精神的，在物質上他也遭遇到了空前的磨難。使這個患着兩重人格病症的零餘者的青年消失了所有勇氣。他雖然表面上像是很安逸地住在他底族叔家里。但究竟是族叔，不是父親！一向我們的民族性，對於家屬的遠近觀念分別得最清楚。失業年餘的柏生，耳朵里已經灌進了他底族姪許多句像針一般諷刺的閒話！實際上呢，這一家的收入也確實減少了許多。他底族叔還固執着不肯出山。這樣維持了一年，終於不堪生活的高漲，逼着賣掉了祖遺的宅子，辭退了多年的僱僕，遷到北城一處僻靜的胡同裡，祇勻出一間不滿方丈的小屋叫柏生寄居。

現實性的高壓，逼着柏生連自由地喘一口氣的餘暇也沒有。他賣去了自己所珍愛的幾本破書——他底大部分的書冊早已埋葬在那鄉間學校裡了，賣去了自己所珍愛的那具照相機器。他常常利用着香烟和酒，做一種慢性的自戕；並且有時候，他居然會跑到那些醜態不堪的場所，用了不值錢的鈔票買到五分鐘的愛情。他想要從那些最令人興奮的彈指之頃，給自已受了創傷的腦膜上塗上一點粉紅色的記憶。在一個月以前，靠一種偶然的機緣，給他尋到一處小小的職業，每個月可能有百餘元的收入。他聽從了他族叔的勸告，就隱姓埋名地工作下去了。

海岸邊的一排路燈閃閃發出團團的黯淡的光輝，照着柏生與他寸步不離的影子。他底脚步已然有些兒趑趄不定；一刻鐘以前在大酒缸的座間灌進肚里的半斤白乾，此刻漸漸地發揮了它的威力。但柏生並沒有醉，反而更覺得心裡十分通暢，十分清楚的。他把一隻右手插下大衣的口袋裡，立刻觸着硬硬極冷的一堆東西，那是剛才從酒缸小夥計手裡換來的幾個銀幣，他故意擺弄着它們，發出一種清脆的聲音。他意識到：那種職業若在五年前自己是絕對不屑於去做的，——徒然給他增加了精神上的痛苦。但

爲了百餘元錢，爲了可以拿它換來他旋嬌的笑臉，他只有忍受這痛苦；同時，在另外一種消耗上找到了它的補償。今天，又是發薪的日子了。他在會計科裡那些肥頭大耳先生們的輕猥而孔之下領到他底薪俸袋，走出他工作場所的大門，便先去附近的大酒缸上買了盡情的一醉。那結果，腦子裡所存貯的幾多討厭面孔藉着酒精之力暫時消散之後，在他習慣性的神經系統裡，又勃發着另一種生活的欲望來了。

他離開了蕭寂的海邊和樹林，讓電車給拖到熱鬧的街市裏去，繼而又從熱鬧的街市帶到那有名的非鼓的城南，車也走到了它的終點。車門吐出來最後一批旅客，柏生也混雜在裡面。他一步一步鑽進那些街燈的光明所照耀不到的黑暗境界裏。

在僅有五六尺寬度的小巷裡，兩列屋牆之高使一個頹長者的手指可以不費力的伸到它的頂端。像鴿籠一般建築得異常簡陋的灰泥質的小屋玩具似的並列着。凸凹不平的土路上擺來擺去的是尋求低級欲情的人。

這裡堆滿了古城的渣滓——爲時代所踢出來的廢料。這是他和她們的天堂！有的是放縱的歌唱，與無可奈何的歡笑。

「來罷！進來呀！」每個小小甬道里皆排列着三五個充滿了辛辣的烟尾氣息和蔥蒜味兒的怪紅的臉孔或是失了血色的雪白的臉孔。當柏生從每個甬道口外經過時，會貪戀地向她們投射了眼風的，立刻招來了有的點頭，有的擺手；還有人低媚地說出上邊的話。

倚在一架電線杆子旁邊，正有個穿着短衫肥腳褲的女人向距離她約有十幾步遠一個工人打扮的長大漢子叫着：

「大××，來來，挑我罷！」

那漢子故意輕狂地搖擺着他底粗壯的身軀回答：

「一塊錢！」

「一塊錢就一塊錢；來！」女人扭着軟軟的腰肢。

但那漢子似乎安心開玩笑，一步也沒有走近來的意思，可是還笑着說：

「屋裡去可不行，就在這！靠着電線杆子，讓我×！」

「隨你！倒是來呀！」然而看到那男子却毫不慌張的轉過巷口不見了，女人才囁嚅着罵了一句下流的話，扭扭捏捏地走進一另低窄的門樓裏去了。

這個女人的走路姿式給柏生清楚地看在眼里，他覺得滿腔酒意再度昂揚起來。尤其是那聲音，那好像在他記憶的舊紙上曾經刻畫過的聲音，他不覺心裡動了一動，不由己的也隨着鑽進了低窄的門樓。

有人引導他在一間雖然沒有人却也有土炕有草蓆還有隻半舊梳粧台的屋裏坐下，對他笑吟吟地：

「給您沏壺茶罷！」

「不用！——看看。」

「哈，咱們還過這個嗎。您來了就歇一會兒，叫夥計給您沏壺小葉兒，好不？」那人用跟仔細打量着柏生，陪着笑臉說。

柏生明白這拒絕的原因，他看見這院裡所有出入的遊客沒有一個穿着大衣的，也就把莊重的顏色收起，用眼睛平易地看了看那人，道：

「瞧瞧，你們怕什麼；我又不是……」底下想要說出的話忽然直覺得還是不說的好，就變成爲一口唾沫，咽了下去。

那人還不很放心地望着柏生臉上的表情，忽然，彷彿覺悟了似的，就過來把門簾捲起，衝院裡喊了一聲：

「見哪！」

叫到「鳳仙」這一個名字時，柏生認準就是剛才倚靠電線杆子跟人家講交易的那個女人。此刻在二十五燭的燈光之下，那在青灰色臉龐上給造物主鏤刻好了的眉毛，眼睛皆毫不隱蔽地呈現在他底眼前。他立刻覺得神經中樞宛如給電火強烈的一擊，滿腔酒意像夏天的雲影，從四面八方聚集了來，漲滿了他底頭腦，梗塞了他的咽喉。

對面那叫做「鳳仙」的女人也往後退了兩步，好像突然間喪失了身體的重心，一把抓住門限，恐懼地望著這位陌生的來客。

二十九

「吳先生，我做夢也夢不到在我這一輩子還能夠見着你一面！上天造定，我沒有福氣領受你那偉大深沉的愛。五年以來，我的身體上已經注入數不盡說不清種種惡毒的種子，這原因，一小半要怨恨我自己；一大半却是那個人面獸心，將來永不會得好死的強盜趙連芳害的我！現在，我底身體上所蒙受的罪惡雖然是再也不會洗乾淨的了；可是我底一顆心却由你賜給我一個懺悔的機會。你信不信：嚴冬是會給春風吹走的，惡魔是會給戰士打倒的。現在你又站在我的身邊，所有過去一切自生的和他生的罪惡都給我倆真正的眼淚的激流沖洗而去了！你就是我的春風！你就是我一個人的戰士！」

吳先生，你可知道在這長漫漫的五年裡，這兩座大城曾經贈送給我多麼豐富的人生經驗，教給我認

識了再有五年也跟你說不盡的慘苦的經驗！我當過有錢人的丫頭，有過窮奢極欲的物質上的享受。却又因為盲目的賤價出賣了愛情，做過一個拿犯罪購買愛情的胆大男人的妻子。我因此被連累，在牢獄里關了幾個月。那時，我執迷地跟隨着那個胆大的男人，幻想着小家庭生活的舒適！然而僅僅是三兩天的光陰，官人就很巧妙地尋到了我們的住處。你看，上天安排得够多麼滑稽。當警察秘密地在窓跟底下偵查我們的行動時，我還親暱於我所嗜好的毒品之中。那結果，你自然可以想像得到的了。

「是的，吳先生！這種嗜好和我底關係竟與日俱深，我一點也不敢逃避掉它的魔手。我甘心叫它一點一點吸啜着我底血液，直到最後一滴。天知道我還能在這人間活多少日子！像一枝蠟燭，業已燃燒到婪尾；像一盞乾涸的油燈，餘剩下僅有燈芯裏所吸收的一點油質了。但我都不管！如今祇要每天有我白而抽，有我涼水喝，這個不值錢的身子是盡着人家『隨便』的。如果有一天，命運饒恕了我，——明白的說，就是夜裡在我底身邊沒有一個男子陪着我睡覺的時候。自己躺在冷冰冰的蓆子上，白面的毒質使我暫時的興奮着，也會想起我那病死的媽媽，不知下落的爸爸，還有故鄉裏許多可敬可愛可憎可恨的人物。但是，我却始終未曾想到你，更沒有做過再和你相見的夢。天啊，你莫怪我薄情，因為當你底崇高的面影乍在我底腦膜間呈現時，立刻我就像全身被蚊虫咬嚙似的難過。我不敢埋葬自己在那些宛如隔世的回憶裡。

「你瞧，我還算一個活人嗎？你摸摸我底筋骨，一根一根完全顯露在表皮外面像梳齒，你看看我底乳頭，乾癟得似一枚發了霉的鮮核桃；可想像得到這裡已然有多少個男子曾把他們的獸慾烙着在！還有，還有……這幾處彷彿一架雖然是殘破了了的機器但是依然可以發揮一點效力的部位，也早就和我底靈魂脫離。我底肉體任憑他們一天天一次次地壓榨與吸取，不過我底靈魂應該還是屬於姓吳的！到如今水窮

山盡，自己又是個不自由的身子，吳先生，我原不配說出這樣要求的——你還能把你底手給我握一握嗎？」

柏生憤激地聽着蓉蓉的傾訴，半斤白乾也已升騰爲蒸氣消散於他底體外。從屋頂天花板上垂下來的二十五燭光的電燈泡不知道在甚麼時候給換上一枚五燭光的了。它所發出的光亮好像螢火一般，映照著四壁如在一个幽竊的洞穴裡一樣。

窗外有吆喝「賣肥滿鷄」，牆外飄來悠長的叫喚「餛飩來開鍋」的聲音；掌院的夥計奉命喊着：「落燈了！」

「你現在住在哪兒？」

「北城。」

「今晚上還能够回去麼？」在模糊不清的蓉蓉底瘦臉上，混着從眼角流過的淚珠，和胭脂的紅印。

「……」柏生沒有回答。

「鳳仙，你底客還走不走啊？」窗外有個粗壯的男子的喉嚨在叫着。

蓉蓉用腿灣觸一觸柏生的身體，並且以可憐的眼睛深深地望了他一眼。

他默默地從自己衣袋中取出一張十元的鈔票遞到蓉蓉的手裡。

「快收起來，用不了這樣多。——別要再引起櫃上的疑心，說你安上什麼鬼胎了。」

「那麼，多少？」

「四塊錢，連他們打更的一包在內，足够了。」

柏生揣着千百條難言的情緒，半坐半靠在這斗室中一隻僅有的小矮凳上，看蓉蓉跪在炕頭把被褥舒

展開來：那是一床紅色的薄薄的棉被，邊沿雖用白布包裹，却因為經年累月一次一次在吸吮着男人女人身上所分泌的油脂與汗液的緣故，已然呈為灰褐色的了。他更注目於蓉蓉的背影；那一對長長的髮辮還跟五年前沒有兩樣，僅僅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那一對泥污的圓錐形倒偃的鞋底，是曾經給他寄託了傳奇性的夢幻底，依然是一種富有無上魅力的東西。他不禁想起了「聯下流的詩句，嘴裡輕輕地哼了出來：

「薄命——憐卿——甘作妾；

傷心——恨我——未成名！」

引得蓉蓉回過頭來，向他笑了一笑，說：

「你還是那個書呆子脾氣呀。」

室隅原有個小小火爐，此刻裡面却祇餘下三五塊紅色的煤球，在苟延殘喘地維持它們最後的生命。冷氣覺得有隙可乘，無情地從紙窗破洞裡鑽了進來。柏生耐不住寒冷，連大衣也沒有脫，就蓋上了那床薄薄的棉被。又燃起一支香烟吸着。蓉蓉揭起炕席，自下面掏出一小小紙包，慚愧地衝着柏生呈上一幅慘白的苦笑。

「我勸你，從今以後把它戒了好不好？」柏生激動地握住了蓉蓉底纖細的手腕。

「唔……」她顧不得說話，一揚眸兒，那一撮白色的藥粉完全傾入她底喉嚨裡去了。

「行不行？……蓉！……我還是愛你的。」柏生把蓉蓉的蓬亂的頭髮攤入自己底臂灣裡，給她加意地攏了攏說。

「好！你是我底救星。」她把身軀挨緊了他，但忽然轉了一個意思說：「可是，這東西却是我底生命，我沒有它不能活到現在的。」

彷彿空頭澆下一壺冰水，柏生想，這人怎麼墮落到這樣不可救藥的地步了！

「吳先生，我知道你在恨我，是不是？」蓉蓉悽苦地把半個臉扎在柏生的懷抱裏，「我才剛已經告訴過你，我打落水以來，到現在整整四個年頭了。我的皮膚上不知受過多少刑罰的磨練，我被強迫着每天不論白天黑夜，必須像白羊似的任憑人家宰割。我早就失掉了爲人的資格，我只是一架機器。這東西就比如管理機器活動的油一樣，沒有它，這付機器就完了！」

「蓉蓉，你不能這麼想！有我在，遲早要想法子救你出去的。而且……」他還沒有把話說完，一張涼冷的手掌已然貼在他底嘴上了，那是蓉蓉底手。

「忘了嗎？嘻嘻！」她最後把話放到低不能聞的程度，「你要了我去，有什麼用處呢？我絕不會再給你生兒養女的了。」

忽然窗外響過幾下脚步的聲音，又有人叫：

「鳳仙，睡了沒有？」

柏生扯緊了神經等待下文，可是蓉蓉毫不變色地說：

「就要睡，勞駕您把燈給落了得啦。」

於是聽見門檻高處「吧！噠」一響，把柏生和蓉蓉全沒入無邊的黑暗裏。

x

x

x

x

四年以前。

當蓉蓉已然把她底肉體貢獻給那個布店裡的王夥計，並且預備也把自己整個的靈魂交給他的時節，數着單調節拍的火車的輪聲，他們倆像是極幸福地踏進這座古老的城市裡來。下了車，王夥計把她帶到

一座豪華的旅店住下。當夜，各自無限度地滿足了她們白色的嗜好。他才悄悄地告訴她，爲了她，他可惜拐走了櫃上一筆債款，而且說不定此刻在他底主人翁那裡，早已鬧得滿城風雨的了。蓉蓉呢，除了衷心感激之外，心頭當然懸起一些可怕的陰影。這陰影擴大開來，壓迫她即刻向他進了忠告。於是，他們僅僅在那家豪華的旅店裡住了兩夜，就再度搬到另外一座較爲清靜的公寓裏去了。

就在那一夜，床榻上的他們倆正在相向噴雲吐霧的當兒，房門呀然地被推開了，擁進來兩個穿着黃色制服的警士，其中一個先嚴厲地冷笑着說：

「朋友，對不起；這場官司你打了罷。」

另外一個傲慢而輕猥地過來打了蓉蓉一個嘴巴，揚聲道：

「哼，就爲了你這個娘們——倒也值得！」

王夥計老鼠似的顫抖着，手裡的鎗就噗地一聲被丟在床上。他一點也沒有掙扎，就給「五花大綁」地處置起來了。

「浪貨，也饒不了你！」另一個警士從口袋中又掏出一束白色的法繩。

當夜，蓉蓉先受了警官的鞫問；她只說了幾句關於個人過去的事情，博得座上那個問官一陣輕薄的呵叱。忽然，她瞧見王夥計也被帶進來了。雖然僅僅一刻鐘的樣子，王夥計就全然不見了他底男性的偏強態度，一癩一拐地趑了進來，嘴角兩邊各橫着一道血印。蓉蓉到底不曉得這個可憐的生意人回答了什麼話語，就被推推搡搡地安插在一所大屋子裏去。那裏，原來已然有了十多個衣服襤褸的女人；有的席地而坐，有的抱膝假寐，臉上亂畫着汗液與油脂的混合物，滿屋泛濫着液汗或着尿屁的臭氣。醒着的不消說，連那些假寐的婦人也都被那沉重的閉門下鏈聲所震動，所有消失了健康的眼光，立刻集中在蓉蓉

的身上了。

度過了兩個白天，一個黑夜，她又被一輛四壁給遮得密不透風的馬車，和王夥計同載，送到另外一處規模更大的囚所裡去。

她被這樣的生活所播弄，但在她底心裏却是澈底的明白，一點也不糊塗。她底一張口和一顆心，皆變得十分沉默。她不再想到自己的將來了！

一天，她又被送到大屋子裏去受訊。她看到高台上坐着一位穿着黑色衣服的青年法官。不過使她心裡受了一震的並不是這個法官底嚴厲的問話；而是，當她意外地瞧見黃魁老爺也在自己身邊筆似的直立着的時候，自己的臉孔不禁意識地俯向着地面。

「這可是你底丫頭？」

「是的，法官。」

「她離開你底家，你知道嗎？」

「不！她是偷跑的。」

「你還要她不要呢？」

「爲面子打算，我不能讓她再進我的家門了。」

青年法官揮揮手，叫黃魁老爺先退了下去。蓉蓉很奇怪，她始終也沒有看見那個王夥計。忽然，法官從座位上站立起來，鄭重地讀着一張紙片。蓉蓉聽不見那些文縷縷的字句，只有「兩個月，兩個月」幾個字翻來覆去地在她耳朵裏面衝撞着。

她向了另外幾個不相識的罪犯被送到正式的監獄裡。

兩個月的時間，又給她學習到許多瑣碎的罪惡：和她同屋有一個判了六個月監禁的三十多歲的女犯，外號叫「晚香玉」，却比她早進來四個月。「晚香玉」告訴她，自己也是背着吸毒和妨害風化兩種罪名進來的。她說，甚麼叫作妨害風化，她不懂得；但她爲了要「活」，却非這樣做不可。她是某一個娼寮裡不大紅的姑娘。因爲掌櫃的慫恿，強迫她和一個洋車夫公開地表演了男女間的性行爲，還賣票給人看。就這樣被警察老爺們捉到了。她並且說這事還上了報。

她們漸漸談到出獄後的將來種種事情。「晚香玉」誇贊蓉蓉年青，美麗，說是很可以再風光幾年。如果運氣好，找到了一個誠實可靠的男人，總可以安逸地過下自己後半輩去。……

蓉蓉依從了這個無可奈何的辦法。在她底身體恢復了自由之後，便按着「晚香玉」所告訴她的地址尋到這個過了時的女蛇。她開始淪落在這些零碎出賣青春的地方；像一隻空虛的井沿上的水桶，一步步地墜入了闇黑的井底。

x

x

x

x

柏生絮絮地問了蓉蓉關於她怎樣落水的經過。他覺得此刻躺在自己身邊的蓉蓉，漸漸使他溫暖了起來，並且還能增加了自己心血的跳躍。

「蓉，你還沒有老！」他神經質似的說着。

「是嗎？過了年，我就二十五歲了啊！」她摸黑兒又點起一枝香烟吸着說。

「你可知道這五年間我始終是在等着你的嗎？」柏生俯下頭，把自己的冷頰貼在蓉蓉底柔軟的髮際。蓉蓉用手輕輕解開了柏生底內衣鈕扣，撫着他底前胸。她底鼻息忽然變得很粗，眼淚不覺滴在那溫

暖的皮膚上。她說：

「你還是這麼熱的，可是我……」她不禁抽咽起來了。

「別發愁，我是不會嫌你的。聽到你受過這樣長時間的磨難，彷彿是我自己也會經受過的一樣。現在，要你放出點勇氣來罷。」

「謝謝你，吳先生。——不，我不應當再這樣稱呼你了。你底恩德，就把我底肉碾成碎末，骨頭軋做飛灰，若是閻王老爺肯再將我託生做女人時，也是報答不了的。可是，請你饒恕我罷！這一輩子是不行的了。」

「你這不是還好好地活着。那是營養不足，等我慢慢設法把你送到醫院去戒掉那種要命的嗜好。你看，你底手比從前在山裡時候更細嫩得多呢。」

「嚀，你不知道！就是爲了這種要命的嗜好，現在背着永世還不清的債。」

「那也不要緊，我如今有收入；總有辦法好想的。數目是多少？」

「只有櫃上的，就三百多……」

「好辦。我想你再要受兩個月的罪，只要兩個月，我一定向他們手裏把你底自由和我倆的愛情奪回來的。」柏生一大半的意思是安慰她，其實他是一點具體的辦法都沒有的。

但這句話好像也沒有打動了蓉蓉底心。她彷彿早已萌芽了一種超脫的悟性，這悟性時時刻刻在警告她說：「不要彩畫着你底將來！除非你具有太陽的力量，才能够在雨後畫一道彩虹在那遙遠的天邊上！」

「是的，只要抓住了現實——這是頂靠得住的。」連柏生也早已灌入了這樣的思想。他沉默了一會

這簡陋的小屋與鄰室相隔原僅有幾塊薄薄的三合板的牆壁。此刻，從板壁那邊傳過幾聲斷斷續續的人語和急促的呼吸聲音。

「又在散德行！」蓉蓉雖然是無所動於中的，音調較為高朗地說出這一句粗俗的方言，但在柏生，却立刻覺得身體上某一部位的血液驟然間沸騰起來，就把一隻手伸到被窩裡邊去，低聲問：

「你現在還是穿着軟底鞋子睡覺的嗎？」

蓉蓉也立刻懂得了柏生的意旨，就把腿灣稍稍拳曲，一隻腳遞在柏生底掌上。但她忽然又扭扭腰肢，理智地說：

「饒了我罷！不要再加深我底罪過了。——那種永不會好的病毒傳染了你。」

柏生親吻着蓉蓉的前額，幽幽地道：

「蓉！分一點你底苦難給我啣！」

遠遠的，有雄鷄第一次的啼聲。

三十

火爐全然的息滅了，氣溫顯得更減低了許多。西北風穿過窻紙的破孔時吹着尖利的口哨。在魚白色的曙光之中，看見那一縷拖於枕邊的蓉蓉底長髮，和兩片薄薄的失去了血色的嘴唇，柏生微然嘆了一口氣，他剛要披衣坐起，並且用手按一下蓉蓉背部覆蓋着的綿被的隙孔，却已然把蓉蓉驚醒了。她底無神的雙眼盡管望着柏生底憔悴的臉，含糊地說道：

「怎麼，就要起來嗎？」

「是的，我還有正當的工作。」柏生說出這句話來之後又覺得很後悔，他不該仍舊拿着五年以前的蓉蓉那種天真無邪的心理來測量她，於是趕緊接着笑道：「從今天開始我就要籌辦你底事情了。今天——也許明天晚上再來看你罷。」

看蓉蓉只是輕描淡寫地笑了一笑。她從被孔裡伸出一隻枯柴似的臂膊來擁在柏生的腰際，沉着地說：「你別來的太勤；那樣會使你生些無端的氣惱的。」

這話中所含著的意義立刻引起他當昨天晚上臨時在電線杆子旁邊所聽見的一幕可悲的喜劇，他似乎還逃不掉舊思想的桎梏，臉上紅了一紅，顯出男性的嫉妒之感地說：

「呵！但我勸你務必要好好保重自己底身體——這是一件最要緊的事情。」對於這種空虛的幼稚的話，蓉蓉隱藏着心裡的笑聲，回答道：

「我也應該這樣勸你呀！而且似乎比你勸我還要緊。」

柏生深切地佩服着蓉蓉這兩句聰明的答話。他無意中又把自己的手裝入大衣口袋裡去，却觸着了一件涼冷的東西。他二次把手伸出來看，那是一隻小小的黑色皮包，他所有的財產統在這裡了。

他忽然心裡動了一動，終於徐徐地把昨天自己所領到的薪水又拿出一部分，小心地放在蓉蓉底枕畔

「哈哈，幹甚麼！」蓉蓉激聲叫着。

「我想，你總需要的。」柏生却相反地話音講得很低。

「不，我連半個也不要。蓄養着機器的人，一切當然都由機器的主人供給。而且，你瞧我這間小屋除了炕席之外還有甚麼！作算在我底衣袋裡僅僅放了幾分錢，等會那些吝嗇鬼的男人們也會給掏空的。算了罷！」

「既這樣說，明天再來時送給你一點東西可好？」柏生記起那雙黑色小皮鞋，心裡覺得一苦，視線忽然模糊起來。就把持不住滿腔酸辣的情感，幽幽地向蓉蓉說道：

「就在五年前，剛鬧事變時候的事，因為在山裏看看春燕穿的那雙小皮鞋，既玲瓏又俏式，也替你買了一雙，如今還藏在我的書箱裡頭呢。」

「……………」蓉蓉強忍著悲哀，偽裝著鎮定，純潔地向他獻上了自己最後的微笑。

X X X X X

侯柏生底身影消失在自己的眼前，耳邊收到了老丁關門的聲音，想像他此時勇敢地任虎虎狂風中疾走的姿態：蓉蓉疲乏地打了一個呵欠。她極力忍受著一種鏤心刻骨的傷痛，俛有千百個輪齒同時攪弄著整個的心臟，好容易才朦朧地忘記了一切。

「鳳仙！鳳仙！」恍惚有人在她的耳邊叫喚，但她覺得四肢都僵硬而麻木，眼皮也沉重得抬不起來。這樣挨過了一會兒。驀地覺得耳輪中轟然一響，不由她不用力睜開了自己底眼睛。

「怎麼睡得這麼死？鳳仙。」一個巨大的手掌在她眼皮上幌了一幌。她瞧見床前立著一個陌生的魁梧的漢子，旁邊是本院管夜的更夫，——老丁，正擺著一付吃人的面孔向她看。

「噫，老丁，什麼事？」

「什麼事，哼哼！你瞧，人家這位客等你好半天啦。」

那個魁梧的漢子露出黃板牙牀滯重地笑了笑，一屁股坐在炕沿，眯瞇著兩隻小小眼睛看著老丁說：「夥計，行，就是這個小娘們罷。」

「您瞧，」老丁做出一臉諂媚的氣色，說：「誰叫您一進院子，就說要挑個「盤裝打扮」的哪！噫

嘻，她準保對了你的脾胃。」

漢子獐惡地笑着，從「搭背」的藍色口袋中摸了又摸，摸出來除了幾枚銀幣之外，還有一張圓成了球形的單元鈔票。他一齊遞給老丁手裡，說：

「這是一塊五毛錢。老咱賣力氣掙了來的錢，還得賣力氣給它花了去，哈哈。」

老丁接過了錢，退出門外去了。

漢子飢渴地把紅色的綿被一掀，探進一隻粗大的手掌在找尋着他所急急要購買的貨物。

蓉蓉有氣無力地睜着她的腫脹的眼睛，毫無反應地接受了漢子對於她肉體的欣賞。

「小娘們，你叫什麼名字？」

「蓉……」她立即清醒了過來說，「鳳仙。」

「噢，你姓榮，叫鳳仙。……哼，多囉嗦！就管你叫「仙兒」罷。仙兒，仙兒，咱倆是有緣的。」

那漢子忽然又高興地叫了一聲：

「哈，你是「白虎」呀，倒巧！咱是「青龍」，你看！」他扯開了小綿襖上對襟的紐絆，露出來寬廣而多毛的前胸。「招呼罷，仙兒。」

老丁自外邊提了一隻鐵壺進來，放在土炕的旁邊。

蓉蓉覺得自己整個的身體像駕雲似的。心房顫震，當她看見那漢子裸露着野獸似的身體的時候。繼而連呼吸都被阻礙着不得自由，四肢上面好像壓着極重極重的鉛板。同時下體又如被「烙鐵」炙燒似的難受。一時間天旋地轉，她神扎着聚集了自己殘餘的微弱的神經，本能地哀告着說：

「二爺，歇一歇罷！我受不了。」

「甚麼話！嘻嘻，一塊五毛錢買的啦！老咱偏愛瞧你們娘兒們的急花花要死的像兒。你瞧你，真不禁×，底下都跟開了口子一樣啦！……來，我還得推一推。」

「禁不住啊！……二……爺。……我有病！」蓉蓉底嗓音雖然已經嘶啞如一隻翅膀上受了傷的秋蟬，但也不惜做了她生命的吶喊。

然而這樣的吶喊是一點點效力也沒有。在蓉蓉極度迷惘中，漢子早又剝光了她底兩隻腳，貪戀地把一張生滿了短短鬚鬚的臉頰刺弄着她底卷曲的腳心。

「噫……：……噫……：……噫……：……噫……：……」

蓉蓉嘴裡吐不成腔調的幾個字，整個的身體如同受了電擊，散開的眼角和瘠瘦的頰邊忽然顯露出一痕苦笑，繼而喉頭微覺響了一聲，就像輕烟似的，結束了她底二十五年的生命。

(完)

中華民國卅二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卅二年十一月廿日出版

版權
所有

華北文藝叢書第二冊

蓉 蓉

著
作者

北京王府井大街二一七號
華北作家協會

聞國新

發
行者

北京王府井大街二一七號
華北作家協會

柳龍光

印
刷者

北京王府井大街二一七號

武德報社

總
經售

北京王府井大街二一七號

華北文化書局

定價二元
外埠郵費在內

V
28



定價 2.00